



当代西方女侦探系列

# 画廊血案

〔加拿大〕盖尔·鲍恩 著  
吉生·滕哲 译



漓江出版社

## 主要人物表

(以出场先后为序)

乔安娜·基尔伯恩	女，作品中的“我”，萨斯卡通市一所大学的教师。
伊萨克·莱文	男，画家。
尼娜·洛弗	女，莎莉母亲，无业。
莎莉·洛弗	女，著名职业画家。
斯图尔特·拉克伦	男，莎莉已经离异的丈夫，绘画艺术评论家。
汉克·缪霍特	男，萨斯卡通市政府参议员。
希尔达·麦科特	女，中学退休教员。
休·兰金-卡特	男，多伦多报界艺术评论家。
克莉·普尔	女，萨斯卡通市妇女作品展示馆工作人员。
彼得	男，乔安娜的大儿子，在校大学生。
安格斯	男，乔安娜的小儿子，在校中学生。
密柯	女，乔安娜的女儿，在校大学生，后退学经营饮食服务公司。

## 画廊血案

如果我没有回去换鞋，那么应是我，而不是伊萨克·莱文发现洛弗死亡的惨景。在去洛弗家别墅的半道上，我心里开始犯愁，自己穿着高跟鞋跳舞，人会显得太高。当我换了鞋赶到洛弗别墅时，只见莱文茫然若失地僵立在门口，整个人快要崩溃了。我从他身旁挤了过去，冲进屋内，目睹了所有的一切。

那年我 15 岁，还从未见过死人，然而我确信德斯蒙德·洛弗已经与世长辞。他坐在餐桌旁他专用的那把椅子上，头像是突然松了劲似的，向后仰着，嘴大张着，像在沉睡，又像在喊叫。他的妻子尼娜，正坐在他的对面。她长得很美，一向仪态万方，而此刻她皮肤蜡黄，脑袋埋在桌面上的臂弯里。在那死一般沉寂的屋子里，我听见了她喉间发出的呼噜声。我的朋友莎莉，则躺在地上，吐了一地。她脸色煞白，呼吸短促。我知道她还活着，她才 13 岁，13 岁的孩子是不应该死的。

我和母亲的关系向来很僵，从我记事起，尼娜一直就是我的庇护人。我直奔尼娜，“哇”地一声哭了出来。我抱住她，恸哭着呼喊她的名字。伊萨克仍然僵立在门口，怔怔地看着我抱住尼娜。

我推他搡他，他才从惊骇中醒了过来。

“乔安娜，你得去叫你父亲，我们这儿需要医生。”莱文说道。

我像在梦中，双腿沉重，想跑却迈不开步子。但我终于费劲地跑回家中，叫来了父亲。父亲遇事镇静，办事有条不紊，让人放心。看着他为洛弗一家测量脉搏，检查瞳孔和呼吸节律，我的感觉一下好了许多。

“出了什么事？”他问伊萨克·莱文。

伊萨克摇摇头。他说话时声音沉闷，语音中充满了对这一切的难以置信。“我不知道，晚餐前我驾船去城里喝酒，回来时才发现这儿出事了。”他指了指桌上的半壶马丁尼酒。餐桌上莎莉的玻璃酒杯里还剩下少许这种软饮料。“他定是在酒里掺了什么东西。我想他认定活下去已索然无味，于是想把她们一起带到阴间去。”

无需对这些“她们”什么的做任何说明，我和父亲都明白了他的意思。初夏时节，德斯蒙德·洛弗突然中风，以致说话含糊不清，右侧偏瘫。更糟糕的是，他的手再也不能动弹了。40 岁的德斯蒙德身躯挺拔伟岸，是一个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艺术家的。在治愈无望而又无法忍受病痛折磨的情况下，他选择了自杀。这番解释天衣无缝，令人深信不疑。伊萨克这种推测，以及当晚的其他情形，至今仍历历在目：父亲用吐根给尼娜清胃时尼娜发出的野兽般号叫的呕吐声；父亲和伊萨克将洛弗家人一一抬到停泊在码头的汽艇上时，一只潜鸟发出的划破寂静长空的鸣声；父亲用艇上为野餐准备的毯子包裹尼娜和莎莉时，洒满湖面的落日余晖；德斯蒙德·洛弗仰望九月长空的那双狰狞空洞的怒眼。

父亲站在艇中，望着码头上的我。“乔安娜，你长大了，理应知道实情：莎莉会安然无恙的。但是德斯死了，我还不知道尼娜会怎样。今晚你不跟我们一起，这样你会觉得好些的。”他从容镇定地对我说，但双眼已噙满泪

---

软饮料：不含酒精的饮料。——译者注（下同）

潜鸟：又叫阿比，一种水鸟，也是加拿大国鸟。

花。从孩提时代起，德斯蒙德·洛弗就是父亲最要好的朋友。“我希望你回家去等我。只需告诉你母亲这儿有紧急情况，不要告诉她……”

“实情！”不等父亲说完，我便截住他的话头说道。一旦得知实情，母亲会狂饮滥喝。因此要给她一种错觉，绝对不能多提此事。

“一定要救活尼娜！”我的嗓音怪异，似乎卡在喉咙里说不出来。

“我会尽力而为的！”父亲答道。稍顷，艇后发动机的隆隆鸣响打破了黄昏的宁静。空中满是汽油味，由于负重而吃水很深的汽艇驶向远方，消失在金光闪闪的落日余晖之中。那是1958年的夏天，我形只影单地站在码头上，苦苦等待着。

\* \* \*

32年后的一个冬至的晚上，我驾车离开大学校园。过了一座桥，便直驶萨斯卡通市。天空高远空旷，疏星寥落，南萨斯喀彻温河上吹过一股刺骨的北风。我要去参加莎莉·洛弗作品展示会的开幕式。

一会儿我来到斯潘迪纳·克雷森特大街。门德尔美术馆大门上方悬挂的丝织横幅上绚丽夺目的几个大字立即映入眼帘：莎莉·洛弗！莎莉·洛弗！莎莉·洛弗！宣传画中各色鲜亮的色彩也散发出喜庆欢乐的气氛。然而当我驶近大门时，发现门前挤满了人。他们手持标语牌，脸上显出声讨的激情。其中有一些标语看了以后让人很不舒服，上面粗俗的大字蕴含着他们的愤怒：“猥亵作品不该挂在墙上，应该抛进厕所！”“罪恶的色情画家！”“此处无洛弗容身之地！”另一幅标语更是直截了当地骂道：“淫妇！”

人群聚拢起来。一些人开始反击。不时有人提高嗓门进行反驳：“什么是艺术？”“我们的国家还是不是警察国家？”“真正亵渎艺术的是那些审查机构！”在冬季的寒风中，那声音显得单薄无力和信心不足。

摄影人员在入口处的聚光灯下架起了摄影机，他们正在采访一位温文尔雅的男子。此人头戴一顶“希尔托普斯牌”绿色暖帽，身穿一件印有“银金雀花：萨斯卡通’90”字样的耐纶滑雪短上衣。他是市政府的参议员，我走近他时，听到他正在为“晚间新闻”杜撰他那陈词滥调：“社区标准……公共财产……孩童的天真……家庭隐私……”声音又低又闷。他叫汉克·缪霍特。多年前我在一家政治资金筹措部工作时，他曾装扮成一个矮妖精，恳求财政上的资助。我小心绕过摄影人员，仍可听到汉克假装诚恳的蠢话。比起现在，我倒更喜欢他那副矮妖精的模样。

我把请柬递给大门入口处穿制服的看门人，经核对无误，他在花名册上打上记号，然后为我打开了大门。我正欲进去，背部被人猛戳了一下。我转过身来，眼前站着一个神情茫然蠢笑着的陌生女人。她双手贴胸，紧握标语牌，好像紧握着一把大砍刀。她再次向我走来，刹那间，一名警察突然从后面将她拽住，并把她拖了下去。她还在蠢笑着，手中的标语牌滑落到我脚旁的水泥地上。标语牌上用不易擦去的暗红色马克笔写着一行字：“罪孽的报应是死亡”。我不由得浑身直打哆嗦，赶忙用大衣裹紧身体。

美术馆内洋溢着轻松、欢快、谦恭的气氛，身着晚礼服的人们用加拿大人在文化社交场合惯用的恭敬虔诚的语调寒暄着。一棵缀满亮黄色丝蝶的洋松为这聚会平添了圣诞节的喜庆气息。置于洋松前的画架上的精美海报，宣

---

矮妖精：爱尔兰民间传说中能告诉人们宝藏所在的矮小老人。

洋松：产于北美西部的一种松科植物。

告了莎莉作品展示会已经开幕。海报上附有一张极不显眼的小布告，告诉人们在美术馆后面的第三厅展示有“性写真”的作品，但是只有18岁以上的艺术资助人才可入内。

多么纯洁！多么单纯！布告虽小，但它使其他一切顿时黯然失色。对于“性写真”，洋松左侧墙壁上粘贴的剪报还作了详尽的介绍：“性写真”共包括七幅图画，都是莎莉用来记录她的性体验的作品。

所有的图画都很大胆而且暴露，然而真正引起轰动的是一幅壁画。一家当地报纸严肃地称赞它是一幅永恒的壁画。画里所用的颜色并不是浅浅地浮现在墙壁的表面，而是深深地渗进了墙壁，以致成了墙壁的一部分。莎莉选送来的融浸在这家门德尔国家美术馆墙壁上的图画，是一幅描绘所有与她做过爱的男人的性器官写真。当地报纸介绍说，此次“性写真”一共展示了100个不同的人体部位，其中一小部分是女性的性器官。这些图画是根据社会公认的艺术标准制作出来的，它们被一些人称颂为“男根作品集”。

此次展示会规模盛大。这些从加拿大各个大型美术馆借来展示的作品，告示了当代艺术新趋向的到来，相当部分作品的心理探寻和精湛技巧受到了人们的交口称赞。然而这些似乎并未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正是这些表现男根的作品，促使门外那些人毅然离开温暖舒适的房间，戴上手套，紧握标语牌，站立在寒风里。而休息厅里那些衣着体面、正在彬彬有礼交谈着的男男女女，正是在这些男根作品的驱引之下来到这里的。走向和尼娜约定会面的侧厅时，我的嘴角挂着微笑。我得承认，我也极其渴望见到那些男根作品。其余的一切都无关紧要，宛如做爱前的爱抚而已。

门德尔美术馆南侧厅是间温室。当气温一连好几个星期持续在零下40度时，你仍可在这儿寻找到常绿并且鲜花盛开的植物。我刚踏进门，湿润的暖气，淡淡的芳香即刻袭上身来。我在门口小站片刻，以驱走体内的寒气及紧张情绪。尼娜·洛弗坐在一张长凳上，身后是一派色彩斑斓的景色，花架上放满了孤挺花、杜鹃花，还有极乐鸟。她窝起手掌托着一个连镜小粉盒，正在全神贯注地端详着自己的脸庞。我心头涌起一阵酸楚，心想这已成了她极富个性的动作了。

那天晚上，为了参加莎莉作品开幕式，我梳妆打扮了一番。这时我听到收音机中传来女演员黛安娜·济通正在回答广播采访“如何面对衰老”的问题的声音，“你必须要有十足的勇气。”她说道。听到她的话，我马上想到了尼娜。尽管我非常爱尼娜，但我得承认，尼娜·洛弗并不能勇敢地正视衰老这个问题。

感恩节时，尼娜来到萨斯卡通，帮助莎莉照顾外孙女。在此之前，我和她多半以通信和打电话的方式保持联系。我到多伦多探视母亲时，才能与她见上为数不多的几次面。

我发现距离容易产生幻觉，而一旦接近幻觉也就随即破灭。尽管我曾怀疑尼娜衰老过程变得迟缓应归功于某位外科医生的精湛医技，但不管怎样，尼娜仍然的确确见老了，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现在，不易觉察的鱼尾纹已悄然爬上她乌黑双目的四周，腭下的皮肤也开始下垂。然而，这些都无关紧要，而且无法逃避。在我看来，她依然是位美貌绝伦的妇人。

问题并非是尼娜的美貌，而是她在美貌上倾注了多少心血。如果没有留意到她如何常常用手在颈部搽润肤霜，或是经过商店橱窗时，她是如何心急如焚地审视自身形象的情景，那么，我也就不可能和她相处这么久。

那天晚上，在门德尔美术馆看见她弯身凑近手中托着的镜子，我不禁悲从中来。然而尼娜多年来一直向我保证，我是她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人。如今我的机会来了，我走上前去挨着她坐了下来。

“你真美！”我真诚地感叹，而她也的确很美。她乌黑的香发一丝不乱；身着高领长袖制工精良的晚礼服，在晦暗光线的照射下，晚礼服发出绿色、紫红色、金色的光芒；脚上又穿着长统丝袜和闪亮的小山羊皮浅口无带皮鞋。尼娜·洛弗简直完美无缺，始终保持着一副高贵典雅的妇人形象。那个冬至的晚上，我就静听尼娜说话。从我一开始走进温室并看到她正在等我的情形，我心中就有了一种归家的感觉。

那一刻，她审视地望着我：“看上去你有些疲惫不堪？”

“噢，我驱车过来，发现今天的天气真冷，正像我祖父过去时常说的那样，足以冻掉女巫的乳头。紧接着，我碰上一个抗议者，那人行使她的民主权利，用标语杆猛捅我的背。”

“外面那帮家伙不是人，”她说，“这对我们来说真如一场噩梦，斯图尔特家的电话整天整夜响个不停，我也提心吊胆，不敢去邮筒取信件。现在就连泰勒也受到了伤害，昨天幼儿园的一个小男孩告诉泰勒，她母亲应当被绑起来扔进河里。”

“啊呀，泰勒作何反应？”

“她告诉男孩，起码她母亲没有胡子。”

我的嘴角不安地一阵抽动：“胡子？”

“据泰勒说，男孩的母亲需要用剃刀刮胡子。”尼娜冷冷地说道。“但是，乔，对这一系列事情我恐怕无法强作欢颜，我真想知道莎莉心中究竟想些什么。起初她抛下了丈夫和孩子，既而又作出这样的画。对此，众人莫不义愤填膺，恨之入骨，使得斯图尔特在艺术界的处境非常难堪。”

“尼娜，我认为你这样不公平，至少对那些画。这类事情，我知之甚少，然而据我所知，莎莉如今是艺术界炙手可热的人物。那幅壁画价值一定不菲。”

“哎，你说得对，而这又正好使斯图尔特的处境非常不利。他是这个画廊的总负责人，他的职责就是为画廊搜集最好的作品。他一方面要和董事会打交道，而另一方面又要平息社会舆论。如果莎莉创作别的作品，那么人们都会汇聚于此感激她和斯图，就如他们理应得到的那样。她是令人捉摸不透的画家，这次她开了个天大的玩笑，她在送给门德尔壁画的同时，也就在毁掉她。莎莉的那幅壁画是货真价实的特洛伊木马：招风惹雨，引火烧身。”尼娜伸手向后摘下一朵凋谢的杜鹃花。“我想我不会因此受到什么牵连，然而这对斯图尔特来说是太可怕了，当然还有泰勒。”

“但他们至少还有你呀，亲爱的！”我说，“我敢说，如果不是你给了泰勒、斯图一个舒适安逸的家，斯图尔特早就悲痛欲绝，心力交瘁了。你没看见莎莉离开他后头几个星期的情形，他简直像个幽灵。她可是他生命的中心啊！”

尼娜脸上毫无表情，“她一向是所有人生活的中心，不是吗？从刚开始……”

然而她话未说完，斯图尔特·拉克伦已走进暖房。

“瞧瞧，他来了。难道他的脸色看上去不佳吗？”正如我告诉尼娜的那样，莎莉出走后，斯图饱尝感情的苦痛，脸色日渐憔悴。然而今晚他看上去

好多了——既像一个久病初愈的人那样显得有点慵懒，但又像和莎莉共同生活时那样神采飞扬。

他是个将近 50 岁的漂亮男子，双目深邃乌黑，头发油黑发亮，精力充沛，有着一副每日坚持跑步训练的游泳健将般的强健体魄。他身着晚礼服，系着漂亮精致的领结和花条纹丝质饰带。他俯身亲吻我，修了面的双颊光滑柔润，散发出搽抹的高雅香水的芳香。

“ 圣诞快乐，乔。这儿发生的其他事情似乎使人们忘却了庆祝耶稣的诞辰，很高兴能当面祝你圣诞快乐。你来这儿教书是本年度第二大喜事。”

“ 我无须询问你第一大喜事是什么。虽然你得到了尼娜悉心的照料。斯图，你看上去真的棒极了。”

“ 喔，领结和饰带是尼娜送给我的。她说，这两样东西如同我本人一样老练成熟、标新立异。” 斯图哈哈大笑起来，一面却迫不及待地盯住我，等待我的恭维之辞。我将目光移开，冲着尼娜一笑，心想这真是个喜欢自吹也需要奉承的人。“ 像往常一样，尼娜说得很对。你能抽空与我们稍坐片刻吗？”

“ 不啦，很遗憾，我现在得做简短发言，以便使开幕式如期进行。我来这接尼娜。” 随即，他像往常一样非常得体自然地向我们俩各伸出一只手臂：“ 当然也乐意陪伴你，乔。”

很久以来都没有男人陪伴我赴宴会和赴舞会什么的，当我们步入大厅时，我为有斯图尔特做伴而高兴。示威群众拥了进来，他们不可能在此久呆，因为这儿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这些人看上去就像在赌马中获了大奖却不知如何收场的赌徒那样，一脸晕晕乎乎的神情。身穿晚礼服的人们警惕地注视着他们，然而一切又归于平静。紧接着摄影人员来到大厅，大厅里顿时喧嚷起来。人们你推我搡的，眼看着一场小规模武力冲突爆发在即。突然，一位身穿精美网眼花边晚礼服的妇女一把夺过一个年轻人手中的示威标语牌，丢到地上使劲踩踏。年轻人俯身从她脚下抽出标语牌，她一下失去平衡，一个踉跄摔倒在地。一位看似她丈夫的男子挥臂击中年轻人。这当儿，另一个男子上前给了这位丈夫一拳，紧接着又是狠狠的一击。我听见拳头击中骨头发出的吱嘎声，就像西瓜坠地那般沉闷。丈夫倒在了地上。不一会，大批警察出动了，小冲突随即结束。

身穿网眼花边晚礼服的妇女及其丈夫被护送上了一辆警车，示威者亦被带出大厅。摄影人员开始拾掇工具。斯图尔特惊愕万分地僵立在我身边。尼娜紧握他的手臂，用她那轻柔但又毋庸置疑的声调说道：“ 斯图尔特，该由你去把事情摆平了，你仍可为今晚的开幕辞定下调子。趁摄影人员还未离开，去和他们谈谈，将事情处理妥当。然后发表一篇妙趣横生的谈话，让董事会瞧瞧你正在控制着事态。”

仿佛有人轻轻抽了他一鞭，斯图尔特精神一振，挺了挺胸，整理了一下漂亮的领结，朝着摄像机径直走去。

我和尼娜并肩站着观看这值得一看的一幕。斯图尔特正以苏格兰威士忌酒广告模特一般热情潇洒的姿态落落大方地走到前厅灯光最明亮的地方，开始他那激动人心的演讲。演讲通篇都是这样的内容：提高一般民众对有关艺术方面的认知呀，美术馆的主要目的是搜集、维护和展出世界级的伟大艺术作品呀，美术馆经理选择艺术作品的责任呀，以及艺术界应该支持这种选择的责任呀，等等。

斯图尔特脸上洋溢着兴奋的神采。这是一种一个人正处在生命辉煌时刻

的兴奋，是一种正把心中所想用语言尽情表达出来的兴奋。在这美好的时刻，镁光灯在不停地闪烁，摄像机捕捉住了这一切——成了永久的回忆，至少可为晚间新闻提供素材。

正如童话故事中狂喜时刻最终来临那样，紧接着美术馆的玻璃大门被推开了，莎莉·洛弗走了进来。一名眼疾嘴快的记者发现了她，大声叫唤：“莎莉来了！”就这样，人们蓦地转过身来，摄影机也调转头来把镜头对准了她。斯图尔特大出风头的15分钟演讲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戛然而止。

莎莉身上总带有一种奇特的魅力，当然部分原因是由于她容貌身材极其引人注目。她简直就是她父亲的化身，她继承了德斯蒙德·洛弗的艺术天赋，以及维妙维肖的外貌——一头焕发出野性魅力的金黄头发，蓝绿蓝绿的双眸，宽大而性感的嘴唇，与众不同的高挑个头。像德斯一样，她每到一处都是那儿最受公众瞩目的人物，人们总是把镜头对准她，将她置于最突出的位置。那天晚上，前厅里其他人顿时大为逊色，成了莎莉另一幅图画中的陪衬人物。

她刚从新墨西哥州归来，身着纳瓦霍式图案艳丽色彩纷呈的厚呢毛料大衣，上面印染着沙漠大荒的色彩：紫红、天蓝、橙黄、靛蓝。她径直走向斯图尔特，脱下大衣递给斯图。斯图一声不吭地接过大衣。转瞬间他成了一个与展示会无关的局外人，不再是艺术界的佼佼者，只是一个替妻子拿大衣，并等待妻子发号施令的男人。

脱下大衣的莎莉露出了绰约的风姿，一身纳瓦霍妇女跑舞时穿的全套服装：浅色软皮鞋，长及脚踝的红棉布长裙，腰间扎了一条镶满银片和绿松石的腰带，一袭黑色天鹅绒开领衬衫，那开放的开口处露出了用银片和绿松石缀成的饰物。莎莉还在浓密的金发之间分了线路，然后用两只蝴蝶结绾住了两鬓的两个发髻。她一边俯身亲吻丈夫，一边摆弄着蝴蝶结。

“未婚妇女的传统发型，”麦克风传来莎莉沙哑的声音。“此次展出使得斯图无暇顾及我，我想我最好另找一个男人，”她调皮地一笑，“第一百零一号。”

人群里爆发出神经质的狂笑。莎莉凑近麦克风：“你们知道，外面的人们玩得很开心，他们高唱圣歌，互相扔雪球，快活极了。有两三个人还向我扔雪球。我想他们希望我和他们一起游戏玩耍，而我更愿意和你们呆在一起，这是我们的欢庆之夜。我们常说艺术创作的众多目的之一就是举行庆祝会，好了，让我们尽情欢乐吧！”说完她转身直视丈夫的脸，“斯图你说呢？”

斯图尔特·拉克伦禁不住笑了起来，莎莉就乘机挽住丈夫的手臂，“我和艺术总监要去喝点什么，你们何不随我们同去？”说毕她神色坦然地牵着斯图的手走出大厅，向展示厅走去。

站在我身旁的尼娜捋平礼服，脸上掠过一丝愤怒。但她开口说话时，语调却是温和的。

“绝妙的表演。”她说。

我须承认，从我蹑手蹑脚走进尼娜·洛弗房间看她刚出世的女儿到现在的45年里，我已亲眼目睹了莎莉的多次表演。莎莉自己也将这次展示会视为轰动一时的事件，而她则是这次展示会中最为引人注目的璀璨的明星。

---

纳瓦霍：即纳瓦霍人，是散居于新墨西哥州、亚利桑那州、犹他州的北美印第安人。

这真是一次愉快的聚会，美术馆也为举办这次盛大的展示会竭尽全力。我们欣赏着莎莉的作品，两名来自饮食服务公司的男侍者手托银盘穿梭于宾客之间。银盘里装满了热气腾腾的加拿大圣诞肉馅饼，以及心形蟹肉蛋奶火腿蛋糕。美术馆主展厅中央的自助餐桌上，有一个像四轮马车车轮般大的“切达”干酪，干酪旁边的大浅盘里，堆满了葡萄、甜瓜片和草莓。

美术馆里还专设了一个酒吧间。我来到酒吧间，观看侍者将肉豆蔻磨碎，然后把豆蔻末撒入蛋奶酒中。这时，我身后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我知道你喜欢喝烈性酒，乔安娜。我去吩咐托尼给你调制一杯‘圣诞安乐’来。这种酒目前虽然不太流行，但喝了以后你会喜欢的。”我转过身来，与希尔达·麦科特相对而立。前年，我们俩一个共同的亲密朋友遭受了飞来横祸，我因此而结识了她。从此之后，我们俩的友谊成了我生命中的快乐之源。她已逾耄耋之年，外貌看上去也有80多岁的样子了。然而她一向精神矍铄，身影像女中学生一样单薄纤细。那天晚上，她身穿一件中学生喜欢穿的类似军用短上衣的绿色闪光的茄克，样子十分时髦。她又用与茄克同种布料的布条，将染成鲜红颜色的头发一把箍住。“怎么样，乔？”

“我绝对相信你。”我笑着说道。

“托尼，请给基尔伯恩太太来杯圣诞安乐。我也来一杯。”“他是我以前的学生。”在托尼转身去取配料时，她对我说道。

托尼把一小杯白兰地放到工作台上的蒸馏锅内加热，接着倒入四分之三杯南方安乐、一薄片柠檬和少许开水，然后又把它们加热。

“赶紧趁热喝下！”希尔达说。

“这里面肯定有三盎司酒精，我会烂醉如泥的。”“别犯傻了。”希尔达显得有些不耐烦。“四处走走，挑些东西吃。”她摇晃着头，我发现她耳垂上挂着两枚金色的圣诞树小球。随即她一把抓住我的手臂向莎莉的作品走去。“嗨，人们对壁画评头论足，你怎么看待？”她问我。“我还没有看到呢！但我敢说它一定异乎寻常。莎莉的所有作品都是匠心独具，与众不同。”

“听起来你对她抱有一种毁誉交融、爱恨交加的复杂心理？”

“实在对不起，”我说，“我想当你有过我和莎莉那样共同经历之后，你就会很快消除这种矛盾心理。”希尔达眉梢往上一挑，“另外找个时间讲讲你们非同寻常的经历，好吗？”她请求道。

我笑了：“下次吧！噫，说起不寻常的经历，倒使我突发奇想。倘若有人带一支画笔进来在‘性写真’上乱画一通，外边那帮家伙肯定会心满意足的。这样，今晚这儿就会热闹非凡了。现在我想知道，对此董事会将会采取什么措施？”

“我可以回答你这个问题，”希尔达带着十分有把握的神气笑笑说，“董事会将设宴对莎莉的鼎力相助表示感谢，并发表声明支持斯图尔特·拉克伦，然后与他再签5年合同。”

“听起来你相当有把握。”

“我有十足的把握。我是董事会成员，我和其他成员已相识多年。他们中许多人来自实业界，个个体面正派，明智通达，他们或许分辨不出毕加索

和波洛克 的画，但他们的的确确懂得艺术是万无一失的投资。莎莉的那幅壁画 5 年之后将会价值连城，董事会才不会去当那种糟蹋 100 万美元的傻瓜呢！它也不愿意把这个坏印象留在人们的记忆里。”突然，她脸上绽出了笑容：“艺术家来了！”

莎莉走上来搂住我的腰，眼睛却注视着希尔达：“麦科特小姐，再度见到你真令我高兴。我听说你一直是我最忠实的支持者。”

希尔达·麦科特高兴得满脸都是笑容：“愿意继续效劳。促使人们以文明的方式行动总是一件乐事。你知道，人们大体都希望如此。”

莎莉面露惊诧之情：“是吗？”她耸耸肩，又说，“要是果真如你所说就好了。不管怎么说，除了感谢你，我还想知道你们俩是否愿意让我和你们一起徜徉片刻？我希望和乔一道去看看这儿展出的一幅画。”

希尔达看看表：“我想我还是不与你和乔安娜去的好，今晚我还得去唱诗班排练。我们为圣诞节准备了夏庞蒂埃的《半夜弥撒》。这是首老掉牙了的弥撒曲，但却美妙动听，久唱不衰。我想喝了圣诞安乐，我的嗓音已经珠圆玉润了。”

莎莉俯下身子亲吻希尔达的面颊：“再次对你的竭诚相助致以最衷心的感谢，我知道有人对性写真深恶痛绝。”

“啊，我自己也曾有过情人，”希尔达·麦科特说，“为数还不少呢！”说毕转身，像少女一般袅袅婷婷地沿着美术馆亮铮铮的镶木地板向外走去。

我双目注视莎莉，说道：“我敢说，她曾有过情人。我还敢说她还需要一块比你现在那幅更大的墙面来安放他们的性写真。”

“你说得对。”莎莉笑着表示赞同。我在莎莉面前忽然有些局促不安。我告诉希尔达我和莎莉之间有过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那是说，我们之间由于往昔被伤害的自尊以及彼此的疏远，留下了终身不可弥合的创伤。自从我七月来到萨斯卡通一所大学任教之后，我和莎莉都小心谨慎地采取措施重建友谊。阔别 32 年了，要重叙友谊确非易事，而莎莉突然抛下丈夫孩子去与圣大非 的学生发生风流韵事，这一切使我俩的和好如初变得难上加难。

这是她从新墨西哥州回来后我们的首次独处，我凭直觉感到她正在焦急地企盼着什么。在内心深处，我认为她的所作所为应受谴责。然而 47 岁的我不会再理所当然地草率作出判断，我已经认识到朋友的重要性。于是我转过身微笑着面向她。

“喂，那幅我不能独自一人去欣赏的画在哪儿？”我问。

她愁眉顿展：“在第二展厅——顺着这道门过去。”

展厅离此只有咫尺之远，但是我们却举步维艰。人们不停地凑上来祝贺她，脸上挂着虚假的笑容。实际上他们只是想挨近一些，以便目不转睛地追逐那俏丽的身影，饱餐几分秀色。莎莉对人的态度一向和蔼可亲，但又带有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人们关于莎莉的种种陈词滥调极少能真实反映出她的特点，现在她的作品就是她的唯一的真实写照，这一点却是不容置疑的。

“啊，”她最后说，“就在这。从芝加哥艺术学院暂借出来的。你觉得

---

波洛克（1912—1956）：美国画家，抽象主义表现派主要代表。

夏庞蒂埃（1634—1704）：法国作曲家，作有弥撒曲、歌剧、清唱剧等。

圣大非：美国新墨西哥州的首府。

怎样？”

画中有三个人围坐在一张圆形野餐桌旁：两名身着泳装的少女，一名身穿黄卡叽布开领衫的中年男子。中年男子有一种亚瑟·米勒般的厌世之美，他正全神贯注地读着报纸，两名少女已经完全被他吸引住了，一齐用充满渴慕的目光注视着他。

“哇！”我说，“我们和伊萨克·莱文。最后一年夏天，我们在湖边的停船棚屋里，写着一个粉红色的故事。他的双唇紧贴着我们那企盼已久的双唇，我们拥有了他，而他那备受折磨的身躯俯下来贴进了我们。直至现在，每当想起那些所有的无需回报的爱欲，我的手掌心还在冒汗。”我走近画像，“的确是一幅绝妙的作品，两名少女正在寻思‘我们究竟在寻求什么’？”

“有人使我们不再是童贞少女，”莎莉冷冷地说道，随即耸了耸肩，继续说，“这人还很有名望呢！伊萨克当时是纽约城里大名鼎鼎的人物。还记得那件事吗？他有次还在电视问答节目中亮了相，充当回答人，猜测那些被邀而来的人们的工作性质。”她脸上猛地绽出笑容，“要知道，性写真里有伊萨克。”

我很惊讶，继而涌上一阵悲哀。30多年了，原来莎莉一直在孜孜追求这种写真的意境，并取得了令人艳羡的荣誉，她终于实践了自己的梦想。

“跟我来，”她说，“我领你去看他的画，”她顽皮地露齿一笑，“实际上，你或许能说服他自己领你去看。啊，他刚巧走进来了。”

“你在开玩笑。”我说。然而这并非玩笑，伊萨克正从屋子那头朝这里走来。他比以前更为瘦削，一副持重老成的样子，但仍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无可非议，他依然是那个使我在那年夏天里日思夜想的男子。

他径直走向我们，莎莉满脸洋溢着笑意。

“伊萨克，这位是你旧日的崇拜者，”她说，“画中的另一个女孩——乔安娜·埃拉德，不过她现在改名为乔安娜·基尔伯恩了。”

伊萨克·莱文目光锐利地直视我的脸。他满脸微笑，但神情茫然让人摸不着头脑。很显然，他对我尚存的一点记忆只是莎莉画的这幅画了。他挥手指了指画：“这些年来，我无数次地欣赏着这幅画。看到你仍如从前一样体态优雅，着实让我高兴。”

我不由脸红心跳起来，微垂下头，含着羞赧的眼神望着自己的脚丫子，那神情活脱脱像个15岁的傻丫头。

“你的生活美满吗？”他问。

“总的来说非常美满幸福。”我的声音高亢洪亮，与平常无异。接着我又说道：“再度见到你真叫人高兴。你是专程赶来参加开幕式的吗？”

这问题使他颇感意外。“我就住在这里。60年代我和莎莉回来后，我就一直定居于此。难道她没有向你提及过吗？”

“伊萨克是我其他一些事情的代理人，”莎莉走上前轻轻触摸一下他的手臂，“说起这个，我顺便提一句，最近我偶遇那几个去年夏天从你处买走《蓝色马群》的圣大非人。你应该去追查一下他们交付的支票，因为我还未收到。”

她这突兀的话把伊萨克·莱文弄个措手不及。他红涨的脸上浮着一片阴云，气恼地甩开她的手，“你的意思是……”他尖刻地问道。

“伊萨克，看在上帝份上，我没有任何别的意思。我并没有怀疑你在迈阿密构筑爱巢，私养小情人。我在外疲于奔命，我只是认为支票一定卡在某个旅馆邮筒的窄缝里。这并非什么至关重要的大事，只是请你去查查，如此而已。”她一把抓住我的手臂，“跟我来，乔，我们去看看那些污秽物。”

性写真展厅外挤满了排着队的人们。然而我们无须排队等候。人人都认出她是莎莉，人人都自愿给我们让路。他们紧贴着墙壁，以留出空道让我们安全通过。十足的加拿大人的作风——视艺术家为小国王。仿佛她果真是个王族成员，莎莉走进性写真展厅时，那些衣着时髦的人们有意压低嗓门，用各种阿谀逢迎的言词温和地称颂她。诸如：“肯定了人生价值”，“祝贺你”，“变化多端的风格”，“超越时代的作品”，“丰富多彩的色调”，等等。

“蛋子，”莎莉一边朝屋内的一幅画走去，一边说道，“蛋子是最难画的东西。瞧瞧这。”她所指的是幅描绘做爱场面的画。画中的女人，很显然是莎莉·洛弗本人。她赤裸着身子坐在小树林中，一名青年男子跪在她面前舔着她的身子。这真是一幅出色的作品，色彩是那样的纯净鲜明，线条是那样的柔和圆润。莎莉不由自主地伸出手用食指顺着画中她身子的轮廓上下移动着。“瞧，多么妩媚动人的女人——所有的部位都向上尽情张开着，湿润而温和，给人以无尽的遐想和欲望。但蛋子就是蛋子——小而坚挺，像鳄梨核或是钢球被包裹在皱囊之中，很难表现它们。光就技艺的观点来说，存在一个难题——我是说使它们独立出来。”同时她又若有所思地说：“另一方面，妇女的身体画起来却极省事。来，继续欣赏吧。”

壁画前，人们沉浸在艺术的氛围之中。但他们都主动为我和莎莉让出道路。我们很快来到壁画前面。令我最为震撼的是它那十分巨大的面积，它几乎覆盖了一面高10英尺宽30英尺的墙。莎莉运用了夸张的笔法——一些人体过于巨大以至于看不出是身体的部分，倒像是月球表面的风景。画上到处都是环形的山，波浪状褶皱和囊状气泡。另一些却是纤小的，像是被包容于他物之内，而且被绘制成一个个似法贝热作坊精制的复活节蛋。另一个扣人心弦的特点是画的色彩。所有的人体器官宛如漂浮悬挂在蓝色的宇宙之中。目睹那些行云般的肉体，我的思绪如潮。在浩淼的蓝天衬托之下，它们看来好像就会稍纵即逝。那片湛蓝的天空不是与它们同来，而是早就存在。在肉体化为灰烬消散之后，天空仍将永生长存。人们思慕那些肉体，他们为之痛苦。他们的生命或被扭曲，抑或充实。他们梦想变成肉体，然后与世隔绝，但又无法曲径通幽。

“比例倒不是特别重要，”我说，“我不是从画技的意义上说，而是从人自身的角度来看。我们为我们身上这些小小的东西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它们漂浮在那儿看上去太古怪了。”

莎莉饶有兴趣地看着我，“你是第一个找岔子的人。”

“另外，”我接着说，嘴角突然泛出笑意，“啊，莎莉，它们太滑稽可笑了。你见过土豆先生吗？那是一种儿童玩具，给你一个塑料土豆和一盒拼图小块，于是你就可拼凑出一张张滑稽的脸谱。唔，这就是那些小东西看上去给我的感受——拼凑土豆先生的小玩意儿。”

“或者是土豆太太，”莎莉露齿笑道，“呀，乔，你真是门外汉。然

---

法贝热（1846—1920）：俄国金匠，珠宝首饰工艺设计家，其作坊精制的复活节蛋被俄国和各国皇家视为珍品。

而和你在一起着实有趣，有时我感觉像是……”

但话还未说完，一位身着短皮茄克的男子走上前来。此人身材纤细，五官端正，皮肤黝黑，肩上挎着一只淡棕色的皮包。

“莎莉，这真是绝了，”他的声音由于带有美国南部懒洋洋的元音而显得软绵绵的。“然而，要知道，纯粹的艺术创作是不够的，肤浅的艺术是供混蛋玩耍的东西。这是新的正统观念。我们必须把性写真放到社会背景中去考虑，乖乖地告诉我们男人的那个玩意儿讲述了怎样的社会结构。”他拍拍我的手，又说，“你也可以画。但我得先走一步。我想知道关于粉红的那个，即从左往右数第二个的情况。”

莎莉俯身察看她肩上那只皮包的针脚。“若是你告诉我你在哪买的皮包，我就告诉你。乔，瞧瞧这只皮包的针脚。顺便介绍一下，这位是休·兰金-卡特，艺术评论家，我的老朋友。”

寒暄片刻之后，我发觉我与兰金-卡特有些格格不入，此外圣诞安乐酒开始起作用了。因此，乘谈话中断，我说：“赛尔，你们俩在这寻找社会结构吧，我去取些东西吃。”

莎莉挽住我的手臂：“乔，求你，别这样就走开。至少我们得安排一下下次碰头的事。明天我要去玛吉健身房锻炼，你愿意在那儿会面吗？午餐由我买单。”

“主意不错。”我说。

“11点30分如何？”休·兰金-卡特把她拉开时，她回过头来问道：“我们大厅里见？”

这时，身后传来一个沙哑但又悦耳的声音：“难以置信，像她那样身段姣好的人还需要锻炼。”

声音来自一位身穿灰色高领丝绸礼服的女子。她看上去年近40，具有一种越看越逗人喜爱的典雅的美貌。她的头发剪成了男式，一头姜黄的短发，白皙的皮肤，鼻梁上有几颗雀斑。那善解人意的灰色双眸，正满含笑意地注视着我。

我报以一笑：“我想她全身心地投入体育锻炼是缓解压抑情绪的最佳办法。”

“说得极是，”她说，“莎莉·洛弗一向善于照顾自己。”她伸出手，“我叫克莉·普尔，我和莎莉共同拥有一个画廊——位于第14街上的妇女作品展馆。”

“对了，”我说，“临街草坪上那只古老的石狮美极了，我喜欢节日里他头上戴的花环。”

“是她脖子上的花环，”克莉更正道，“那是只母狮。不管怎么说，你该抽空进狮穴捋捋狮须，并进去走走看看，乔安娜，我们正在举办一个主张男女平等的作品展——非常的性肯定。”

“你知道我的名字？”我颇感意外。

“是的，”她说，“我知道你的很多情况。你是湖边那幅画中伏在伊萨克身旁呼唤着欲望的另一个女孩。”我的脸上泛起一阵红晕，“将女子青春期的欲望张贴在外，让举世之人前来观赏，真有些不理智。”

“这正是莎莉所从事的事业——捕捉情感流露的瞬间。”“并将之公布

于众。”我说道。

“将之艺术地再现出来，”她的文静的嗓音纠正道，“你应该深感荣幸。”  
“我想的确如此，”我说，“没有多少人的画像有资格挂在芝加哥艺术学院里。”

“不错，你的画像挂在了乔治亚·奥基夫的兽骨半抽象画和玛丽·卡萨特的以母亲和孩子为主题的画之间。”“绝妙的位置。”

“说得对，”她严肃地说道，“绝妙的位置。莎莉是唯一一个有资格在那儿展出作品的加拿大女画家。”

“莎莉的又一颗金星。”

“是啊，”克莉饶有兴致地注视着我，“我敢说和这样一位得到所有金星的人做朋友绝非易事。”

我被激怒了，“她并没有得到所有的金星，我也得到了两三个。”

克莉·普尔被我的话逗乐了。我笑着承认道：“是啊，的确不容易。我只是个无足轻重的普通女孩。即使莎莉还是纤细瘦弱的孩子之时，她已具备了常人没有的超凡魅力，她走到哪儿都会给哪儿带去欢声笑语。”

克莉指指对面，莎莉和体·兰金-卡特仍站在壁画前，但此刻他们已不再是单独两人在一起，他们之间的私下交谈已经变成了公开的谈话。一个手持麦克风的青年男子正急切地向莎莉提问，聚拢的人群立在一旁，屏气敛息静听着。

克莉肩膀一耸：“正如你说的那样，超凡的魅力。”

对面有人呼唤克莉·普尔，她朝那人挥挥手，随即转向我，“我得回她那儿去了，我说过我不会耽搁太久的。但我必须和你谈谈，乔安娜。不论你们之间隔阂有多深，你始终在莎莉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她对我和莎莉的事竟能如数家珍般地娓娓道出，使我大惑不解。我目送她朝对面走去，刚走出两三步，她猛把身一转。

“我敢说你俩重续友情莎莉一定很高兴。”我认为她是有意这样冷嘲热讽地作出断言，然而她的语调却充满了一种渴望。当她消失在人群中时，我想，毋庸置疑，我敢断定谁是克莉生活中的重要角色。

猛然间，感情上的纷扰纠葛让我感到厌烦不堪。一个晚上，艺术界的事就将我折腾得够呛。然而，另一出好戏还在后头呢。

性写真前人群已易，斯图尔特·拉克伦还站在那儿。一位手持便携式电视摄像机的年轻女人与他相对而立。他们两人都面有戚容，在旁观看的人们也是满脸的凄凄惨惨。斯图尔特嘴里不知说着什么，年轻女人则放下摄像机，用食指在他胸前一阵猛按。莎莉站在近旁很专注地观看着。后来，她从对面朝我这儿望了望。当引起了我的注意时，她伸出两个手指抵住太阳穴，做出自杀的动作。以往有人在学校附属教堂里久久徘徊时，她就经常摆出这个姿势，这我不知见到过多少次。我禁不住笑了起来，她也回以一笑。一阵快意涌上我的心头，正如克莉·普尔所说的那样，我高兴极了。

尽管在开幕式上喝了圣诞安乐，然而夜里躺在床上却没有一丝睡意。凌

---

乔治亚·奥基夫（1887—1986）：美国现代派女画家，以描绘大自然以及大朵花卉和兽骨等半抽象画闻名。

玛丽·卡萨特（1845—1920）：美国印象派女画家，作品多以妇女、儿童为题材，擅长油画、粉画和版画。

晨两点钟，我在想珍妮斯·乔普林 是否也和我一样。假寐片刻，我索性穿衣下楼，决定煮点茶喝。我灌满水壶，坐在厨房饭桌旁坐待。当天晚上我翻出来给孩子们看的装相片的鞋盒仍在我的座位上。那鞋盒上写着“卡普齐欧”的字样。我仍然记得，那双软皮鞋花掉了我一个月的零用钱。我还指望它能使我体态优美，风姿焕发，但不能如愿。中学毕业前夕，我扔掉了那双皮鞋，现在相片倒仍在鞋盒里。

孩子们对莎莉·洛弗的照片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着实令我吃惊，他们还都是 10 多岁的孩子。当然他们惊喜的程度远远不如达赖尔·斯特罗伯里接到道奇公司签署的 20,500 万加元的合同时所有的那种程度。

但很明显，作为门德尔美术馆墙上那幅挂满男根画像的女画家的儿时伙伴，我有着一种优越感。孩子们一向对身着泳装的母亲和留着令人生厌发型的男孩们不屑一顾，然而莎莉 13 岁时的相片却使我 13 岁的儿子安格斯油然而产生敬畏之情。

“啊，她让人感到畏惧，”他说，“真的使人畏惧。”

“她如今仍是这样让人感到畏惧。”18 岁的彼得轻声说道。

凌晨那几个小时，当百无聊赖地翻看那些相片时，我意识到孩子们是对的，莎莉一向令人感到畏惧。然而我停下来仔细端详的却不是莎莉的照片，而是一张三人合影：我、莎莉和尼娜。对这张照片，我已经没有印象了。这只是一张普通的相片，是一位业余摄影师某年夏天拍的已经退了色的黑白相片。照片上，我们正坐在划艇里，我和莎莉在划船，尼娜则坐在船头。我们三人一齐微笑着向码头上的摄影师挥手。

“我们和尼娜。”这是相片背面我的笔迹。经历了 30 年的创伤痛苦和别离疏阔，为了未竟的事业，我们再度相聚了。水开了，我走过去关掉炉子，拿下水壶。我心中在想，这些情况使人足以相信，世上的任何事物，都处在大自然公平的作用之中。

第二天早上，当闻到滤煮咖啡及油煎熏肉片的香味时，我醒过来了。儿子彼得和约翰尼·马西斯正在厨房里高唱《圣诞老人进城了》这首歌。我翻身来看看钟，离我该起床的时间还有15分钟。我又钻进温暖舒适的被窝，心里想着孩子们和圣诞节。

圣诞节对我们一家人来说可谓是多事之秋。四年前，我的丈夫伊恩，在圣诞节和新年之间那个星期去世了。去年圣诞节，我自杀险些死去，圣诞节前后那段时间，我一直处于病愈恢复阶段。这一切都无法证明“生活真是美妙”的人生真谛。

现在我已在一个新的城市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我充满了乐观自信。我们在奥斯勒大街租了一幢房子，七月份我和孩子们搬了进来。它建于60年代，当时这样的房子被称为错层式房屋。它位于大学附近，四周绿树掩映，结实而又牢固。设计建造这幢房子的是一位研究弥尔顿的学者，目前他正在英国度“休假年”。显然这位学者喜欢宽敞的空间以及充足的阳光，在搬进来的头几个月，我不止一次地对这位不曾谋面的学者表示感谢。他的这所房子为我抚平了心灵上的创伤。

至于为什么我们要从里贾纳举家北迁至150英里外的萨斯卡通，我还真能说出好几个合乎情理的理由来。我的两个大孩子考入了这里的大学，政治学系又让我担任一个本科毕业班的“本省当代政治学”的教学工作。一年的聘期对我十分有利，加上没有额外的事务，没有学校教育委员会的工作，我可以有足够的时间为我的一位老朋友写一本传记，此人也是我所在社团的领导人。这一切天经地义的理由使我的搬家举措真是合情合理。但这众多理由还不能真正说明我搬家的原因，我搬家的真正理由是，搬家的前一年，我原来那所房子里发生了不幸的事。我知道，我们得暂时调换一下环境。

听着儿子欢快但又不怎么和谐悦耳的说话声，我脸上绽开了由衷的笑意。这次在奥斯勒大街度过的圣诞节将是一个快乐温馨的节日。我翻转身，用毯子紧紧裹住自己。没有比这更好的了。但正如格雷西·斯利克常说的，“不论床多大多软，你终究要起来。”今天是12月22日了，还有一大堆事等着我去处理。

半小时后，我下楼来到厨房，冲了个澡，换上衣服准备去晨跑。彼得正从平底锅里把蛋铲入盘中，他的弟弟在给狗喂面包皮。

“时间掌握得真棒！”彼得说，“再多煎两三分钟，它就成了爸爸常说的‘女人蛋’了，四周焦黑，中间如石头般坚硬。”“你爸爸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

“那次他和朋友们去野营，在马尼托巴湖钓鱼时说的。他不让我在你面前说，因为你会认为言语粗俗不堪。”“嗯，”我盯着盘中的蛋，我答道，“他是对的，但还可继续讨论。蛋煎得不错，彼得。你知道不知道，我已经

约翰尼·马西斯：音乐磁带《圣诞老人进城了》的演唱者。

错层式房屋：一部分为一层，一部分为两层的住宅。

休假年：每隔7年给予大学教师多至一年的休假，使其旅行或从事专门研究。

里贾纳：加拿大西南部城，萨斯喀彻温省省会。

马尼托巴湖：在加拿大中南部。

为你们准备好了圣诞礼物？”

彼得为我斟满一杯咖啡。“今晚我想借用你的车，我和克里斯蒂想去‘星鸦’俱乐部。要是驾驶一辆破车，那么我们会在所有的入口处遇到很多麻烦。”他在我的对面坐下，继续说，“你送我的礼物中，该不会是一辆新车吧？是不是？”

“不，”我边叉熏肉边答，“不是新车，但我今天一办完事你就可以用沃尔沃车了。看在过节的份上，我还可额外赠送一张我得到的免费洗车和打蜡的票券。”

“小心些，妈妈，那些票券可不是唾手可得的。你到底什么时候能办完事？”

“呃，让我想想。首先我带狗去河堤上兜兜风，消耗掉这顿可口的早餐。接着我去弄一个车顶载重架，这样好装载我们将去格林沃特湖度滑雪假用的雪橇。然后我去与莎莉·洛弗会面，并到健身房去锻炼。回到家时我可能累垮了。对，你1点钟可以得到车。”

“就这么说定了。安格斯想让我带他去买圣诞礼物，他可以和我一道去洗车行清洗汽车后座。真令人恶心，他在万圣节吃剩的糖果还留在那儿。”

“真是长大了，竟然可以将糖果保存近两个月。”我对最小的儿子说道。他伸手取走我盘里的一块熏肉片，“啊，你可不能吃那肉片，上面沾了好多狗毛。”

我浑身一哆嗦，“我想我可不愿意知道这点，我们谈点别的。你还剩下多少圣诞礼物要购买？”

安格斯率真地一笑：“所有的。”

我把盘子推向他，“来，再吃一块熏肉片，你比我更需要它。”

我用清水冲洗了一下盘子，然后把它放进洗碟机里。小狗们已在门边焦急万分地望着我了。

“有谁想去散步？”每天早上我都这样问。看见我打开抽屉去取狗皮带，它们就汪汪狂吠起来。它们每天早上都这样狂吠，而我们谁都不喜欢小狗们这样惊喜的样子。

那天早上可真快活。天色阴沉，但我和小狗们并不在意。河堤上，有好几处由于生长着灌木，地上没有白雪覆盖。对我和狗儿来说，这真是美好惬意的一天。我们奔跑着，任凭清新的空气像刀割似的穿过肺腔。我驻足注视着蜿蜒汇入温尼伯河的南萨斯喀彻温河，河面上的清冷空气使我几乎透不过气来。

回家后我驾车来到城里，把车停在玛吉健身馆对面的停车场。车库的男人很快帮我安装好了雪橇架。我正准备付钱，他笑着告诉我，这是送给新顾客的圣诞礼物。对这美好的人情，我的心中涌上了一阵又一阵的喜悦，世界和平、人人友好的时刻的确来到了。

两个小时后，我发现我高兴得太早了。

70年代带给人们的是土质颜料，流苏花边，以及像玛吉健身馆这样的私人俱乐部。在这些俱乐部里，妇女们可以健身，学习东方艺术，或者悠闲地坐在一起谈论妇女宗教团体。然而现在，这些古朴的文化现象已经荡然无存。

---

星鸦：一种欧洲产的深褐色带白斑的属于鸦科的鸟。

温尼伯河：在加拿大中南部。

在玛吉健身房里，人们再也不谈妇女宗教团体这类事了。好在这儿的食物仍然不错，健身班也是全城最好的。

我进去时莎莉正懒散地坐在大厅的一张椅子上。她穿着靴子、蓝布牛仔褲、男式衬衫和一件旧羊毛短上衣，这使她看上去略有一些军人的风范。她把长长的金发轻轻地挽在脑后，肩上挎着一只精美的皮包——正是昨天晚上休·兰金-卡特肩膀上的那只皮包。

我俯身细看皮包上的针脚。“休·兰金-卡特在‘成名之墙’上获得了一席之地吗？”我问道。

莎莉脸上绽出笑意：“不在我的墙上，”她说站了起来，“不过他挺喜欢斯图尔特。天啊，说起斯图，猜猜看，昨晚我在美术馆发现他在做什么？在量他的男根——墙上的那个。为了比较一下，我想。”她温柔地说，“听我说，健美课要到中午才开始。我们去咖啡馆聊聊天，打发些时间，如何？”“当然好！”

玛吉咖啡馆里阒无一人。桑塔夫人在现金出纳机旁的一张卡纸板上写了一个通知说，咖啡馆中午停业，以便让员工有时间准备圣诞晚宴。我们进去时经理极为关注地望了我们一眼。我们没点别的什么，而只要了壶格雷伯爵酒和一瓶矿泉水。这时，经理的态度显得相当不友好。她很快为我们端来了饮料，像是在特意显示她行动的快捷。然而莎莉却不急不忙的，那女人则仍然立于莎莉身后。莎莉从新皮包里掏出一个启瓶器和一包糯米糕点。“食物过敏。”她耸耸肩膀，扭头看了看经理，那女人一个急转身，走开了。

“我已经忘了这事，”我说，“我只是认为你已经不再对食物过敏了。”

“不，反而比以前更厉害了。这世界真是一年比一年更危险。”

我闻此不寒而栗。莎莉好奇地望着我。

“不必担心，我小心些就是了。”她指甲未修，双手显得格外有力，极为利索地撕开了糯米糕上的玻璃纸。“不管怎么说，确实是更糟了。在圣大非替我看病的医生对我说起一件事，他的一个对精液过敏的女病人，在新婚之夜死了。她一开始就反应强烈，上气不接下气地喘息。她的丈夫还以为她的性高潮来了，于是便继续疯狂地动作，真是一匹种马！”

她递给我一块糯米糕，“来，把它吃了，我担保它可以使你长生不老。”

“或貌似长生不老，”我收敛笑容，“天呐，可怜的女人……可怜的男人。他们是如何弄清这一切的？”

“很显然她有过敏病史。乔，救护车来时，那丈夫还赤身裸体地坐在床沿，下身仍散发着丝丝热气。”

一时我们四目相视，猛地大笑起来。

“啊，赛尔，”我说，“能在一起真是好，我们同处一个城市，说不定可以弥补这些年我们的损失。”

莎莉从对面伸出手来拍拍我的手，“我们要弥补损失，乔，但不是萨斯卡通，我不打算在这儿久呆。”

冷不防我有一种失落感，但我竭力保持泰然自若的样子，“想想你昨晚在美术馆所受的欢迎，我不能说我应该责备你。”

莎莉喝下一大口矿泉水，“说来也怪，所有这一切发生之前我就决意要离开此地。我和斯图商议举办性写真时，我告诉他，我希望这是我送给这座城市的临别赠品。你知道，我断断续续在这生活了25年。”

“此刻，我认为这座城市并不应该得到一份临别赠品。”我说。

“在这儿我创作出许多出色的作品，要知道，乔，若真的要离开这里还真不容易。我20岁时就是河堤上那家画室的主人了。不管怎么说，我现在该走了。和斯图在一起的最后一年里，我的作品糟糕透顶。所有的作品都是阴郁晦暗的：我自己，我的作品，以及整个世界。我多么希望能赎回那一年我所有的作品并将之付诸一炬。这一切令人厌恶透顶，面对这些我几乎要窒息了。”她兴趣索然地摇摇头。

“我真不该嫁给他。斯图的确是个好人，但他是如此的固执僵化。跟他在一起，我一定会发疯的。”

“你还有泰勒。”我说。

她脸上闪出兴奋的光芒，“是啊，我还有泰勒。自从离开斯图，离开那幢房子，我又创造出了像样的作品。情况开始明朗起来。你见过第十四街上我的画廊吗？”

“那自然了，我一直关注着它。其实，我昨晚还告诉克莉·普尔，我非常欣赏门外母狮颈上戴的圣诞花环。”

莎莉眉毛向上一扬，“那只狮子目前是妇女作品展馆唯一值得赞赏的东西。那地方现在是个累赘——都是一些70年代的关于女性象征的作品。毫无疑问，克莉已经丢掉了她的品位、判断能力。不管怎么说，那儿将很快会焕然一新，那儿将有一个新主人。”

“新主人？”我重复道。

“是的，他是一位外科医生。我在圣大非时，接到了房地产经纪人打来的电话，他们在四处找我。经纪人说有个女人想把画廊买下来，作为圣诞礼物送给她的丈夫。是付现金，不用讨价还价。我昨晚回来时就顺道到那儿签了合同。”

“克莉呢？”我问，“难道她已经同意了吗？”

莎莉迷惑不解地望着我，“嗨，她只是负责管理，我才是业主。不管怎么说，这对克莉有好处——让她从那温暖的蜗居里跑出来见识一下这个讨厌的光怪陆离的艺术界。不要这样望着我，乔。20年来，我一直维持着克莉·普尔的生计。如果这位好心肠的医生不出现，没准我还会继续资助她20年。但这桩生意从天而降，正像一块被时间改变的告示牌。”

“是上苍赐福吗？”我问。莎莉露齿一笑，“是的，是这样——上苍赐福。”“唔，”我说，“罗伯逊·戴维斯说过，无视别人的命运对他们来说无异是精神上的自杀。”

“听起来蛮不错，”莎莉说，“我希望罗伯逊·戴维斯，不管他是谁，告诉克莉我卖掉了画廊。当她听说此事，我真希望罗伯逊来替我和她交涉。”她站起来伸个懒腰，“言归正传。现在，乔，让我们进健身房健身吧。你从不知道自己会在何时遇到种马般的男人吧？”

玛吉健身馆开业时，人们对更衣室的优点做了大量的宣传。那位女设计师别具匠心，把更衣室的光线设计得很柔和，可使“人们对自身的缺陷予以宽恕”。我慢慢地穿上紧身运动衣，心想那位设计师是多么地仁慈。然后我抬头打量莎莉·洛弗。

莎莉赤裸着身躯，43岁了，身体仍保养得很好。全身上下呈棕褐色，没有下垂松弛，没有多余的脂肪，一切是那样的完美无缺，无懈可击。她套上紧身裤，转过身来面对我。“准备好了吗？”

“早已准备就绪。”我回答。

“行，”她说，“我们进去随意跳跳曳步舞。”走进健身房，我马上意识到这儿活动的内容很多，绝不是跳跳曳步舞而已。这儿的女人身材都酷似莎莉：柔润光滑，体格健美，身着斯潘德克斯紧身衣裤。看上去她们比我们至少要年轻10岁。

教练身材矮小，红头发，身着红白相间的棉运动服。他将磁带插入黑人音盒后说：“这是高级训练班，如果你们跟不上节拍，我要求你们不要停下来。顺便介绍一下，我叫沙琳。”

我靠近莎莉，小声耳语道：“你注意到了没有，有多少健美操教练的名字都叫沙琳？我觉得这有些让人作呕。”

莎莉咧嘴一笑，正欲说什么，恰巧这时音乐响起来了，我们随即就跳开了。

播放最后一首曲子《世界，尽情欢乐吧！》时，我已经满身是汗，疲惫不堪了。而莎莉依然容光焕发，精神抖擞。健身馆墙上贴着一张标语：“最后一首曲子，请逆向跳！”“你无法使时钟停止向前，但你可重上发条。”我看着莎莉随着音乐高抬腿，看着她那束成马尾的金色长发，以及那张神情专注的脸庞，心想她无须任何激励标语，只凭她自己，她已经找到令时间静止不前的办法。

做完自由体操，莎莉留下做一些在圣大非学会的放松运动。我来到更衣室，发现克莉·普尔正在那儿。

她双手搁在大腿上，直挺挺地坐在长椅上。她身着一件漂亮的灰色毛料大衣，而她身旁，年轻妇女们正有说有笑地脱下醒目扎眼的紧身弹力衣。一身毛料大衣的克莉在此是显得那样的不合时宜，犹如群蝶之中一只暗淡毫不引人注目的飞蛾。

我走上前去跟她打声招呼，她抬头恍惚冷漠地望着我。

“你好吗？”我问。

她没有反应。

我跪在她身旁，碰碰她的手：“我是乔安娜·基尔伯恩，还记得吗？莎莉的朋友。”

她抽回手，“我记得，”她声音嘶哑地说，“莎莉在哪？”

“她马上就过来。”我等待着，然而看上去克莉已无话可说，于是我打开锁柜，取出毛巾走进淋浴间。我回来时，发现克莉仍端坐在那儿等待着，看上去她像要一生一世等下去似的。

显然莎莉运动完了以后直接去了淋浴间。她最后进来时，头发湿漉漉的，身上裹着一条蓝色毛巾。见到莎莉，克莉·普尔霍地一下跳起来奔向她，莎莉好一会才注意到眼前的事。

“克莉，你来这做什么？”

克莉·普尔的声音怪异紧张，充满着愤怒。“我还能去哪？今天早上一个全然不识的陌生女人走进妇女作品展馆——我们的画廊，莎莉，那是我们一起建造的——她告诉我圣诞前夕她要携丈夫来看他的礼物。”她完全失去了控制，“这个女人带来一条很宽的红缎带子，问我是否愿意在圣诞前夕关门时将缎带系在门上。莎莉，你在听我说吗？她希望我把缎带系在妇女作品

---

曳步舞：一种慢切分节奏的舞蹈。

黑人音盒：（美俚）指黑人青少年手提着走过街市并大声放送音乐的收录机。

展览馆的前门上，因为你已经卖掉了它。你没有告诉我就卖掉了它，莎莉。我们的画廊成了送给那个见鬼的丈夫的该死的礼物。”

“克莉，我并不希望如此，我很抱歉，真的很抱歉，但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

克莉·普尔失声痛哭，眼泪扑簌簌滚落下来，她撩起衣袖把它擦掉。“还记得我们曾想拥有一个所有欧美国家的妇女都能来参观的画廊这件事吗？现在我能去做什么？如果我……”话未说完，她已经泣不成声了。

莎莉的声音显得困顿无力并且略带伤感，“你得去做这个世界上其他人所能做的事情，机会均等地与人们竞争。哎，克莉，是该改变的时候了，没有人会一辈子创造那些污七八糟的作品的。”

“也包括你吗？”克莉呜咽着说。

“噢，小耗子，”莎莉伸出手去安抚克莉，身上的蓝色毛巾随即滑落到地上。面对赤身裸体的莎莉，克莉·普尔心肠软了下来，她俯下身子拾起毛巾披在莎莉肩上。

“我不希望你着凉。”她坦率地说。

这是骇人的亲密无间的时刻，一眨眼，两个貌合神离的女人紧紧地拥在一起。莎莉张开双臂抱住克莉。

这真是荒唐滑稽的组合，一个身着灰黄色毛料大衣的女人颤巍巍地抱着一个赤裸裸的女人，仿佛这样就可以打动这位像亚马孙族那般强悍而刚勇的漂亮女人的心。

更衣室里唯有克莉·普尔低沉的抽噎声和莎莉低沉略有些厌烦的声音，“好啦好啦，小耗子！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听我说，这只是对你的一次小小的打击。让我穿上衣服，我们找一个静谧之处喝点什么，然后好好谈谈。”她双眼环视一下更衣室，啊，这儿设计得多么巧妙，确像雾里看花一样，使人看不清自身的缺陷。由于当众吵嚷，更衣室的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氛。而女人们则坐在长椅上，系胸罩，穿长袜，扣靴子拉链，装作什么也没有注意到。莎莉从对面懊丧地对我苦笑，“谢谢你的到来，乔，希望下次我们不用等这么久。”

我驱车回家，行驶在白雪皑皑的大街上。我的脑海里一直涌现出克莉紧紧抱住莎莉的一幕，心中始终惴惴不安。从斯潘迪纳·克雷森特大街转向大学桥时，我的汽车驶到了路面的冰层上面。在这令人心悸的十几秒钟内，我的车轮一阵空转，直向迎面驶来的汽车冲去。我拼命控制住汽车，避免了一场惨祸。当我驶入家门前的汽车道时，我仍能感受到浑身针刺般的不安之感。我开始认为莎莉可能是对的，世界或许真是一年比一年更不太平了。

我走进前门，恐惧感渐渐消失了。圣诞树上的灯泡闪闪发亮，收音机里播放着圣诞乐曲。我的女儿密柯，坐在餐桌旁边，面前桌子上堆满了盒子、包装纸和缎带。她身穿有着小精灵、圣诞老人鲜明图案的绿色针织衫，浅茶褐色的头发用红缎带挽于脑后。她已经20岁了，这一年半以来她和男友格雷格居住在外。此刻她俨然像个12岁的孩子，圣诞节之夜，她回到了家，我心中一阵快慰。

“请帮个忙，”她说，“这一切已晚了3天。”

我在她身旁坐下，拿起一个盒子，“给谁的？谁送的？”我问道。

---

耗子：小姑娘的昵称，这里专指莎莉对克莉的昵称。

“给你的。我送的，不许偷看。来，选些适合母亲的包装纸，朴素点的。”她盯住我，“你还好吧？你看上去如同散了架一般。”

“我度过了一个令人极度不安的上午。”我说，接着我告诉她更衣室里的一幕。

待我说完，密柯熟练地操起剪刀，刀刃过处，银丝带随即卷曲起来。她凝思片刻，开言道：“听起来克莉这女人好像不光在谈艺术，她们之间似乎有一种特殊的关系。莎莉是同性恋者吗？”

“我并不这么认为……我想，她是那种喜欢和一个有趣的搭档从事性艺术的女人。”

“或者是很多搭档。”密柯一边说一边拿起一张红色薄纸为安格斯包了七张扑克牌，“妈妈，我早上去了门德尔。”

“莎莉的展示会正把萨斯卡通变成一个爱好艺术的城市，”我说，“你有什么看法？”

“哎，政治狂人们大批出动了。从停车场出来的路上，一个女人正用购物车推着狗四处游荡。她拦住了我，问我是否是处女。”

“可怜的狗，”我说，“可怜的你。如此经过停车场去看展出，值得吗？”

密柯仰起头，双眸发亮，“啊，妈妈，真是太棒了！那幅壁画是我有生以来所见到过的最最绝妙的作品。但最引起轰动的是你和莎莉的那幅画。当然，我得告诉所有的人那上面是我的母亲。”

“他们果真感兴趣吗？”

“他们当即停了下来，”她沉思片刻，“美术馆的向导说，莎莉竭其所能将那幅画借了出来。他说她坚持主张展出这幅画，以便画中的女孩能够欣赏它。”密柯转过话题，问我，“昨晚之前，你知道这事吗？”“不，这是一个惊喜。我想莎莉想看到我的反应。”“她的确应该多为你着想。这样是否会使你陷入困境？”“你知道，”我说，“我想她考虑过。”

密柯拿起马克笔，在送给安格斯的纸牌包装上画上一些爪印。随后，她举起盒子，征求我的意见。“很漂亮。”我说，“有你为他们包装礼物，他们可真运气。”

她粲然一笑，随即递给我一只盒子，“你为我包装礼物，我也感到十分荣幸。这样好运都会向我跑来。”“是啊，”我说，“我想的确如此。”

我们俩边听收音机，边默无声息地包装着礼品。稍顷，密柯打破了沉寂。

“妈妈，你和莎莉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你曾亲口告诉我，你们从小情同姐妹。今天从门德尔回家的路上，我忽然想起去年夏天你和弟弟们搬到这之前，我仅在爸爸葬礼仪式上见过莎莉一面。我记得这事，因为葬礼过后我回到家里，上楼时发现莎莉和尼娜正在我房里争吵不休。”“我不记得莎莉参加你爸爸葬礼的事了，”我说，“其实，那一天的事情我全忘记了，当然不会记得尼娜和莎莉的争执。她们争论些什么？”

“我不知道，”密柯说，“这跟我没多大关系。我为什么要上楼，现在有点记不清了。但我的确记得听见尼娜对莎莉说，莎莉应该离开这儿，因为她所做的事伤害了你。”我拿起一只印有伊顿商标的盒子，“这用的是什么包装纸？”

---

七张扑克牌：扑克牌游戏的一种，牌中9和3都是当百搭的。发牌时，分到3和4且牌面向上的有利。

“这是给皮特的驾驶手套——是与你还未送给他的那辆新车相配的——挺适合男子汉的。”

我拿起一些印有玩具兵图案的闪亮的薄纸，“够男人味的吧？”

她张嘴一笑，表示同意，然后低下头开始做蝴蝶结。“妈妈，我打探莎莉的事情，并不是我过于好奇爱管闲事。如果你不愿说你可以不必告诉我。”

“只是，”我说，“我想我很愿意告诉你。昨晚看了湖边那幅画，使我回想起许多往事。”我伸出手握住她的手，“密柯，我们歇一会，喝点茶。现在我可以和女儿好好享受一下天伦之乐了。”

朝向厨房阳台的玻璃门前，放着一张桌子，我们就在桌旁坐下。后院阳光普照，一群麻雀正在啄食早上我放在鸟食器里的被雪埋住的葵花子和猪油。

“我不知从何说起，”我说，“大概该从莎莉父亲去世时说起。打那之后，一切事情都变糟了。”

“1958年9月，”密柯轻声说，“今早我在莎莉作品展示会的简介和目录上看到，那上面还有对他的一小段颂词。”

“不错，”我说，“只不过他们掩饰了一些真相，比如说他死的方式。密柯，德斯不是寿终正寝，他是自杀。而且他……他想把尼娜和莎莉一并带去。”

我感到密柯用力地抽了一口冷气，“他想杀死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她的心跳得像擂鼓似的，毛衣上的小精灵和圣诞老人剧烈地起伏着。一个要杀死自己亲人的男人，对于一直处于安逸、充满欢声笑语世界里的密柯来说，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他一定是个残忍的人。”她最后说。

“不，他不是这样的人。实际上，在患病之前，他是我所认识的最了不起的人。过去哪怕是和他共处一室，我也觉得快活。他的生活充满着无穷乐趣，他对一切都很有趣。他可以醉心于煮玉米棒子，也可以醉心于和莎莉在沙滩上共砌沙堡，而更醉心于艺术创作。”

“后来他患了中风，一切都变了。过去他喜欢游泳，那情景我闭上双眼仍能想象得出。他从别墅冲向小山坡，从码头跳入湖中，行动从未迟疑不决。转瞬间，他没有人帮助就不能自如行走。他一向善于讲故事，当然这也不再可能了。中风后，看他费力地试图清晰地发出声音，真是一件令人痛苦的事。他一切全得依赖尼娜和莎莉，甚至连吃饭这样的事也得靠她们。当然，最糟糕的是他再也不能作画了。我想，这对一个像德斯这样每天都充满极大热情的人来说，实在是太残酷了。未来显得……”

“令人无法接受？”密柯紧张地尖声问道，“无法忍受现状，于是他就打算杀掉两个无辜的人？”

“但他并未杀死她们，密柯。我父亲用吐根给尼娜洗胃，救活了她。莎莉自己将毒物吐了出来，救了自己。她们都活了下来，尽管有一段时间我认为她们不该活下来。你知道，有一段时间，我并不希望她们都活着。人们都在议论，说她们的世界全被搅乱了。我也有同样的感觉。那时，就像天塌了下来，阴霾密布，暴雨如注。我孤独无援，惶恐不安。我父亲要处理所有的一切：应付警察，主持葬礼，照顾住院的尼娜和莎莉，以及他自己的病人。我没法见到他。我清楚地记得，他来我房里接我参加葬礼的一刹那，我几乎

---

皮特：彼得的昵称。

认不出他来了。他形容憔悴，神情焦虑。第二年的8月，他就得了心脏病。有时我不由自主地想，德斯蒙德·洛弗去世时，带走了你外公生命中的欢娱。从此他开始日渐消瘦孱弱。”

“我外祖母还在酗酒。”密柯说。这倒像是她在叙述事情，而不是在提问题。

“是的，那年夏天她狂饮滥喝。报纸都在说，是‘湖心惨案’促使她加入体育运动总联合会。我顿时变得孑然一身，觉得生活没了依托。以前尼娜会来关照我，但德斯死后的好几个星期中，她一直住在医院里。”

密柯不解地问道：“我记得你说没事的。”

“身体是没事了，但心理上她并没有像预料的那样恢复过来。我不停地问我父亲何时能见到她，但他每次都说快了快了，尼娜需要的只是休息调养。我想我相信了父亲的话，因为我希望尼娜能够恢复健康。那之后一天晚上，我无意中听到父母在争吵。你的外祖母一直不喜欢尼娜，她叫喊着说尼娜假装出悲痛的样子，狡猾地利用父亲的同情心和我容易受骗上当的心理，掩盖了湖边发生的一切。当时父亲喝斥她不许怒吼，他告诉她尼娜的精神已彻底崩溃了。父亲还告诉她一件奇怪的事。父亲说，那天早上，他巡视病房，经过尼娜房间时，只见她一丝不挂地蹲伏在角落里，一边用指甲拼命撕扯自己身上的皮肉，真像一只被俘的动物。哦，天哪，事情已经隔了30多年，但每每想起，我仍然感到恶心欲吐，感到心烦意乱，感到沮丧担忧。”

坐在我对面的密柯眉头紧锁，“真难以想象。尼娜向来挺能自控的。”

“我知道。至少，打那之后，他们尽量不让她一人独处。但我认为他们压根没想到，莎莉会出事的。我也不清楚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因为有一天莎莉逃出了医院，后来他们发现她和伊萨克·莱文住在了一起。”

“画像中与你和莎莉在一起的那个男人？展示会简介上有他的名字。”

“他过去每年夏天都到德斯的别墅住上几个星期，他是德斯的朋友。其实也并不如此，伊萨克先是尼娜的朋友，后来他把尼娜介绍给德斯·洛弗的。尼娜是美国纽约人，伊萨克在那儿认识了她。不知什么原因，莎莉一到伊萨克那儿，就再也不肯离开了。父亲想把她接到我们家来，她却变得歇斯底里起来。她说，她永远不会回到拉塞尔希尔路，她准备离开那儿，永远不回去了。后来，她也就这样做了。”

密柯望着我：“莎莉多大了？13岁？为什么她母亲会让一个13岁的孩子和别人住在一起？”

“起先我们认为这是尼娜和伊萨克作出的安排，而且是暂时的，只是等到尼娜情况有了好转就让莎莉回家。纽约有一所很适合有天赋孩子学习的艺术学院，他们为莎莉报了名。后来莎莉去了纽约读书，我们认为圣诞节她会回来的。”

“结果她圣诞节没有回来。”密柯说。

“她再也没有回来，也从未打电话来，从未写信回来。她和我们中断了联系，好像我们并不存在似的。第一年我给她写了好多信，但从未收到她的只言片语。什么人都没有收到她的信，甚至是尼娜。她告诉我，伊萨克不断告诉她，莎莉在纽约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她也从未收到过自己女儿的来信。”

密柯看上去有点困惑，“为什么尼娜要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你能想象我13岁时从你生活中消失的情形吗？”

我冲她一笑，“我无法想象这种情形。我们家与他们家有所不同，尼娜和莎莉一直都有分歧。现在想起来，多数是为了德斯。他很爱莎莉，当然，他是她的父亲，又是她的老师。我觉得有时尼娜会有一种被排斥在外的感觉。”

“但莎莉仍是尼娜的女儿。”密柯说。

“对所有的人来说，那段日子糟透了，”我说，“在那段倒霉的日子里，人们的头脑好像出了问题，对发生在莎莉身上的许多事情，都百思不得其解。尼娜一定很难弄清楚，什么才是解决莎莉问题的最好办法。同时，也没有人能够弄明白，为什么对我们也抱敌视的态度。父亲解释说，莎莉对德斯的离去非常伤感，因为这毁坏了她美好的生活。结果这使她的感情起了很大的变化，她讨厌一切，讨厌那些和她父亲有过联系的一切人和一切地方。”

密柯若有所思地说道：“我明白了。不要忘了，妈妈，她只是一个孩子。13岁——和安格斯现在一般大。年纪太小，不能周密地思考问题。”

“噢，密柯，这我知道。但是第二年你外公去世时，莎莉居然没有回来参加葬礼，伊萨克·莱文倒是来了。他说莎莉拒不来多伦多，他只得让她和他在纽约的姐姐住在一起。很长一段时间，我都难以原谅她这一点。为了莎莉，父亲什么事都愿意做，而她也该知道，我是多么需要她。如果没有尼娜，我真不知道我是否还可以挺下去。”

密柯脸色阴沉，“对此，你听过莎莉自己是如何解释的吗？”

“没有，我从未听她解释过。去年夏天，我和莎莉相聚时，我们俩都尽量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及过去。但我现在还在想，这样是否是一个错误。你知道，我现在对她有点生气。其实，对我们两人来说，那些事我们谁也没有真正搞清楚。”

“和她谈谈！”密柯简短地说。

我站起身来，“好吧，医生，心理咨询应该结束了，我们还是回去包装礼物。但先过来让我抱抱你——感谢你如此善解人意。如果你愿意，我再请你吃些速煮食物，冰箱里我还准备了一锅意大利卤汁面条。”

她站起来伸个懒腰，“主意不错，权当是心理咨询的报酬吧！妈妈，不要忘了听听莎莉的诉说。我想，事隔多年，如今该是她发言的时候了。”

圣诞节前夕的早上，我为自己斟上第二杯咖啡，心里考虑着该做些法式吐司来当早餐。这时，电话铃响了。直到莎莉作品开幕式之夜，我已经 30 年没有听到这低沉、粗重而又沙哑的嗓音了。但我现在立即就听出这是他的声音。我不会忘记这个男人的所有情况。那时正是我 16 岁花季的夏天。在那无数个酷热的白日和月光皎洁的晚上，我把少女的爱恋，交给了这个令我倾心思慕的男子。

伊萨克·莱文的邀请简短扼要，文辞洗练，显然经过了刻意的雕琢。“乔安娜，请恕我一早给你去电话。那天晚上人声鼎沸，热闹非凡，我简直没有机会和你相约下次见面的时间。我知道圣诞节前夕你一定有了安排，但我想或许圣诞节和新年期间，我们可以共进晚餐，共同回忆一下美好的往昔时光。”

“这主意听起来妙极了，”我说，“但我和孩子们下一周准备去格林沃特滑雪，能改期吗？”

“当然可以，新年我会早些打电话给你，我不会让你再溜走……”

挂上了电话，我感觉自己双颊上飞起两朵红云。靠近电话机的墙上，挂有一面镜子。对着镜子，我以审视欣赏的目光打量着自己。我的头发仍和以往一样呈淡褐色，但现在需要更多的柠檬汁和橙色片剂来保养。眼眶四周已有了些许鱼尾纹。但总的说来，对这一切我还是很满意的。“虽然比不上莎莉·洛弗，但还不错，”我对着镜中的我自言自语道，“伊萨克·莱文如果这次放过你，他定是个傻子。”电话铃又响了，我的脸上仍然绽放着花儿一般灿烂的笑意。

但我很快就笑不出来了。在电话线的另一端，莎莉显得焦躁不安但尚能自制。

“乔，刚才有人打电话告诉我，妇女作品展馆昨晚着火了。我必须去看看损失有多大，你能和我一起去吗？”沉默片刻，莎莉语气和婉地说，“我的的确确需要有人陪伴，乔。半小时后你能在那儿等我吗？”

“我会的。”我说。

我上了楼，穿上牛仔裤和厚羊毛衫，然后叫醒彼得，告诉他我午饭前回来。刚走出门口又折回来叫彼得下楼来，“小心着火！”我极其敏感地嘱咐他。

我把车从车库里倒了出来，天正下着雪。12 月的天空中鹅毛大雪纷纷飘落，很像安迪·威廉士圣诞节特别节目中的情景。

时间刚过 8 点 30 分，我走过大学桥向市中心驶去，路上行人稀疏。

第十四街上保留着很多战前的建筑物，现已改造成建筑事务所和事业蒸蒸日上的律师事务所。妇女作品展馆位于街区中央，我记得那是一幢两层灰色的装有楔形护墙板的房子，造形简洁而不失雅致。然而此刻，那精美典雅已不复存在。透过浓浓的烟雾和纷纷扬扬的雪花，我惊奇地发现，这幢房子的残骸竟保存有一种异乎寻常的美丽。从水龙头软管射出的水已经在废墟上结成许多奇形怪状的冰柱。白雪开始在烧焦的木头上堆积。在烟雾笼罩之中，这废墟倒有点像那圣诞节筵席上房子式样的姜味糕点。

---

姜味糕点：加糖蜜带有生姜味的糕点，常切成花式形状并覆有糖霜。

我很快发现了莎莉，她正站在昔日美术馆正门处和一个消防队员谈话。她身着开幕式晚上穿的那件纳瓦霍式图案缤纷色彩鲜艳的厚呢大衣，衣服上的桔黄、天蓝、紫色和蓝色，点缀着这灰蒙蒙的世界。她一看见我就朝我走来。

“非法纵火，”她说，“至少他们是这样认为的。我本来应该提供与我为敌者的名单，或许我真的应该把他们在萨斯卡通市的电话号码和恶迹告诉警方。”她仍显得是那样理直气壮，目空一切。然而在她用手捋顺头发时，我发现她的双手在颤抖。尽管她的皮肤是棕褐色的，显得很健壮，但靠近上前，却发现她异常憔悴。她的颧骨下方有一处烟灰污迹，我伸出手替她揩去。

她面露微笑，“唉，天啊！乔，我感觉糟透了，我需要跑上5英里或是喝一杯烈酒。”

我低头看看手表，“快9点了，我想太阳也该升出地平线了。走吧，我们离开这儿！”

我们走向停在路旁的汽车，身后传来叫唤声。是方才和莎莉交谈的那个年轻的消防队员。他跑上来递交给莎莉一样东西。

“我想，这东西可能会使你有些伤感。”他说。

我们3人低头看他递来的东西，猛然间北风起了，雪花飞了一地。这显然是个古老的瓷器玩偶，她的衣服已经所剩无几，头上也仅存一撮烧焦的鬃发，脸上倒还完好无损。这个被烟熏脏的玩偶，目空一切睁大双眼，眼珠像莎莉的一般湛蓝。

莎莉解开大衣上端的两个钮扣，将玩偶放入大衣之中，然后俯下身子亲吻消防队员的面颊。

“多谢！”莎莉说毕转身，穿过草坪走向汽车道。我回头看去，那年轻人仍僵立在雪地里。莎莉足可做他的母亲，然而他脸上却并非是儿子接受母亲亲吻之后的表情。

“做梦去吧！”我低声自言自语。我把双手插入口袋，顶着风雪去追赶莎莉。

她想回河堤上的画室去，我说跟她一块去。街上白雪越积越厚，人们纷纷冒着大雪出来购物。因此当我跟莎莉到达她在萨斯彻温·克雷森特大街的画室时，时间已经过了9点30分。

这儿称之为画室，但实际上只是城里高级住宅区里的一间平房。许多年前，莎莉把这间房子的墙拆了，改装上落地玻璃门。她又在屋顶上开设了天窗。这样站在室内，就能俯瞰河面。

我们打开前门，屋里寒气袭人，空气中弥漫着颜料、松节油和房里窒闷的气息。房屋中央有块油布，上面堆满着盛装颜料的坛坛罐罐：马口铁盘子、小桶、冰淇淋塑料桶、果酱罐子。一些帆布包倚墙而放，搁板上堆有画笔、铅笔盒、破布，以及酷似标尺但却没有刻度的小段木头和钢条。离窗户最远端的角落里有一块加热食物用的铁板、几只打开的小提箱和一个睡袋。

“简单朴素的生活。”我说道。

莎莉茫然环顾，仿佛她是第一次面对这一切。“我想这儿多少有点抑郁之感，但我只是暂时住在这里。”她情绪低落地说，“发生了火灾，恐怕我要永远呆在这里了。要知道，乔，我甚至不知道，妇女作品展馆昨晚是否还属于我。我签署的文件上注明了拥有权的截止日期。但谁还会注意这个？”

“好了，”我说，“我敢保证此时此刻城里有个外科医生对此极为关注。

一幢烧毁的房子算不上什么圣诞礼物。不管怎么说，我认为第一步该做的是打电话通知你的律师和保险代理人。”

电话机就在睡袋旁的角落里，莎莉双膝跪下，扫开应答机上一堆衣服。

“乔，瞧这个。昨晚我在工作时，通常将话筒挪开，打开应答机，上床睡觉之前再将话筒放回去。我还未检查别人留的口信。”在显示有电话打来的红色信号灯上方有一个小监视窗，里面的数字记录着所有收到的口信的编号。现在小监视窗内的数目是62。

“这一定是弄错了。”我说道。

莎莉按下播放键，“让我们来瞧瞧！”她说。

一个电脑化的声音宣告第一个留言的日期和时间：12月23日，下午21点零5分。接着是斯图尔特·拉克伦怪异紧张的声音，告诉莎莉圣诞节午时正餐在2点钟开餐，如果她想来看看泰勒的礼物，欢迎她1点30分过去。

“斯图，你这个野蛮人！”莎莉说着，从睡袋上站起身来，走到另一头她搁放大衣的桌子旁。她拿起瓷器玩偶，开始在工作台上寻找溶剂。电脑化的声音宣告第二个电话的时间是下午21点30分。听得出是伊萨克·莱文的声音。我心中一怔，但声音全然不像1个小时以前那样令人喜欢，让人陶醉。他告诉莎莉，他必须马上要和她谈谈，口气显得十分紧迫。5分钟后，他又留下了同样的口信。这次显得有些气势汹汹。22点零3分，第四个电话，是克莉·普尔打来的。她的声音嘶哑，情绪异常激动。她是来道歉的——她试图对发生的争吵一笑了之，不予理睬。她又重演了玛吉健身馆的那一幕。留口信的限定时间到了，她的话还未讲完，电话就中断了。她很快又拨来电话，接着被打断的话继续说下去。整个晚上，她不断重复着那枯燥的陈述。什么背信弃义呀，心里的渴望呀，不一而足。她总共打来59个电话，有时两个电话之间相隔半小时，有时一连打来3到4个电话。到了最后，她的声音由于过分悲痛、精疲力竭而显得沙哑沉闷，就像应答机里宣告电话时间的机械化声音一样死气沉沉，毫无生气。

播放克莉留言时，莎莉一直在那里摆弄着玩偶，擦洗它的脸和它的身体，用某种乳霜轻轻擦它那烧焦的鬃发。她取出一条她从圣大非带回的围巾，剪成一条围裙和一条包头巾。应答机咔哒一声，所有的留言都播放完了。莎莉转向我，举起瓷器玩偶。由于乳霜的功效，玩偶的鬃发奕奕生辉。身着卡门·米兰达风格的外套，玩偶看上去美丽动人多了。

“你有什么感想？”莎莉问道。

“我想，你一会儿就挽救了这个玩偶，可是挽救克莉·普尔却不是那么容易了。莎莉，她需要帮助，你也需要帮助。我认为你应该把磁带交给警察。”

莎莉焦躁不安地摇摇头，“我不能这样做，乔。”“看在上帝份上，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如果真是克莉放的火，我并不觉得奇怪。显然克莉的精神已经完全错乱了。”

“谁逼她这样做的？”莎莉问道，“见鬼，我甚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促使我决定卖掉妇女作品展馆的。我并不需要钱，这只不过是某种象征——和所有这一切道声再见。事情结束了，克莉却无法接受事实，大发雷霆，大动肝火。”

她伸手拧开收音机，天气预报说圣诞节还会下雪，而且雪将更大。莎莉听了一会，低声说：“乔，你不能把一个人推到悬崖边，当他摔落下去时却又感到惊诧不已。我不打算将磁带交给警察，并不是因为我觉得你对克莉的

分析不对。放火烧掉一幢她喜爱的房子，完全符合她的性格。她本身就是一个优秀的象征符号。你要知道，她过去拥有一头非常漂亮的红棕色长发。她从孩提时代起，就一直蓄着长发。我嫁给斯图时，克莉居然精神崩溃了。她断然剪下长发，邮寄给我们。”

“哎，莎莉，多吓人！可怜的普尔。我无法想象这种象征主义的哀悼形式。她的这种举动肯定使得你和斯图极为不快，是不是？”

莎莉摇摇头，“不，并不如此。她后来还打来电话，不停地打来，就像现在这些电话一样。斯图忍不住了，打算去找警察，但我不让他去。我带克莉到沙漠里呆了两三个星期，回来时，她神志果然清爽多了。”

“不管怎么说，我在萨斯卡通其他住宅仍然安然无恙。克莉是个善于捉弄人的家伙，她已经使尽了她的花招。我不打算把她交给警察，但我也打算留在这儿替她擦干眼泪。我打算圣诞假期一结束，就带女儿到一座无人认识我的充满活力的城市去。”

我大吃一惊。

“带泰勒去吗？何时谈妥的？我还认为你和斯图已经决定泰勒由他监护，尼娜也曾这样说过。”

“那是尼娜被牵扯进去之前所作的决定。不要这样望着我，乔。我只是已经改变了主意。我想给你一样东西。”她从搁板桌旁的墙上取下一幅已装上镜框的画，并递给了我。

这是一幅用毡制粗头笔作的画。画中有一排长着长而尖的睫毛的草裙舞女，她们有着及肩的螺旋形髻发。她们正摇摆着草裙，相互打击着。毋庸置疑，这是一幅儿童作品，就连我都能看出画中稍欠成熟的技巧及技巧之外的一种神韵。

我抬起头，莎莉仍目不转睛地欣赏着这幅画，脸上充满着慈爱和自豪。

“你瞧，乔。整幅作品令人兴奋不已，每一个地方都洋溢着一种神妙的氛围。相信我的话，这对一个4岁的孩子来说，无疑是一幅罕见的优秀作品。如果情况不是这样，如果泰勒的画不是这样出色，我早就告诉尼娜我将四海漂流，我也早就把泰勒交给斯图了。”

伟大的母爱，我真不知该说什么，我一声不吭。我的缄默不语，使莎莉开始了向来难得的自我辩解。

“把泰勒留在那座房子里是不道德的，乔。我知道我没法得到你的理解，但如果泰勒要继续作画，就不能老是有人站在她的身旁，对她指手画脚妄加评论。你知道过去斯图常常怎么做吗？我工作时他来到这里，大谈他对我作品的‘卓越见解’，然后坐回凳子等待着我对他唱赞美诗——真像只为我衔来死鸟的狗。”她相当逼真地模仿斯图尔特·拉克伦的声音：“‘你知道，对吧，莎莉。你的作品引起了对性的两种不同的评价，女性鉴赏家认为它们表现复杂的两性关系，男性鉴赏家则认为它们表现了性的渴望’。”

我禁不住纵声大笑，“老天，你和尼娜都如此善于模仿别人。我总在担心你是否也在背地里模仿我。”

莎莉笑道：“我从未模仿过你，乔。尼娜认为你是个精明人。当然，她从未取笑过她的斯图尔特。她是对的，斯图是个好人，只是——工作时让他呆在身边是危险的。他会用言不及义漫无边际的夸夸其谈将泰勒桎梏起来，乔。她创作出的画将会变得毫无生气，直到断送掉她的艺术前程。”

“你和他谈过吗？”

“我想明天和他谈。”

“在圣诞节谈判？算了吧，莎莉！”

“好吧，乔，你赢了。但最终与他谈判的日子不会太远了，我不喜欢把事情搁置起来。快离开这儿吧！我已经没什么事了。嘿，今天是圣诞前夕——你一定有一大堆事要做。”说着她把那只瓷器玩偶递了过来，“送给你，作为今天早晨的纪念品吧！”

我接过玩偶，穿上大衣、靴子，走到门口。打开房门，冬日惨淡的阳光照亮了莎莉的脸，看上去她显得精神颓唐，神色凄然。

斯图尔特·拉克伦并不知道他分居的妻子想把女儿带走。如果他知道，我想，圣诞前夕，我和孩子们去他家时，他定会对自己的家居生活大肆宣扬。斯潘迪纳·克雷森特大街拉克伦住宅临街的草坪上，矗立着三个雪人：父亲、母亲和一个小女孩。他们都戴着粉红色围巾，雪人妈妈还戴着一顶粉红色帽子，背着一只粉红色小包。雪人女孩则高举着一条横幅：“泰勒祝大家圣诞快乐。”

泰勒为我们打开了门。她身穿镶满花边的天鹅绒连衣裙，极像圣诞画册中的小姑娘。她那和莎莉一样浓密的金黄头发，梳成了时髦的法式三股辫。但她的脸，那姣好的面庞，那深邃乌黑的双眸，以及脸上严肃的表情却酷似斯图尔特·拉克伦。她对我们带来的礼物表示感谢，并把礼物小心翼翼地放在一张铺有圣诞节帆布刺绣品的水手柜上，随即走开了。

“我敢和你赌一瓶浴液，泰勒已经全然忘了我们。”密柯说。

“胡说，那是你太敏感了。”我说，“就是上楼解个小便的工夫，你就会把大街上那些站在各家房屋前、穿了风雪大衣的、已经融化了的小雪人忘个一干二净。看来泰勒的记性比你的要好，她还不至于把这些小雪人忘掉得那么快。”

“一个金枪鱼三明治的记性比密柯的要好！”彼得一边说，一边挂起他的外套，走向斯图他们的起居室。

安格斯走在彼得后面，他环视四周，连连赞叹，“漂亮极了！”他说得很对。在古玩珍品橱的玻璃窗后面，皇家道尔顿工厂制造的价钱昂贵的举世无双的圣诞老人熠熠生辉。木马般大小的骆驼，跟随在精雕细琢的术士后面，背驮着送给小人国国王的黄金、乳香和没药。壁炉上方的炉台上，冬青树饰满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成批生产的粉红色陶土小罐。古色古香的木块上，为圣诞老人写出了全家人的姓名：泰勒、爸爸、尼娜，稍远一些，是莎莉的名字。

我和密柯脱下衣帽，随着孩子们走进起居室。

“你知道，”我说，“每年圣诞节我都许诺我们将拥有这般美丽的起居室，但是每年最终我又翻出陈旧老套的装饰物。唯一变化的就是多了一盆猩猩木。”

“我喜欢我们起居室的摆设，”彼得说，“但如果你想要一件别出心裁的东西，我们生活实验室的一位朋友给我看过他在复活节市场上买的一个电池驱动的圣诞老人。妈妈，你真该看看那个圣诞老人的绝活，只需放四个双A电池就行了。”

---

没药：没药树的树胶脂，可治肿痛、跌打等症。

猩猩木：俗称圣诞红。

我正欲详细询问，身后传来了斯图尔特·拉克伦的声音。

“啊，很好，你们已经毫不拘礼了。”他站在起居室的门口。泰勒站在他旁边，紧抓着他的手，忸忸怩怩微笑着。斯图进来，亲吻我的面颊。

“很抱歉，我们没能在这里恭迎你们。厨房里出了点小乱子，尼娜正在收拾。”

“那么，”我对他莞尔一笑，说道，“会没事的。尼娜从来没有不可能解决的问题。”

恰巧这时，尼娜出现在门口，双颊绯红，舒心地笑道，“乔一向是我的只有一个女孩的名流崇拜俱乐部。”

“不再是女孩了，”我说，“但仍然是个崇拜迷。尼娜，你看上去漂亮极了。”虽然她的装束似乎有些大胆，但仍然掩盖不了她的美丽。她的头发也梳成了法式三股辫，但没有泰勒的长。我看出她这样做是为了显示她和泰勒的关系。尼娜的连衣裙和外孙女的一样，也是紫红色的，那是一件非常美丽的衣服。其实衣服本身相当普通，高领长袖。主要是连衣裙外还罩着一件白色多褶宽下摆的蝉翼纱围裙，围裙上身轻柔地飘浮在双肩，显得非常合体。真是美极了，只是略微有点小市民气。

像往常一样，尼娜很快探查出了我的心思。“我知道，乔，围裙看上去多少给人一种家庭主妇的感觉。但半小时前泰勒的屋形姜味糕点的屋顶掉在地上摔坏了，因此我刚才在厨房里重新作了修补。”

我想问题不在于围裙，而是由于尼娜的选择毕竟还是有点疏漏。不过她那样解释倒是一个巧妙的托辞。尼娜今晚显得愉快极了，我也禁不住笑了起来。“裙子真美，尼娜。我注意到它和你外孙女的是配套的。斯潘迪纳·克雷森特大街上今年的圣诞节，桃红色是最佳的选择。”

“这是泰勒最钟爱的颜色，”她简短地说，“嗨，斯图尔特，你怎么不给我们端点酒来。”她轻抚一下小女孩的肩膀，“我和泰勒去取我们特意准备的小甜饼。”

斯图尔特端来一满盘孩子们喝的软饮料和一瓶大人喝的库尔瓦尔锡埃尔。安格斯一看见软饮料，心花怒放，笑逐颜开。

“太棒了，”他大声嚷道，“没有那令人作呕的鸡蛋酒！你每到一处，人们都端来那玩意，真是讨厌之极。”

当时尼娜正端着一只盛着鸡蛋酒的刻花玻璃碗出现在门口，彼得忙转向弟弟，“闭上你的臭嘴，安格斯！”

“我可以替他精心打扮一番，但决不能带他出去做客。”我面含微笑说道。泰勒小心翼翼地端着一盘小甜饼走了进来。

“为什么？”她接着我的话问道。从她的嘴形我可以想象得出她告诉一个幼儿园同学休要批评干涉莎莉，因为他母亲长着胡须时的情景。“为什么你不能带他出去呢？”

“因为他老是犯傻。这些小甜饼真漂亮，泰勒。你是怎样做有小星星形状的甜饼的？”

泰勒一本正经地详细告诉我圣诞糕点的制作方法和过程。她说，她和外祖母先在面粉里掺上红白色素和冰糖，再揉搓做成了冰糖小甜饼。后来她们又做圣诞老人形状的姜味糕点。他的帽子是用红色蔗糖做的，胡子是用白色糖霜做的。她作这番解释时，黑色的双眼定定地望着我，正像斯图试图让对方明白他的意思时，视线一直停留在对方脸上一样。

“这些小甜饼使我回想起过去。”我对尼娜说，“尤其是带着小星星的小甜饼。我小时候你一定花了很多时间和我一起做小甜饼。”

“你总是把制作小甜饼的生面团弄到地上，每做一次至少要掉四次，那些肮脏的小甜饼。”

“但每次从炉子里烘烤出来时它们都异常可口。你是怎么做的？尼娜，施了法术吗？”

“不，”她面含微笑，“简单得很，每次我在冰箱里都放着另一团生面，现在仍然如此。你知道，大人有时得玩些花招，这样对大家都好。”她那完美无缺的鹅蛋脸转向我，诡秘地一笑。“既然我们谈到了过去，来，跟我上楼，我给你看看我准备送给泰勒的圣诞礼物。”

看到她从门上装饰线脚上取下一把钥匙，我感到很是诧异。

“我知道这有点像哥特式小说中的情形，”她说，“但我相信圣诞礼物应当保密。来，你也闭上双眼，我想看看你见到泰勒礼物时的神情。”她牵着我的手走进里屋。“好啦，乔，你现在睁开眼吧。”

我睁开双眼，好像重又回到了40年前多伦多拉塞尔希尔山公路旁那间莎莉、尼娜和德斯蒙德·洛弗居住的砖屋。尼娜的床头几板上，摆放着4个精美的具有象征意味的玩偶：梅格、乔、艾米、贝恩，还有玛咪。这是19世纪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路易莎·梅·奥尔科特自传体小说《小妇人》中的人物。20世纪40年代晚期，一个名叫亚历山大女士的美国玩偶制作者，生产出了这些妇女形象的象征性玩偶，从此，这些玩偶风靡一时。

当时，尼娜也特意到纽约买了一套玩偶作为莎莉5岁生日的礼物。

“我发现你又重买了一个艾米玩偶。”

“是啊。”尼娜一面说一面用手整理玛咪头发上的缎带。

一个久远的回忆。满屋穿着宴会服装和黑漆皮鞋的小女孩聚集在玩偶四周，观看着欣赏着。尼娜用兴奋的语调逐一介绍说，“你们瞧，这是玛咪，玩偶妈妈，像我一样。这些是她的孩子们。这个长着棕褐色眼睛、草莓红发的玩偶是梅格，她是大女儿。这个长着棕色头发、裙子上有格子图案荷叶边的是乔——她和我们的乔一样，喜欢读书，并且泼辣直爽，梦想成为作家。这是艾米，玛咪的小小艺术家，就像你一样，莎莉。她的一头美丽的金黄色头发正像……”但是莎莉没有再听下去。她阴沉着脸，满脸怒容。她一把抓起艾米的脚踝，用力把艾米的陶瓷脸朝桌子的棱坎上砸去，并且歇斯底里地尖叫着，“她不是我，我只是我自己，莎莉·洛弗！”她粗野地推开前来为她庆贺生日的人群，冲了出去。

此刻，在里房里，尼娜说道，“是的，我花费了一小笔钱重买个艾米。这个送给泰勒值得。乔，她像你一样，是个聪明伶俐的小姑娘。我很乐意为她做事，她长大后一定是个美丽、动人、善解人意的姑娘。”

“就像她的外祖母。”我说。

一丝欣慰的感情掠过尼娜的心头，尼娜神情舒畅，“谢谢你，乔，你的这句话对我意味深长。人人都渴望受到别人的尊重。最近我很少有这样的感觉。”她耸耸肩，“但我从不自怜。现在是圣诞节，我期望来年幸福、安详、美满。”她握住我的手，“来，我们在这里坐一会儿，我还有一些事要告诉

---

装饰线脚：装饰用的嵌线、壁带、线脚，用以挂图或覆盖电线。

哥特式小说：一种以怪诞、恐怖为特征的小说。

你。”

我们面对面坐在床沿上，我闻到她身上散发出淡雅的花香味，仍然是那种牌子的香水——乔伊。她以前曾告诉我，“妇女的香水，代表了她的形象，乔。”床头几板上台灯黄灿灿的光线洒满了我们一身，为我们驱走了黑暗。

“斯图尔特请求我在这儿长住。我来时，我们达成了一项协议，即我一直住到莎莉恢复理性为止。但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永远不可能的事。斯图尔特认为泰勒需要一个母亲，或至少需要有人在她生活中取代她母亲的位置。乔，我思索片刻，很快给了他一个答复。我已经在出售多伦多的房子。看来你和斯图尔特都离不开我。”

我的心直往下沉，“真是好消息。”我轻描淡写地说道。

尼娜觉得意外，迷惑不解地望着我，“我会以为你会狂喜得不能自己，乔。我想，我现在是这样的心态。一想到分别多年之后，你和我同处一座城市，我们可以电话相约，一块共进午餐，喝茶，一块散步，我就激动不已。”

“我挺高兴。你能在这儿定居是我能得到的一个最棒的圣诞礼物。不过……有谁为莎莉想过她的需求呢？”

“莎莉一向为自己考虑、做打算，”尼娜刻薄地说，“见鬼，乔，她自作主张决定抛下斯图尔特、泰勒出走。你知道她不是孤身一人，她和她的一个学生，一个17岁的男孩私奔。当然，他们的关系没有维系多久。你知道时下在美术馆的人们中流传的火爆笑料吗？‘有人对莎莉说，她该要第二个孩子，所以她和那个17岁的男孩发生了暧昧关系。’你真该看看斯图尔特初闻这种笑料时的表情。他回到家里活像个丧家之犬。不，乔，我们真不该给予莎莉过高的期望。我们应像她对待我们那样对待她，或许这样我还能平静地接受上面所说的一切。”她的脸，曾是那么富于表现力，表情丰富，春风荡漾，现在却像一张面具那样毫无生机。

我张开双臂要去拥抱她，但她扭转身去。“尼娜，不要，不要生我的气。”

她再次握住我的手，“我永远不会生你的气，乔。”

“不要对莎莉发火，她也期望能给泰勒提供最好的环境。她现在有她自己的顾虑。你听说她的画廊昨夜被大火烧毁的事了吧？”

“当然听说了。今天晚上的报纸都刊登了这个消息。斯图认为，这一定是对性写真的这种形式的以牙还牙的报复。莎莉一直选择过这种神经质般的生活，选择这样生活的人就得接受必然的结局。我高兴的是她已经搬出这里，如果泰勒身边跟随着这样一个疯子，今天还算什么圣诞节？”她站起身来，伸手把头发捋平，“我不想再谈论这些了。走吧，我们下楼去。圣诞前夕，还有最后的一个惊喜。”

楼下充满了节日期间和谐融洽的气氛。男孩子们和斯图摊开手足坐在壁炉前，在玩一种七张扑克牌的游戏。密柯和泰勒肩并肩地坐在咖啡桌旁，一起画着蝴蝶。

尼娜打破了这种着魔的状态。

“好啦，泰勒，该到餐厅举行最重大的仪式了。”

“下面的重大仪式需要喝香槟酒。”斯图尔特说道，随即他斟上了5杯，紧接着又倒满两杯。“好，你们基尔伯恩一家人就站在落地窗前等待吧。我去餐厅看看，我们准备好了就通知你们。”

我和孩子们顺从地站在那儿，大家端起香槟酒，房间里顿时充满了一片欢庆的气氛。灯被熄灭了，通往餐厅的门猛地打开了。呈现在我们面前的，

是拉克伦家的华美的圣诞树。

这是一棵枝叶茂盛，高及房屋的浅红棕色澳洲松。除了刚长出的新绿针叶，其余一切都是浅红色。它的枝条上系着十几个红棕色的天鹅绒蝴蝶结，每个蝴蝶结下挂着一个闪闪发亮的桃红色球状物。浓密厚实的针叶之间，蜡烛正毕毕剥剥发出轻微的爆烈声。在松枝上还悬挂着许多闪闪发亮的小瓶，小瓶中装满了粉红色的新鲜玫瑰花。斯图、尼娜、泰勒手牵手站在圣诞树旁，用不太丰满不太和谐的嗓音唱道，“我们祝你们圣诞快乐！”突然，一阵忧虑像刀割似的穿过我的身体，我顿时感到整个房子旋转起来。

“站稳些！”彼得说。我感觉到他的一只手臂紧紧挽住了我的臂膀。转瞬间，旋转感消失了。我们边喝香槟边对着圣诞树极尽赞美之辞。

20分钟之后，泰勒小心翼翼地将圣诞袜挂于壁炉架上。大家相互拥抱之后，我和孩子们与斯图一家告别，然后沿着河堤走向圣·约翰大教堂。教堂内挤满了人，我和孩子们只得坐在后排长椅上。在我们身旁，圣母玛利亚、约瑟夫和一个孩子，正虔诚地等待着宗教仪式的开始。我认识那个扮演圣母玛利亚的女孩，她的活动能力很强。她曾在开学时到我们学校借过录音机。后来她又来到垃圾堆放场，对着人们丢弃的但仍可使用的物品进行鼓动宣传，劝告大家不要浪费。本地电视台听说这件事，就专门采访了她，并为她拍了新闻访谈。于是，我便在晚间新闻里看到她站在垃圾堆上，一边拍苍蝇，一边说环境问题已经迫在眉睫。一个真正的爱出风头的人。教堂前部，一个身穿白色法衣和雷宝鞋的男孩，开始唱起《曾在皇家大卫之城》的宗教歌曲。听到歌声，圣母玛利亚站了起来，一边抱好怀中的孩子，一边拿掉约瑟夫搭在她肩上的手，然后沿着教堂中央座位之间的过道，大步向前走去。一个当代的圣母玛利亚！

这是一首专在宗教仪式上吟唱的优美动听的乐曲。希尔达·麦科特说得对极了，在圣诞节诵唱夏旁蒂埃的《半夜弥撒》这类歌曲，的确非常适合。离开圣·约翰大教堂时，我内心平和，心情愉快。尼娜告诉我她将移居萨斯卡通时的心头沉甸甸的感觉，已被驱散得无影无踪了。那天晚上回到家中，挂好圣诞袜，摆好早餐餐具之后，我爬上床，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但是梦中并不安然，我做了一个可怕的噩梦。我梦见我呆在斯图尔特·拉克伦的屋里，莎莉和我在一起。屋内有棵挂满蜡烛的圣诞树，莎莉正在点蜡烛。她粗手粗脚地把一支燃烧的蜡烛插在松枝上。我不断恳求她小心谨慎些，而她只是狂笑。由于她心不在焉，圣诞树不可避免地烧着了。面对这一切，莎莉大声说：“这不是我的过错。”透过燃烧着的松枝，我能看见尼娜的脸。我的双腿沉重无力。最后，烟雾熏得我眼睛都睁不开了。我顾不上大火，拖着沉重的脚步，穿过滚滚浓烟，一步一步向尼娜摸去。我们终于来到屋外，我仍拉着尼娜。眼前漆黑一片，我急得发狂，因为我看不清尼娜是否安然无恙。最后，我把她放在雪地上，蹲伏在她身边。我划了一根火柴，雪地上那张脸分明不是尼娜的，而是莎莉的脸。她的衣服已被烧光，那头漂亮的金发焦黄地卷曲着。然而她睁开的双眼依然明亮，里面充满了蔑视的冷光。真是

---

白色法衣：教士及唱诗班成员所穿的白色长衣。

雷宝鞋：一种牌子名叫雷宝的旅游鞋。

大卫：古以色列国王，建立统一的以色列王国，定都耶路撒冷，系耶稣的祖先。

圣母玛利亚：耶稣之母。

奇怪，我居然梦见她已经死了。

圣诞节的早上，我睁开了眼睛，床头柜上莎莉送给我的瓷器玩偶正瞪大双眼注视着我。一定是我从妇女作品展览馆回来后，去洗头时顺便把它搁在那里的。那天早上当我也定定看着玩偶那熟视无睹的双目时，我觉得那场大火和死亡的梦境，好像确实活生生地发生在现实生活之中。我顿时心神不安起来。起床后冲了个热水澡，仔细地穿上了衣服，我的心情慢慢好转了。是啊，那毕竟只是一场梦幻！

我一下楼梯，发现孩子们正坐在起居室里。对于圣诞节早晨的来临，对于圣诞树下的礼物，他们尽量保持一种宁静和克制。没有大惊小怪，也没有大呼小叫。然而安格斯一见到我，立即就兴奋地大声宣布第一个礼品盒上的名字。和往常一样，一眨眼工夫，屋子里堆满了空盒子、包装纸和缎带。旧年即将过去，新年将要来临。

正午时分，我往莎莉画室拨了个电话，没有人接。一股莫名其妙的恐惧和不安袭上我的心头。下午两三点时，尼娜打来电话，祝我们圣诞快乐，并说莎莉就坐在他们的起居室里，我的焦虑悠然而逝。我们五点钟左右吃晚餐，彼得的女朋友克里斯蒂和我们一起度过了圣诞节。我们将厨房收拾干净后走进屋来，孩子们已开始拆卸圣诞树。

“噢，”克里斯蒂说道，“这一切似乎太快了！”

“明晨早餐后，我们就出发，没人留下照看它。”彼得说毕，开始将灯缠绕在卷成锥形的报纸上。“《早安，加拿大》的节目中一个妇女示范教会我这样做的，这样可以使它们不会缠结在一起。”

“我年轻时一定弄乱了不少。”我说。

他微微一笑，“这是因为你不常看电视的缘故。”随即他扬起头，“圣诞节真快活，对吗，克里斯蒂？”

我看看站在门口的她。她上身穿件圣诞节无领宽松式运动衫，下着红色紧身裤，满脸喜色。我以为她会像往常一样，不假思索、言过其实地说出一大堆赞美之辞。然而她只是注视着我，简短地说道：“这是我度过的最棒的圣诞节。”我可以看出为什么彼得会如此中意并尊重她。

“皮特，乖乖地告诉我和克里斯蒂怎样做锥形报纸？我很遗憾你们这群孩子懂得比我多。”

第二天早上我们准备开赴格林沃特湖时，大家的心情变得焦灼而沉重。密柯和格雷格差点打退堂鼓，因为格雷格伤风感冒了。彼得心中也不痛快，因为在最后一刻，克里斯蒂改变了主意，不与我们北行而决定与朋友们去明尼阿波利斯。安格斯则担心着送到兽医处治病的小狗。人人心中不快，真叫我发愁。更糟糕的是，天气突然转暖了。我出去做最后的检查，皮特正把新买的雪橇放到车顶的载重架上。

“我不知这些东西能否派上用场？”他闷闷不乐地说道。我环视四周，太阳当空高照。临街草坪上的雪堆已经松软，开始融化。雪堆变得白里透蓝。

“我们当然用得着雪橇的，这个星期日我们还需带上雨衣，或许我们还该带上游泳衣。”我用手弄乱他的头发，“这儿被认为是上帝特别偏爱的地方。孩子，相信一切都会好的。”

他正张嘴笑着，安格斯冲出前门对我说，莎莉来了电话。

我走进屋里，方才的一团愁雾从心头扫开。我拿起话筒。

“啊，圣诞节过得好吗？”

“一个名副其实的信号铃，”莎莉说，“你还有多少时间？”“孩子们正在装车，大约有5分钟的时间。”

“好吧，我们谈5分钟。首先，我没有听取你的意见，迫不及待地告诉斯图，我想带走泰勒。我们一吃完饭我就和他说了，就在那间摆设着装饰华丽的圣诞树的阴冷的大房间里。时机选得很不恰当。”她压低声音，“说实在的，乔，你对那圣诞树有何看法？”

“我认为它过于奢华了一些。”

电话线另一端，她维妙维肖地模仿着我的话语，“‘过于奢华’。哦，是的，的确如此。不管怎么说，我都应等到和斯图单独相处时进行交涉。结果尼娜一直在旁边给他撑腰，闪烁其辞地评判我一手造成的问题，评判我引起外界争议的生活方式和那些怪异的朋友。”

“得了，莎莉，请你公正些。这儿的确存在问题，尼娜正在竭尽全力处理这些问题。”

莎莉不再反唇相讥，“天啊，乔，你还没有看清那个女人的真面目吗？”接着，她笑着说，“好啦好啦，我收回前言，我也不想惹你生气。你是我所知的唯一一个神志正常的人。克莉看来又陷入了困境。昨晚斯图发现她在他家房子前的灌木丛中，手持一台飞速转动的摄像机，不知在干什么。我想我得对她采取一些行动了。”

“莎莉，小心些。看来你和克莉之间的问题不是闲谈一下就能解决的，你这样做对她只会害多益少。她需要专家的帮助。”

“谁不需要呢？”莎莉冷冷地说道，“或许我们该找一位精神病专家给我们做集体评析。我还有点理性思维的能力，我现在开始认为莎莉·洛弗不受任何人的限制。我还没说完我的圣诞节呢！我和斯图、尼娜之间的争执才开了个头。后来我回到画室，发现台阶上有个盒子——用闪亮的玻璃薄纸包装着，十分漂亮，很有点圣诞节气氛。于是我把它拿进屋子，拆开一看——里面全是旧卫生带。旁边放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既然我喜欢污秽物……好啦，你该明白了。”

“哎，我们真该谢天谢地，那东西既没爆炸也没伤人。听着，还有呢！看完这些污糟之物，我就把它拿出房去扔掉。当我转回身来进屋之时，看见伊萨克竟然手拿着一夸脱苏格兰威士忌酒，醉气醺醺地斜倚在我的门前，脸上充满了圣诞节夜的狂欢气氛。他昨晚就烂醉如泥地倒在睡袋上睡着了，但是我并不孤独，整个夜里，克莉就拿着勃朗尼摄像机在我房外窜来窜去。”说完这些，她一声大笑，听了让人毛骨悚然。

“莎莉你为什么不给自己一个喘息的机会，找个旅馆住上几日？我们20分钟后就要走了，你最好到我这儿来住，这样可以避开所有乱七八糟的事。白天你可以处理自己的事，晚上这儿又无人打扰。我们已把小狗关进了狗窝，它不会打扰你的。我们两个都不适合在睡袋里过夜，难道睡在一张温暖舒适的床上不比睡在睡袋里还要好？”

“你讲的没错，”她精神不振地说，“那我就在你那儿住一段时间，请

你把钥匙留在邮筒里。”

“我会留的，”我说，“祝你开心！听到你在圣诞节时遇到的一些麻烦事，我很难过。不过到了明年情况会好转起来的。”

“一定？”她说。

“肯定如此！”说完我挂上电话。

我们到达格林沃特时，笼罩在头顶上的阴霾已经散尽。格雷格的感冒没有加重，彼得和安格斯也摆脱了抑郁沮丧的羁绊。气温开始下降，整个旷野晴空万里，阳光普照。树林之中，太阳的光线透过树枝，在雪地上撒下了斑驳的银亮的光影。滑雪道也变得坚实稳固。

每天早晨，我们睁开惺忪的睡眼，就能听到小鸟的歌唱，闻到昨夜篝火烧尽后散发出的焦味，更能听到那凛冽的北风的声声呼号。我们在这儿的生活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早餐餐具收拾清理完毕之后，我们就到野地里滑雪。疲倦时，我们就沿着通向自然景点的林中小道徜徉踟蹰。一路上，安格斯读着金属板上所写的有关自然景点的简介：河狸水坝（河狸旧称海狸）、颤杨林、倒伏树枝上的大黑蚁窝。

“若是世上没有腐烂的过程，”他一本正经地用富有抑扬顿挫的声调朗诵起来，“想想吧，死亡的动物以及倒伏的树木便会无休无止地堆积起来。所以，腐烂是达到能量转换的必然途径，营养正是通过腐烂物体上微生物的不断滋生而获得的。”

晚上我们早早地就吃完了晚餐。饭后，孩子们聚在一起玩纸牌和强手棋，发出了一阵一阵吵闹不休的喊声和嬉笑声。为了不受影响，我躲在自己的房间里为安迪·博伊丘克写传记。一到10点，我们全都上床休息，生活真是惬意！

直到我们离开格林沃特湖的那一天，也就是旧历年的最后一天，我还觉得自己已能不受生活中突如其来的不利事情的影响，但是这种免疫力很快就消失了。

我送给两个儿子和密柯的男友格雷格的圣诞礼物是冰上曲棍球球棍和防水油布运动衫。离开格林沃特湖的那天早上，他们穿上运动衫，带上球棍，冲向小木屋所在山坡下的小湾，开始最后一场简化的曲棍球游戏。我和密柯留下检查小木屋，确信所有的东西都已打点装箱之后，我们也来到湖上观看比赛。我们站在那儿呼吸着松树覆盖的山丘间的新鲜空气，同时聆听冰鞋在冰面上滑动的声音以及安格斯的比赛实况评述，真是开心。

“一记妙传，哈里斯将球传给安格斯·基尔伯恩——恰好传至他曲棍球球棍右侧，这个佯攻动作吸引对方防守队员离位。彼得·基尔伯恩面露不悦之色。球回传给哈里斯，他从防卫角发射一个任意球。真是无以复加的绝射！但力量不足——安格斯·基尔伯恩……”

这时密柯转向我，似有什么心事。今天她穿了件格雷格在圣诞节那天送给她的派克大衣，脸经冷风一吹，红得像熟透的苹果。我的女儿一向对自己的相貌感到绝望，然而那天早上她看上去妩媚动人极了。

“妈妈，”她说道，“我们最后在湖上走走吧！他们自己就是最好的观众。”

---

强手棋：由2~6人参加，按骰子所掷点数走棋，以筹码币进行房地产交易，以赢得多数房地产为胜。

哈里斯：加拿大曲棍球球星。

我们经过胡瓜鱼捕鱼者的小木屋，向湖中央走去。走了很长一段路，我们扭转身子，看看男孩们正在游戏的那个小湾。在那一片连绵起伏的灰蒙蒙的大地之间，星星点点地点缀着男孩们新球衫所呈现的色彩：橙色、蓝色……从这看去，那色彩显得那么微不足道、遥遥不可及。我不由得打了个寒颤，赶紧用短大衣紧紧裹住自己。

“冷吗？”密柯问道。

“不，只是……我不知道……平常这儿阳光普照，天空蔚蓝，一切如画般美丽。但现在这样灰蒙蒙一片，这湖让我感到害怕。”

密柯不解地瞪大双眼，“这儿的冰大约有三英尺厚，我们相当安全。”

“不是因为这个……只是……”我冲她一笑，“你真幸运，你和你爸爸一样善解人意，绝妙的基因选择。来，我们谈些别的。这个假期真痛快，是吗？密柯，我打心眼里喜欢格雷格，他和我们相处得很融洽。”

密柯听罢笑了，她望着远方。沉默片刻之后，密柯转向我，做了一个深呼吸，说道：“妈妈，很高兴你喜欢他。这样我要说什么事就变得好开口多了。”

“怀有身孕了？”望着她那明亮、深不可测的双眼，我想道。

我的思想急速翻腾着——理所当然，要举行婚礼。但为什么是“理所当然”呢？如今的妇女不再急于奔向圣坛举行婚礼，而且，还有一个婴儿，一个新生命……

“我打算退学和格雷格创办一个饮食服务公司。”

“什么？”我有些不知所措。

“一个饮食服务公司。现在人们正在翻修法院大楼，那座大楼有个宽敞的地盘——大楼的正中央，十分漂亮，是最适合我们的位置。我们的想法是——我们专门为商业机构提供饮食服务，我们把真正可口美味的中餐、晚餐送至办公楼或是会议室。无需等候，不必浪费时间。一切新鲜可口——原料的好坏是关键。我们将提供最上乘的服务。一切美味可口——主厨提供美食佳肴。我们上门服务，人们还能喝上一杯酒——醇香的酒。我们将开列一个酒桌——我们提供饮料。一切尽善尽美，一流厨师负责烹调。我们需要旧法院大楼楼下那块地盘——我打算给它起名叫做‘贾奇曼赫’。”

“不，你不能这样，”我厉声说道，“你不能给它取任何名字，下星期你要回到大学里去。”

她定定地看着我，“真得感谢你听我把话讲完。”

“密柯，”我说，“我很抱歉，这太突然了——你的法文——上学期你法文只得了43分。而你居然对开店什么的这么熟悉，你是从哪儿学来的？”

她咬住嘴唇，双目凝视着冰湖的对面。

我继续说道：“创办饮食服务公司不是平常人能够做到的。这只是说说而已的事情，就像一个人随便宣布要写一本小说或是要去希腊某个小岛定居一样不现实。饮食服务业是一种令人头痛的行业，密柯。上周《环球通讯》上刊登的一篇文章说，每两个饭店开张就有三个倒闭。”

她深深吸了一口气面向我，语调坚定且有节奏，“妈妈，我们在小木屋里就已经筹划好了。可行性研究，营销调查，计划财政报表——所有这一切工作，我们都已仔细考虑过了。我们做了初步预算，‘贾奇曼赫’开业需要一百万美元。”

“密柯——一百万美元？你疯了，你从哪可以弄到这一大笔钱？”

“我们可以向银行贷一部分款子——其他人也这么做的。而银行并不太热衷于给迎合高层次消费的饮食服务公司贷款。我和银行里的人谈过，他们也说风险太大——这是资本支出庞大、劳动密集型行业——你说得有道理。但‘贾奇曼赫’一定得开业，格雷格的叔叔决定给他最高限额的贷款。我们还将动用格雷格祖父留给他的二万五千美元遗产。”她深吸一口气，“现在，我想你已经知道我将请你给我……”

“你读大学的钱？”

“你和爸爸为我将来储备的钱。”她柔声更正道。

“我不打算把钱给你，密柯！你上学期经济学得了32分。看在上帝份上，你为什么要想创办饮食服务公司？”

她直视着我，“你留心到吗，5分钟之内你两次提及我的考试成绩？可能你是对的，这些分数或许真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但排除了你说的我学习不用功的原因，事实上我们俩还可以从中得到另外一些看法。妈妈，我其实不是个读书的料，我不喜欢读书，我想靠自己的双手劳动谋生。你知道吗，我擅长做我喜欢做的事情。为我高兴吧！”她面露微笑，“借给我钱，给我属于我的钱。爸爸储蓄的钱足以使我念完研究生院，我知道这些。好啦，我不想读研究生院，他们也不需要我，但我的确需要一个创办自己公司的机会。”

“不行！”

“就这样吗？”她细声细气地说道，嗓音流露出一种紧张与怪异。

“见鬼去吧，密柯！我只想跟你说，我怎么能够眼睁睁地看你美好的前程毁于一旦？格雷格他打算退学吗？他母亲对此有什么看法？”

“他不准备退学。”

我的心中升腾起一股难以容忍的愤怒，“嗯，简直太好了。女孩子退学，去供养男人读书。密柯，这种事情我见得多了。”

“不，妈妈，你并不明白。我并不是干蠢事，专门供养丈夫读医学院。我是一个平等的合伙人。格雷格正在攻读管理学位，时机来临时，我们就知道如何去扩大经营范围。我们已经做出了理想的抉择，现在轮到你做抉择了。面对现实吧，我并不是块读大学的料。”

我抚摸着她的短大衣的袖子，“密柯，求你，你并不笨。”

她戴上派克大衣的防风帽，小心翼翼地在下巴上打了个结。突然间她的侧影变得如此陌生，连我都不再了解她了。她忍耐着，静听我的批评。后来她开口了，声音是那么冷漠遥远。

“妈妈，我从来没有认为自己笨，我只是不善于读书，”她朝我耸耸肩，“我又不是你！”

好一会儿，我们毫无表情地静静呆立在那儿。最后，我们终于心情沉重默默无语地走向小木屋。这还是生活中的头一次，我和女儿之间竟然无话可说。

我们回到小木屋时，孩子们正围坐在厨房餐桌旁边，擦干溜冰鞋的冰刀。环视四周，小木屋给人一种人去楼空时的凄凉阴郁感。孩子们很快注意到了我和密柯之间的紧张情绪，但他们都悄声不语，就连调皮的安格斯也没向我或密柯打听些什么。我们走向停放在小木屋外的汽车，我们大家都知道，圣诞节假期已经结束了。

当格雷格、密柯的奥迪车驶上山顶时，我朝他们挥挥手。格雷格也调转头，朝我们挥挥手，密柯则绝不旁顾，双目一直注视着前方。不一会，他们

的车子从我的视线里消失了，密柯走远了。

坐在身旁的彼得对我说：“前一个小时我来开车，安格斯可在汽车后座休息片刻。他昨天晚上玩牌玩得太累，一直到半夜才睡。”

彼得和密柯两个人关系一向很密切，这次一上车，我就发现他情绪低落。从他深深闭锁的下巴可以看出，他心中十分难过。

“你是个好小伙子，皮特。”我说道。

他萎靡不振地望着我，“密柯也不错，妈妈，请你记住这点。”

我们的汽车在一个停车场边上停下，准备加油。现金出纳机旁的报刊架上满是萨斯卡通的报纸。报纸头版的大标题是：“门德尔的守夜者”。文章下面配有一张汉克·缪霍特议员的相片。在漆黑的夜里，他拿着一支蜡烛。他的脸上半明半暗的，让人看上去有点像一个鬼神莫测的天使。我掏钱买了一张报纸。

报纸头版的新闻报道，并不令人欢欣鼓舞。圣诞节以来，门德尔美术馆前夜夜都聚集着“守夜者”。人们接受采访，大谈色情画及其社会价值。但后来情形似乎令人不安起来。前一天晚上，有人在美术馆前的树上挂了张莎莉的肖像，愤怒的群众将肖像拉了下来，并把它焚烧掉。

真是令人恐慌的一幕。我合上报纸，透过车窗向外望去。汽车驶离了松树林，进入一片白雪皑皑、树枝光秃的大草原。我的眼皮变得沉重起来。

收音机正开着，一个男子用低沉的略带伤感的嗓音谈论着遗传工程所面临的危险：“一些物种濒于灭绝……某种病毒会毁掉一些新培育的良种家禽或是某种遗传生物……作为预防措施有必要饲养一些良种家禽……极难防御……世界比以往更加危险……极易灭绝……”

接着传来一个男人的笑声，只听到斯图尔特·拉克伦说道，“当然，如果莎莉命归黄泉，情况将会有所好转。”我双颊滚烫，听到斯图尔特·拉克伦的声音猛然惊醒了。“直觉意识到道德说教似的艺术已失去价值，教条的重压向来都会挫伤艺术家的锐气。”“他们在谈论什么，皮特？”“艺术展评！嗨，你近来一定更为相信我的驾驶技术了吧？你差不多睡了近两个小时，斯图尔特·拉克伦正在大侃他写的有关莎莉的书。他的评论差点也使我昏睡过去。”“如果莎莉担任橄榄球队的四分卫，你可能会束手无策。”

他露齿一笑，“是的，说得对，妈妈。”

车窗外大雪纷飞，天幕低垂阴沉。车内，仍然播放着斯图尔特·拉克伦单调低沉，颇具耐心、措词极度精确的讲话。“人们不能理解的是，作为一个艺术家，莎莉总是显得孤立无援。她声称，面对各种积极开展运动的团体、学校，面对各种艺术术语，她感到浑身不舒服。她说：‘当我置身于画室，我只是个画家。’然而对她所有的反对者来说，莎莉·洛弗一直是艺术界的最前卫。那么，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一切呢？”他反问道。

突然，不知从何处飞来一只苍鹰。它闪电般地掠过公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路边的小沟里攫取了一只小动物。真是令人心悸的干净利落！

“逮住你了！”我急得大叫。

“道理相当简单，”斯图说道，“作为一个画家，莎莉·洛弗总是能自觉并敏锐地准确感知她身旁的人和环境，并设法使自己融入能创作不朽之作的环境中去。”

“以及摆脱她无法创作不朽之作的的环境。”采访者用低沉含混的声音说道。

斯图尔特会意一笑，但他的声音变得紧张而不自然，“是的，”他表示同意，“摆脱她无法创作不朽之作的的环境。”采访者对斯图表示感谢，随即音乐声响起。我从保温瓶里倒出两杯咖啡，递给彼得一杯。

“彼得，我在做梦还是斯图的确在谈论有关莎莉去世的事？”

他扫视我一眼，“是的，在采访一开始——谈论艺术家的艺术观，以及被评论的人若走完他的人生之旅，这会对评论家有利。他所说的——现在可能说得太不准确，但是大概的意思就是这样——‘如果他们去世了，他们不会推翻评论家的理论而使他尴尬难堪。’妈妈，他后来又胡扯了一番，他说，‘当然，就我对莎莉的艺术评价而言，莎莉的去世确会对我有利。’按照他的逻辑，他是不是有点像寄生物？”“寄生虫依靠活体生物生活，腐生生物才吃腐烂的东西。”汽车后座上的安格斯迷迷糊糊、懵懵懂懂地大声插话。我转身看着他。他已经13岁了——这是个不易管教的年龄，有时他的确相当调皮，难以管教。

“我看有关你死亡的消息，被媒界大大渲染了一番。”我说。

“什么？”他边用手背搓着惺忪的睡眼边问道。“你睡了两个多小时了，很高兴你苏醒过来了。”我碰碰彼得的手，眼下我们最好搁下这个话题，回家后再详谈斯图尔特和莎莉的事。

然而过了很长时间我们才再次涉及这个话题，而且不幸的事情也终于发生了。

下午五六点钟，我们回到了家。当我们把车停在家门口时，发现莎莉的保时捷仍然停在屋旁的私人停车道上。听到声响，她马上出来帮我们搬行李。所有的行李搬完之后，她坐到了餐厅的饭桌旁，看来她并不想立刻离开这儿。我走上前去，紧紧拥抱住她，“请你别客气，”我说，“我还有些尚未处理完的家庭问题，很快就会搞好的。”她露齿一笑，“我就坐在这儿等你。”

我拿起厨房电话，拨通了密柯住处的号码，格雷格接了电话。我询问女儿情况时，他回答简明，语调仍和平常一样和气，至少他没有生我的气。

“抱歉，乔，密柯正在泡热水澡。”

“逃离了对她的生活挑剔抱怨的妈妈，她应该安逸自在多了。”

“我想眼下的确如此。”他低声说。

“格雷格，我很抱歉。我不该把你牵扯进来，这是我和密柯之间的事。我只是太爱她了，所以我很担心。叫她给我回电话，好吗？”

“我会尽力而为的。”

“谢谢，”我说，“真见鬼，为什么事情总是不能简单点？”他哈哈大笑，“嗯，你知道伍迪·艾伦曾说过，‘生活中充满着焦虑、烦恼及不幸，但很快就会过去的。’我会说服她给你回话的，乔。”

我挂断电话，坐在莎莉对面。透对通向露天平台的拉门，我能看到后院，两只北美雀科的小鸟正在食槽旁边抢食。

“安排妥帖了吗？”莎莉问。

“密柯的男友给我讲了一句伍迪·艾伦的格言，‘生活中充满着焦虑、烦恼及不幸，但很快就会过去的。’”莎莉凝思片刻，说道，“为这句格言干杯！”

“你知道，”我说，“我想我们是应该为此而干杯。我们喝什么？”

“波旁威士忌酒，”她坐在椅子上，头向后仰靠着椅圈，继续说，“当谈论生活时，波旁威士忌酒是很理想的选择。”她身穿犬牙花纹裙子和樱红色开司米毛衣，这和她的那只休·兰金-卡特在开幕式晚上送给她的皮包很是般配。她的头发用金色条状发夹打成环形发髻。浅橘红色的落日余晖照亮了她的脸庞，她看上去显得轻松自在、身心舒展。“密柯怎么啦？”她问。

“她想退学开一个饮食服务公司。”

“适合她吗？”

“做个厨师？太棒了！她一向是个出色的当家人，我只是害怕她退学。”

“她害怕吗？”

“不怎么害怕。但是……”

“没有什么‘但是’，密柯多大了？20岁？由她去好了。没人喜欢受人管束。想想如果我任由尼娜为我选择生活方式，现在我会怎样？”她不经意地把眉头轻轻一皱，“不，不要去想我会怎样，但是看看我现在的境况就行了。任何一个母亲都能自豪地和她的朋友谈论自己的女儿，但都不想如何才是真正的关心女儿。得啦，听其自然吧，由密柯去！让我们为此干杯，也为来年干杯！”

我微笑着举起杯子，“为了密柯，为了她的自由，干杯！新年快乐，莎莉。光从你脸上我就能看出，明年一定美好！你看上去棒极了。”

“那是因为，姑且不提缪霍特议员和他在门德尔前放的一把火。我的事情总算是解决了，斯图对泰勒的事大发慈悲。学校二月仲冬的假期过后，她将搬来和我同住。我已给温哥华的一位朋友去了电话，让他为我们物色一幢房子——要靠海且要靠近一所好的学校。这样，我和泰勒可以花些时间相互增进了解。尼娜的意思是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太少——这是千真万确的。——她说，由于举办了性写真，让泰勒与我同住会令人不安。这也是对的。你知道吗，你走后这儿发生了两件事。”

“克莉·普尔？”

“与她无关。最近许多人给我写了信，一半人希望我离开此地，给这儿留下一片净土，另一半人叫我留下，希望我为他们画像。我的画室曾经两次有人闯入……有人在汽油箱里放入海洛因，我还收到很多圣诞礼物。”

“哦，莎莉，不。”

“没有什么事我不能应付的，重要的是我得到了泰勒。”

我抿了一口酒，“着实让我吃惊，我还以为是斯图硬把你撵出了门外呢！你到底做了什么才使他如此爽快？是把灵魂出卖给魔鬼了吗？”

莎莉一口气喝完杯中的酒，对我甜蜜可爱地嫣然一笑，“不，卖给耗子了。我把灵魂卖给了一只小耗子。喂，乔，你一定有一大堆事要处理，我最好离开这儿。谢谢你的酒，并感谢你在这一星期中为我提供了一张温暖舒适的床。”

“想继续圣诞节假期的快乐吗？明晚来这儿共进晚餐，好吗？有黑椒牛排。”

她把小包往背上一挎，站起身来，“十分乐意，但我想我恐怕只得放弃这顿丰盛的筵席了。我准备新年的第一天就在画室度过。即便是疯子也有未

---

波旁威士忌酒：一种主要用玉米酿制的美国威士忌酒，原产于肯塔基州的波旁，故名。

意指用火烧了莎莉的肖像。

来的计划，所以我得干点实际的工作。”

我送她走到汽车旁边，她打开车门，从汽车仪表盘上的小贮藏柜里拿出一个书本大小的盒子，上面包装有褐色透明薄纸。乍一看，我还以为那是因为我用了我的房子，为了表示感谢而送给我的礼物。

她把盒子递给我，“乔，放到安全的地方去，好么？我看来已经没有安全的地方了。把它束之高阁，不要引起安格斯的好奇心。你也不会好奇地非要探个究竟吧？”

我眉毛一扬，“是什么，一个炸弹？”

“不，不是那一类东西，”她咧嘴一笑，又说，“这是我的保险契约。假若你弄丢了，我死定了。”

送走莎莉，我转身进了屋里。刚到门口，电话铃响了，是密柯。声音比上午和善多了。她说，她和格雷格将和朋友们一起共度除夕。按照计划，她在元旦回家和我们共进晚餐。但她没有提及她将重新考虑退学这件事情，以及她意识到我是对的。也没有说拥有我这样的母亲实在是一件幸事。但毕竟她要回家吃饭，这是个好开端。

除夕之夜，我一边听收音机一边洗衣服。彼得从狗窝里取回了小狗，把它放到房子里。然后梳妆打扮一番，穿上了出席宴会的小礼服，并带上了黑色领结，然后前往贝斯巴罗旅馆出席宴会去了。家里只剩下我和安格斯两人，晚饭我们就吃了薄煎饼。吃完晚饭，安格斯就躲进书斋开始跟所有的朋友打电话，彼此交谈着圣诞节假期中的经历和感受，从他们那儿得知这些天他不知道的事情。10点左右，我把最后一堆衣服放入洗衣机后，上楼看看安格斯还在干什么。只见电视机还在不断发出喧闹的声音。屏幕上，迪克·克拉克正站在一间人们挤得水泄不通的屋子前面，屋内的人们则身着晚礼服，头戴纸帽。在电视摄像机聚光灯的照射下，他们个个汗流满面，但他们仍极力表露出玩得非常开心的样子。

安格斯蜷曲在长沙发上，甜美地酣睡着。我调低了电视机的音量，给他盖上一条阿富汗毛毯，然后下楼到厨房里沏了一壶茶。

步入中年之后的除夕之夜。

我把狗儿放到屋外去，让它们在临睡前最后兜兜风。然后我坐在厨房炊桌旁，一边休息，一边想心事。夜色真迷人，繁星满天，银月当空，白雪熠熠生辉。一个可以纵情欢乐的夜晚，就连狗儿也特别来劲，像小鸟儿一样跑来跑去地撒欢追逐。

我心想我的狗儿是多么快活，如果我愿意给它们机会的话，它们就可以尽情地欢乐。我想我写的那本自传的进展，如果一切顺利，来年的除夕它就可以摆在书店里出售了。而我也可以在某个不太严格的优秀大学里谋得一个终身职位。我又想起下午莎莉坐在我的对面时对我说的那些话。她、斯图和尼娜，终于在泰勒的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正如60年代人们常说的那样：人人各有难处，人人各得其所。

“总的来说，这一年还不赖。或许最糟糕的日子已经过去。”我打开后门唤狗回来，同时，心中不住地念念叨叨。

然而它们没有进屋。后院很深，它们有的站在很远的角落里，有的站在通向后街的门边，正对着什么东西汪汪狂吠。我想，除夕之夜，别让狗在外边呆得太晚了。

“赛迪、罗斯，”我叫唤着狗的名字。我的声音很大，也很严厉，“听

话，来这儿！”它们还是不肯过来。我从厨房来到露天平台，再沿着通往花园的楼梯向下走去。走到楼梯中间，我又开始叫唤它们的名字。隔壁正在举办晚会，一个女人在歇斯底里地叫喊，随即纵声大笑起来。我继续往下走，来到花园，然后沿着通向后门的小径向前走去。我穿了双跑鞋，在积雪很深的雪地上走得十分艰难。我的双脚已经被雪水浸透，冷冰冰的。

“该死的，来到这儿，我可受够了！”我的声音微弱无力。而狗儿却丝毫不怜悯我，它们仍在那儿猎猎狂吠。

后门边站立着一个女人！她看见了我却并不打算离开，仍然一动不动地站立在雪地里。我走向她时，她举起开动了的摄像机对准了我。在邻居车库灯光的照耀下，我能够清楚地看清她的脸。还看清她只穿了件单薄的短大衣——完全不能抵御萨斯喀彻温 12 月 31 日晚上的寒气。出乎意料地，我突然觉得精疲力竭、腰酸背痛起来。

“克莉，”我说，“现在是除夕之夜，是该捐弃前嫌、规划未来的时候了。你为什么不回家睡个好觉？明天一切都会好转起来的。”

“我还没完成呢！”她无精打采地说。

“还没完成什么？”

“拍摄妇女作品展馆的历史。历史应该拍摄保存下来。所有的一切，从一开始，好心肠的肯帮助人的女人。”她挥动食指，似乎在申诉我，居然不肯伸出援助之手，“这一切应该如实反映出来。美术馆是一次伟大的尝试，它值得记录下来。”

看见我和克莉交谈，狗儿明显收敛了凶相。它们离开了我们并退到后门处等着我。没有它们在身旁，我有些胆怯了。

“克莉，要是你需要出租车，我去为你叫一辆。否则我只好对你道声晚安了。冗长的一天过去了，我疲倦不堪了。”

她一声也不吭，转身沿着后巷走远了。

进屋时，由于恐惧和寒冷，我浑身直打冷战。我径直走向厨房，莎莉给我的盒子——她的保险契约，仍然躺在厨房里的餐桌上。我拿着盒子走到楼下的洗衣房，将它藏在高高挂起的针线篮中。这只篮子是孩子们多年前送给我的，没有人，包括我都不曾走近它。我从干衣机中拿出我那件最厚实暖和的毛衣，沿着走廊走向浴室，冲了一个热水澡。

洗好澡，我上楼来到厨房，壶里的茶水早已凉了，但杰克·丹尼尔斯酒瓶仍放在厨房长台面上。我倒掉冷茶，给自己斟上一杯波旁威士忌酒、一杯开水，接着来到书斋，坐在熟睡的儿子身旁。

离午夜还差 5 分钟。电视里映现出了纽约市民迎接新年的情景。纽约时代广场的上空，下着冰冷的冬雨，但没有人在意这一切。衣着讲究的城里人全身湿透，雨点打湿了头发使之黏贴在脑门上。爱出风头的各地旅游者则挤到摄像机前，嬉皮笑脸地扮着鬼脸。电视屏幕的下端，数字显示钟不可抗拒地挪向了新的一年，我喝下一大口酒，把身体靠近安格斯。时代广场上的电子音乐苹果开始降落——在东方，还有几秒钟就要到午夜 12 点了。

“五，四，三，二，一！”纽约的人们齐声喊道。我身边的儿子在睡梦中挪动着身子。“新年快乐！”时代广场上的人们大声欢呼起来。恰在此时，电话铃响了，我探身越过安格斯拿起电话。

“新年快乐！”我说。

“早着呢，”电话线另一端的声音说，“还有一个小时。”“克莉，求

你，让我独自呆着，别来烦扰我。”电话线另一端一阵沉默。

“好吧，”我说，“如果你无话可说，我要挂电话啦。我年纪大了，受不了别人胡闹。”

“这并非胡闹，这是我的生活。”她激动得嗓子沙哑，语不成声。“这是我的生活，我需要与别人谈谈下一步该怎么做。”

“我几乎不认识你。”

“但你认识莎莉。”

对克莉·普尔来说，显然那就足以说明问题了。我闭上双眼，脑海中浮现出莎莉作品展示会开幕式之夜克莉的形象：纤细清秀，打扮入时，对妇女作品展馆的展出满怀希望。“好吧，克莉，”我无可奈何地说道，“但不是今晚。”

“那么，明天好了。来这儿，门德尔。我将在教学美术馆做些安装工作，我打算干个通宵，我不愿意回到自己家里。当一个人孤身独处时，圣诞节假可不是什么美好时光。”

“是的，”我承认道，“不是美好时光。”

“我会吩咐保安人员让你进来。”她一说完，就咔哒一声挂断了电话。

电视屏幕上，迪克·克拉克说，“如果你今晚准备驱车外出，请勿忘掉上最后一杯咖啡，以示送行。”我关掉电视，上楼倒杯杰克·丹尼尔斯酒。我今晚不打算开车外出，所以我不喝咖啡。

第二天早上，我开车上了大街。过了桥驶向美术馆时，我困顿不安，心烦意乱。昨晚彼得很晚才回家——除夕之夜，这对一个18岁的人来说不算太晚，但对一个不知孩子何时才能平安归家而无法入眠的母亲来说，那是太晚了。另外，我也并不盼望和克莉·普尔一起度过新年的第一个早晨。

莎莉作品展示会的横幅仍然悬挂在美术馆门口的上方。门外只有一个展示会的纠察队员，其他队员在圣诞节假期都已陆续离去。这个人像猫一样警觉，莎莉·洛弗称他为“公正的声言者”。他每天都要换一张标语，今天标语牌上写的是“有播种总会有收获”。

我边跑上美术馆台阶边向他挥手致意，他却没有任何表示。我按下门铃，在寒风中等了5分钟，终于有人过来为我打开了门。这位警卫年纪很轻，足以做我的儿子。他制服的上衣胸袋上绣着他的名字：凯尔。看见我他显得相当吃惊，他说，克莉·普尔并未留下口信让我进去。如果我坚持要进去找她，应该由他陪我进去。

我们沿着阴森森、冷飕飕、黑黝黝的走廊向教学美术馆走去。我心中非常恼怒，非常可能克莉正悠然自得地躺在床上。更有甚者，那凯尔一直紧跟在后，唯恐他一走开，我就会给美术馆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

到了教学美术馆门外，他突然变得富有人情味了，他为我拉开了门，满脸堆笑地做了一个大幅度的挥手动作，示意让我进去。

“我们到了，当心！”

我们走进了一个很大的房间，除去一个角落，整间屋子显得晦暗朦胧。在一束强光的照射下，一名赤身裸体的妇女躺在手术台上。克莉·普尔弓身站着，手中拿着一把解剖刀，在那妇女小腹处舞弄着。凯尔叫了声克莉的名字，她抬起头来。

“你可以走了，”她对凯尔说，“乔安娜要和我谈谈。”

“只管往前走，”凯尔说，“她不会咬人的。”

手术台上的模型看来是用某种软塑料制成的，她形象逼真，栩栩如生。假若她有生命，她肯定是个健壮之人。她身上有匀称的切口缝线：她的眼睑、耳朵和太阳穴之间的发际线，鼻子、下颌的轮廓，她的胸部、大腿两侧，身上的各部位几乎都被切开缝合过。

“我的天呐，这是什么？”

“她是一把剖析世态的解剖刀，一个中毒很深的‘瘾君子’，”她继续说道，“一个象征社会已被妇女身体表象困扰的标志。”

模型下腹部裂开了一个半月牙形的口子，克莉从中取出一块泡沫塑料，然后漫不经心地塞入牛仔裤臀部上的口袋里。

“我们正在创作一件由三个部分组合而成的作品，她是其中的一部分。”克莉介绍说，尽管我并未开口问她。“这是伊萨克·莱文很感兴趣的一位艺术家的作品，我只是干点粗活，帮助这名艺术家实施他的计划。”她露出笑容，“没有人能比我更胜任这项工作，瘾君子将从天花板上吊下。那儿，”她指了指角落里的双人床，“要把它搬过来放在她的正下方。”

双人床的这一半色彩柔和，赏心悦目。上面放着一床白色缎面羽绒被，极像传统的专供新婚夫妇使用的婚床。在这一半床的床头上，还放有一个枕头，上面绣着“他的”两个大字。双人床的那一半上面却没有被褥，只是放着一个关圈牲口的铁丝网栅栏。栅栏上装有倒钩，并通上了电流。在美术馆晦暗的灯光下，铁丝网闪着蓝光，并发出嗡嗡的电流声。令人奇怪的是，那半边床的床头，也放着一个枕头，上面绣着“她的”两个大字。

“摄像机也将开动，”克莉指指天花板，“一部毫不引人注目的摄像机正在那儿转动着，它用来拍摄人们看到‘瘾君子’时的反应。作品的第三部分是一具棺材，本周末他们可将其展示出来。”

克莉的语气显得孤高冷淡，宛若一个对生活完全丧失了兴趣的人。房子对面紧接出口处的红灯则令人颤栗地闪烁着。

“这部作品的名字叫‘肤浅’，”她说走着回手术台，拿起一根手术缝针，很熟练地穿上肠线。“他们说，我们只适合于做我们这一派艺术观点的临时守护人。你知道，我们已经失去了70年代我们所取得的优势。由于性别划分的缘故，我们遭受了打击和歧视。”

她开始缝合女人下腹部的切口。她一边面无表情专心致志地缝合着，一边无精打采地对我谈论妇女艺术和莎莉。

“历史在重演，我们必须开拓我们妇女自己的领域。重要的是她现在和别的女人在一起，但不是你这样的女人。她是个煽动者，她过去就知道男性权力机器对女人所做的一切。她更知道，我们妇女必须越过男性评论家、收藏家和权威人士制造的樊篱，创造一个展示妇女自己作品的、不偏不倚的、不按个人道德标准进行评论的社会环境。我第一次遇见她时，她穿了一件T恤衫。她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女人。开办妇女作品展馆是她的主意。中国画、戏剧表演艺术、软雕塑、壁画、刺绣编结、身躯艺术，我们全都展示过。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是我生命中唯一的一段时光。我还以为她也是这样看的，但她不这样认为。她说，‘时间永远向前’，我们不能停步不前。这就是我的生活，然而这对她来说，它只是雷达显示屏幕上的一个图影，就

---

软雕塑：用布、塑料、泡沫、橡胶等软材料制作的雕塑。

身躯艺术：20世纪70年代西方一些艺术家在自己或别人身上装饰、进行表演的一种艺术创作形式。

像是新表现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一样，稍纵即逝。啊，时间永远向前，时间催人奋进。”她停下手中的活，泪眼凄迷地望着我，“她知道我已不能奋进了，她的‘让人奋进’的话是针对别人而说的，即那些知道如何战胜失败的人们。”

“克莉，我怎样才能帮助你？你希望我做些什么？”“我能期望你做什么？”她重复道，“我希望你阻止她敌视我。我已经考虑过了，乔安娜。你来这不久莎莉就决定卖掉妇女作品展馆，这绝非出于偶然。你是被现存秩序同化了的女人，你并不关心其他女人。”

我尽力压制住心中的怒火，“克莉，”我说，“这不是真的，也不公平。我从未企图破坏你和莎莉的友谊。”

她缝完切口，打上个结，用解剖刀割断肠线。

“我不相信你，”她直截了当地说，“乔安娜。如果我是你，我会远离这儿。你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趁早撒手走开。这难道不是当你处于不能制胜的局面时，人们希望你采取的行动吗？”这时，眼泪就像那从深潭里喷涌而出的泉水，顺着她的脸颊不住地流淌。然而她似乎并未留意到这些，继续说道，“难道你从来就不知道，应趁损失不大时马上住手这种道理吗？”她的声音里充满了痛苦和愤怒，“我必须知道，乔安娜，我现在学会趁早撒手不管是否为时已晚？”我走向她，但她举起手臂，像要挡开打击似的。

我无能为力了，“再见，克莉，”我说，“去寻求些帮助。求你，为了我们大家，去寻求些帮助。”

走到门口，我转过身来。克莉站在手术台后面，神情冷漠恍惚地望着我，手中的解剖刀吓人地明晃晃地闪动着。走进阳光融融的天地之间，我的感觉比刚才好多了。看到“公正的声言者”一人在外巡逻，也是一种解脱。尽管他的行动有些离奇怪诞，但至少是外面正常世界的一部分。站在美术馆前望着人影稀疏的街道，我浑身哆嗦不止，与克莉的会面比我想象中的更令我心神不安。我不由自主地驾车驶过斯潘迪纳·克雷森特大街，驰向斯图尔特·拉克伦的家。每当我被生活搅得不知所措、魂不附体时，我曾无数次下意识重复着同样的事，去找尼娜。

尼娜亲自出来为我打开了门。一如既往地，她始终是那么完美：一头一丝不乱的乌黑头发，做成了发梢向内卷曲的齐肩发型。脸上画着淡妆，显得清新自然，充满青春活力。身上穿着一条黑色针织裙子，上身是白色丝绸衬衫和一件精美的黑色卡迪根式开襟毛衣，毛衣上绣着几只新颖别致的白色暹罗猫。

一看见我，她的脸上立即洋溢着由衷的笑意。“哦，乔，快进来，别站在寒气中。你的到来是一个极大的惊喜，而我也将给你一个惊喜。我替你拿大衣，我们去会一位久违的老朋友。”

我跟她走进起居室，“好啦，瞧，它给你带来怎样的回忆？”

她的面前是一张有着垂板的书桌，原来一直放在尼娜的多伦多的居室之中。她说得对，它的确使我想起了许多往事。

回忆中掺杂了些许忧愁。这是一张金边黑漆桌面、带有中国奇彭代尔家具式样的书桌。尼娜过去常在书桌上放置一个涂漆水罐。水罐上绘有色彩鲜

---

奇彭代尔家具式样：一种严格模仿英国18世纪末期风格的家具式样，外形优美，装饰华丽。尤以椅子为典型，座面通常前宽后窄，椅角较尖。靠背则上宽下窄，角上装有雕饰物。后这种式样也传入中国，并融入了中国家具的特点。

艳的鱼类，它们在那祥和、宁静的水上世界中自如游弋。每当妈妈大发雷霆时，我就去找尼娜，她总是让我坐在这张桌子旁。我顿时排除了心中的杂念，心里只是想着这些在水罐上面游动的彩绘的鱼儿。每一次都毫无例外地奏效了，它成了我的庇护人，尼娜就是我坚实的精神支柱。尽管妈妈对尼娜的个性肆意诋毁，或是对我无视尼娜缺点的行为无端谩骂，但这丝毫也改变不了我对书桌和对尼娜的亲近。

身后，尼娜的声音温柔亲切，充满深情。“我们在这张书桌旁经受住了无数次的打击，是吗，乔？我打算立遗嘱时把书桌留给你。”

沮丧寒心袭上心头，我紧紧抱住她的臂膀，深深吮吸着她身上那股令人熟悉的香水味。

“喔，你离开时，我也跟着走了。没有你，我的世界将是一片荒芜。”

她面带笑容说：“不要这么悲观，我并不打算这么早就离开你。”

我们端着咖啡和温热的奶黄色面包进入起居室，坐在临街窗子旁的小桌前。桌上的一束白郁金香沐浴着冬季金色的阳光。这个充满欢乐幸福的房间同克莉那个阴冷令人痛苦压抑的世界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空气中弥漫着咖啡和新鲜烤面的香味，与之相随的是从另一个房间里传来的荡人心魄的勃兰登堡协奏曲。而此时我们谈论的却是克莉·普尔。

我把刚才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诉说给尼娜听。当谈起这些情况时，我意识到克莉的行为已经引起了深深的恐惧。“她的精神完全垮了，她已经失去理性。我在想她所做的一切事情——一夜之间给莎莉打了50个电话，拿着摄像机悄悄跟踪我们，制作那个异乎寻常的展品——我想所有发生的一切，在她来说都是合乎逻辑的。按照她的行事逻辑，我真不知道她下一次将会如何吓唬我。我想她什么坏事都会干得出来的，她甚至闪烁其辞地威胁过我。”

尼娜眉头深锁，“乔，我提个建议，也应该有人给莎莉提这个建议：远离克莉·普尔。过去斯图尔特和她曾有过交往，他认为她行为、言语狂热激烈。假若她视你为敌人，天知道她会做什么事情。莎莉习惯于和这类人打交道，但你不习惯。小心些，乔，我恳求你，小心为善。”

“尼娜说得对，”身后传来一个男子的声音，“我敢证明这个事实：克莉·普尔是个卑鄙龌龊的危险人物。”我抬起头，斯图尔特·拉克伦正站在那儿。我心中纳闷，不知他在那儿站了多久。我原以为泰勒将要离开会令他身心交瘁，然而他看上去气色极佳。他穿着一件黑白相间的套头毛衣，那显然是和尼娜所穿的卡迪根开襟毛衣配套的男式毛衣。他俯下身来拥抱我，我闻到了他身上有股尼娜偏爱的柠檬香味。她对他极有影响力。

他挨着尼娜坐在双人沙发上，严肃地望着我说，“我是认真的，乔。我和莎莉新婚时，克莉做了些令人大为惊愕的事情。”

“莎莉和我谈过有关头发风波的事。”

他皱皱眉，“那么，你已经知道了。克莉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神志都很正常。我想我们大家都认为那次她精神崩溃是一件很偶然的事。实际上，我安排她在美术馆做的安装工作，通常一个学生就足能胜任。然而现在看来，克莉极需要转移注意力。”

“斯图，我刚从美术馆过来，在我看来克莉并没有自得其乐。她好像是个不该夜以继日地与解剖刀等外科手术器材为伍的人。”

尼娜浑身一震，“我相信斯图尔特明天一早会顺便去看看的，乔。我们

谈些令人心情愉快的事好吗？我想我们甚至忘了相互道声新年快乐。”

我莞尔一笑，“新年快乐——我祝你们俩新年快乐，百事顺利。斯图，你应该得到一个美好的新年。你和莎莉在泰勒监护权的问题上达成协议，这真是一个宽宏大量之举。尼娜，你也应该得到赞扬。我清楚和泰勒朝夕相处对你的意义，很少有人能这样慷慨无私。”

他们俩互相对视一眼，尼娜从小桌对面伸出手拍拍我的手，“乔，如果是别人而不是你，我们在接受赞许之辞后不会多说什么，但你应该得知实情：莎莉休想带走泰勒！我和斯图尔特认为，做一个慈母和良师的想法对她来说只是像一场轻浮、毫无诚意的恋爱事件。她不适合做同伴。对莎莉来说，这只是一时冲动。一旦她有了创作热情，她会在一天之中埋头大干，狂热地画上15个小时，而全然忘却了她的女儿。”尼娜俯身向前，触摸面前的花瓣，“记住我的话，门外花坛里郁金香盛开之时，泰勒仍将留在这幢房子里。”

勃兰登堡协奏曲高亢激越起来，斯图和尼娜并肩坐着，静静地等待我开口说话。直到那一刻我才注意到他们俩是那么的相像：一样乌黑的头发，一样姣好的面目，等待认可时一样的紧张。

但我无法给予认可，“尼娜，我能为你做任何事情。斯图，你知道，我希望你幸福。但我认为，这件事你们完全想错了。把泰勒接去和她同住，这是莎莉十分认真地考虑过了的事情。她昨晚还告诉我，她已经在温哥华物色了一幢房子——为泰勒选择的一幢靠近好学校的房子。不管这有多么痛苦，我想你们都必须现实些。莎莉打算二月份把女儿接走。”

他们俩相顾漠然，谁也没说什么。我站起身来准备离开，他们俩跟随我来到大厅。斯图尔特还没帮我穿好派克大衣，他就急不可耐地打破了沉寂。

“你知道她不会有那个机会的，事情的结局有时令人意想不到。”他说。

我亲吻尼娜脸颊之后，握住斯图的手说道，“不要这样说莎莉，斯图，请你不要这样说莎莉。”

我回家后足足睡了两三个小时，然后起来吃了午餐。这时我的情绪稳定多了，心中暗自筹算这新的一年应该如何开始。下午，我蜷曲在壁炉旁的长沙发上，阅读一位曾是现任总理的厨师写的文章，内容是揭露现任总理的污言秽行。读完这篇文章，我就下厨准备晚餐。

4 点左右，密柯、格雷格来了。他们带来了天气将要变坏的消息。他们说，皇家加拿大骑警队正在路口通知人们不要再开车出来，以免受阻。等到彼得带着克里斯蒂回来时，狂风已经四起，大雪也开始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我赶快吩咐安格斯去洗一批被单来，以备所有的人留下过夜之用。

晚餐的气氛轻松愉快。晚餐之后，我们一起坐在明亮温暖的烛光下面，一边喝博若莱葡萄酒，一边望着窗外肆虐的风雪。我们没有外出，是安全的！我们呆在屋里，是绝对安全的！我们收拾清洗完餐桌餐具之后，孩子们就下楼去看电视。今晚有一场精彩的橄榄球总冠军大决赛，参加者都是一些特邀而来的优秀球队。这时，电话铃突然响了。

起初我没有听出这是谁的声音。

“乔，我遇到麻烦了，极大的麻烦。我刚到达美术馆……”

我听到了警报声，声音是如此微弱，以致我不能马上判断出是楼下电视中还是电话里传来的声音。片刻之后，我的疑虑消失了。

“天啊，警察来了！我就留在这儿，乔，在门德尔。我刚才告诉你我在门德尔，是吗？乔，她死了，克莉死了。”

“你有律师吗，莎莉？我能打电话通知哪些人？”电话线的另一端出现了沉默，然后是电话挂断的咔哒声。

我的派克大衣和靴子就在厨房门边，我一下就穿上了大衣和靴子。我正欲冲到家庭娱乐室告诉孩子们我的去处，但突然改变了主意，我没有时间去向孩子们作任何解释了。我在桌上留了一张纸条，捡起车钥匙直奔车库。走在楼下走廊上时，我还听见帕沙迪纳的人群欢呼雀跃起来，听起来像是底线得分了。

我把车子开出私人车道，然后习惯性地曲身打开收音机。收音机里传出了一位名叫布里的女子的声音。原来是彼得把选台开关固定在一个软性摇滚乐台上了。布里的声音细嫩柔软，听起来像是天黑后不该出门的年纪。她正在向听众介绍，说电台将播放些歌唱夏天的歌曲，以帮助我们度过暴风雪之夜。汽车驶上了克拉伦斯大道，雪越下越密。在狂风的鼓吹下，飞雪形成了一个又一个令人目眩的旋涡，仿佛要穿过汽车挡风玻璃，将我吞没似的。埃迪·科奇兰正在纵情演唱，她告诉人们：摆脱夏季的忧郁。

路上能见度很低，我只好把路灯作为参照物，像虫子爬行般地向前行进着。经过克拉伦斯和科利奇两条大街的交叉口以后，我驾车驶上了大学桥。收音机里布里又在说，拉温的斯普富尔乐队将要演唱他们的传统歌曲《城市之夏》。大学桥高 100 英尺，桥下就是南萨斯喀彻温河。车外天寒地冻，滴水成冰。但由于发电厂排出的废物的影响，只有一小部分河面结了冰。我的

博若莱：在法国东部，以生产葡萄酒著称。

帕沙迪纳：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西南部的一个城市。

软性摇滚乐：一种音调较低，节拍自由，技巧较为高级的摇滚乐。

右侧，阻止我冲下桥面的是一盏白炽灯，但我仍然无法看清前面的路——实际上我并不知道前方在哪儿。猛然间，我意识到自己已经驶出了车道。于是我关掉收音机，摇下车窗，这样我就可以听到任何即将与我迎头相撞的汽车声。河面上北风呜呜作响，但是听不到汽车声响。“我是桥上唯一的驾驶者！”我高声喊道。这本可以使我感觉好些，但是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我提心吊胆地下了桥，转向斯潘迪纳·克雷森特大街。远远地，我就看见了门德尔门口的橙黄色警戒灯。“警戒”？这一词语从来没有显得比现在更为甜蜜可爱或是具有嘲讽意味。美术馆前灯火通明，莎莉的保时捷就停放在那儿。它的旁边还停有一辆警车，接着，又驶来了两辆警车。只见一名警官正在用警戒带封锁美术馆的正门，看来他是不会邀请我进去的。

我非常失望地把前额抵住方向盘，心想着那间摆有“瘾君子”和令人毛骨悚然的婚床的房间。就在那儿，可能有一大群警察正围着莎莉。接着我又想起教学美术馆太平门上闪亮的出口标志。对，他们可能还未封锁那道太平门，这无疑值得一试。我马上把车开过美术馆，在它北面的小路上停了下来。我下了汽车，用围巾包裹住脸，穿过了草坪。我开始步履艰难地朝着美术馆走去。厚厚的积雪刺痛了我的双腿，但我心中一直想着莎莉。我继续向前跋涉，终于见到了教学美术馆大门的轮廓，我急忙加快速度向前冲去。

教学美术馆门前还有一小片灌木，灌木前的积雪堆得很高。我爬上被风吹成的雪堆。突然，我的双脚好像被什么东西绊住了，我翻倒在雪地上。我隐隐感到腿下压着什么东西，便伸出右手摸去，结果摸到了一件光洁柔软的大衣下摆。那种感觉真像是摸到了棺材里的软性填塞物似的。我的手又往前探去，手指触摸到了一个人的脸。我霍地一下坐了起来，正巧看到了死人眼中映现出的橙黄色警戒灯的模糊影像。

我从来没有这么近地注视过他，但我一定在哪儿见过他。

是“公正的声言者”！

冷不防地，我全身颤栗起来。我猛地一下站起，直奔门口。我嘭嘭地猛敲大门，大声呼救着，叫唤着莎莉的名字。绝望之中，我拧了一下球形把手，门一下开了。不一会，我就从寒冷之中进入到噩梦一般的危险而又疯狂的地带。

屋内弥漫着一股异样的味道，相当熟悉，是烤肉的味道。好一会儿，我的眼睛才适应了室内暗淡的光线。稍后，便看清了悲惨事件发生的整个现场。

从早上开始，克莉的安装工作显然有了很大的进展，“瘾君子”已完成了最后的外科手术。她被几根金属线挂着从天花板上悬下，像个用线牵动的木偶。她的下面就是那张婚床。电源已被切断，铁丝网已不再发出蓝光。那床上躺着一个人，正是克莉·普尔。她全身赤裸，俯伏在有刺的铁丝网上。看着她，我就知道那焦肉味道是从哪儿传出的了。有刺铁丝网上的铁钩已经刺穿了她的身体。可见电源切断之前，克莉就一直被慢慢炙烤着。我闭上双眼，不愿再看下去。整个房间开始在我身旁旋转起来。不一会，我感觉有只手臂扶住了我的肩膀，随即便听到了嘶哑的但尚可辨认的熟悉的声音。

“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的。”莎莉只来得及说出这几个字。两名警察已走了进来。我们不再孤单了。其中一个年轻人酷似伯特·雷诺，约20来岁的样子，另一个人块头较大。他们的双颊冻得通红，看来他们刚刚到达这儿。两人都很年轻，尽管穿着制服和沉重的冬靴，我很快发现他们在警察学校所学的知识并不足以使他们能够应付这种局面。

酷似伯特·雷诺的警官抬头看着“瘾君子”，畏怯地说，“老天！这一定是某种邪教的仪式——活人祭仪式 或是别的什么仪式。”他的同伴没有吭声，他仅看了克莉一眼，就立即俯身干咳起来。

“雪地里还有另外一个男人！”我的声音变得连我自己都听不出来了。

大块头警察直起身子，摆平肩膀，走向太平门，“我去看看。”他说。我想他能到外面呼吸清冷的空气，有机会得到解脱，他一定很感激我。

酷似伯特·雷诺的警官转向我们，字斟句酌地说，“我想检查官一定很有兴趣和你们交谈的。”

莎莉目不转睛地盯着他走了出去。

“你知道，我从未和警察打过交道。”她说。

“在此案了结之前，全萨斯卡通的警察可以任你挑选。”我环视一下这个令人极不愉快的房间，心想，我一生中还未说过这么愚不可及的话。

很明显，我们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和莎莉都陷入了沉默之中。直到玛丽·罗斯·麦科特检查官走上前来向我们作自我介绍，我们才被惊醒过来。她看上去一点也不像个警察，中等个头，相貌平平。但她对自己的外表作了精心的修饰：头发漂成一种奇异的琥珀色，嘴唇上涂着鲜红的1940S口红，指甲全部染成猩红色。

这一切都让人觉得她只是一个时髦的女性，然而她那藏在亮蓝色眼睑膏后的双眼却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我有种直觉，正如我外祖母过去经常说的，任何人和事，甭想逃过她的那双眼睛。

我一看她是一个熟人的亲属，便向她提了许多问题。麦科特警官很快证实了其中的一些事情，作为对我提问的回答。她说，是的。她是我的老朋友希尔达的侄女。但她那副公事公办的态度显然在向我表明，我不该利用和她姑母的友谊来和她套近乎。

伯特·雷诺警官给她端来一把椅子，玛丽·罗斯·麦科特却没有坐下。她双手撑住椅背，目光炯炯地逼视着我和莎莉。对她来说，这样做可以造成一种心理上的优势。

“通常情况下，我们应该去警署。但路上很危险，要求你们开车去有些不合理。”她继续盯着我们，“我敢说，你俩都会同意这种说法：这儿一个晚上死去的人是不是太多了？”

我和莎莉相互交换了一下眼色，就像两名坐在校长办公室里的女学生。出于礼貌，我们应该回答这种反问。但是这种问题的答案尽人皆知，无须回答。我们始终没有作任何回答，但也没有保持沉默。我想出了一个问句，但可不是什么反问句。

“她怎么死的？”我问道。

玛丽·罗斯·麦科特深深叹口气，“法医初步鉴定，致命原因是胸部中弹，在这上面。”她用一只猩红色的手指指了指自己的胸脯，“喏，洛弗女士，我想我和基尔伯恩太太谈话时，你是否愿意回避一下？”

莎莉端起椅子搬到“瘾君子”的下面，麦科特检查官将椅子朝我面前挪了挪，但仍站立着。细看之下，她的头发很像巴比娃娃一般蓬松金黄，但声音又不像巴比娃娃那么甜蜜，那么讨人喜欢。

---

活人祭仪式：一种杀死活人以祭神的仪式。

巴比娃娃：一种十分畅销的金发碧眼玩具娃娃的商标名称。

“基尔伯恩太太，我希望你告诉我，案发前几个小时你的行踪。不要做任何修改，每件事情都很重要。”

我喋喋不休地讲个不停——震惊，我想，或是余悸的缘故。我哇啦哇啦地讲着我怎样和孩子们准备晚餐，然后共进晚餐，然后怎样在大风雪中行驶。与此同时，犯罪现场分析家们则在我们身旁不停地晃动着：寻找指纹，拍摄照片，画楼层平面图。莎莉一直像个女学生似的端坐在我们对面“瘾君子”所形成的阴影之中。这一幕就像萨尔瓦多·达里的超现实主义作品中的幻想境界那样不真实。

讲述完毕，检查官对我的合作表示感谢，并建议我与警察保持联系。这时她的职业作风中止了。她朝着我迈出几步，抹着蓝亮的眼睑膏的双眼冷若冰霜，声音低沉，透着愤怒。

“真是可怕！骇人听闻的罪行！无论是谁犯下这种罪行，他都不会知道人世间还有真善美的一面。”这是今天晚上她的第一次真情流露，玛丽·罗斯·麦科特真正使我想起了她的姑母。

检查官又把椅子端到莎莉身边，我很关切地注视着那儿，发现她对待莎莉的态度和对待我的一模一样：盘问者站着，证人坐着。警察把“公正的声言者”抬了进来，几个刚到的警察则过来抬走了克莉的尸体。慢慢地，我对警察的这种程式化的工作步骤失去了兴趣。

我跟随在抬着尸体的警察后面往正门走去。起初，外面的情景就像性写真开幕式之夜的情景的重现。大风雪已经停了，一些人还顶着寒冷驻足观望。新闻媒体的记者们则蜂拥而至，他们调好摄像器材的焦距，观察着，等候着。

但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关注的焦点不是莎莉·洛弗，而是放在担架上装入两辆完全相同的救护车的两具用毯子包裹了的尸体。同时，这次引起公愤的，不是艺术，而是谋杀。

我站在门厅里，一直望着救护车远远而去渐至消失。这时莎莉出现在我的身旁。大约10分钟前，检查官已经停止了对她的盘问。

莎莉耸耸肩，一脸愁容，“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乔，我没有不在现场的证据。我没有外出，整天呆在画室里作画，没有见到任何别的人。接到克莉的电话之后，我在私人车道上碰到了一个搞恶作剧的人。他蹲在保时捷后面，大概企图放我的轮胎的气。”

“在大风雪之中？”

“乔，这些家伙在从事一系列讲道和礼拜的活动，大风雪并不能阻止他们。”

“我希望你将这些情况告诉麦科特检查官。赛尔，这可能十分重要。你留意他有什么特征以利警察查找吗？”“当然，他痛恨艺术，也痛恨我。他戴了顶只露出嘴巴的滑雪帽，应该说这可以缩小调查范围。况且我也对他施以了报复，我偷走了他的暖帽。”

“对此麦科特检查官怎么说？”

“关于帽子？”

“不，关于整件事情。”

莎莉耸耸肩，“她能说什么？她极尽凯瑟琳·赫本的表演技巧，活灵活

---

萨尔瓦多·达里（1904—1989）：西班牙超现实主义作家。作品以探索潜意识意象著称。代表作有表现幻想境界的《记忆的永恒》等。

现装扮成一个忠于职守的公务员，告诉我她将采取一定的行动。但随即她又放弃了这种表演，恢复了她检查官例行公事的本色——说了一些什么‘不要离城，保持联系’之类的话。大概和她对你说的差不多。得啦，我们离开这儿吧，我那一一直硬撑起来的坚强和勇气快要没有了。”“家里还剩有杰克丹尼尔斯酒和波旁威士忌酒，它们有助于振奋精神——实际上我自己也需要撑起坚强和勇气。我们走吧！”

孩子们面色苍白、惊魂未定地站立在门口迎接我们。地方电视台中断了在洛杉矶的帕沙迪纳玫瑰杯球场举行的橄榄球季后赛的转播，插播了克莉·普尔和“公正的声言者”被人抬下救护车以及我和莎莉奔向她的保时捷的一些镜头。皮特帮我们脱下大衣，格雷格主动为我们俩端来烈性酒。这一举动使我更爱他了。我给孩子们简略叙述了我们所知道的情形，向他们保证我们没事，并让他们继续去做他们刚才所做的事情。告诉他们我现在需要和莎莉谈谈。我们端着酒下了楼，来到家庭娱乐室。屋里生着火，莎莉懒散地伸开四肢，坐在壁炉前的摇椅里。我蜷曲着躺在壁炉前的一张长沙发上。

“我全身发冷。”莎莉说。

“嗯，接住！”我递给她一条阿富汗披肩，“密柯滑雪摔断脚那年为我编织的。”

莎莉用披肩裹住双肩，“我想知道泰勒是否愿为她这个臭名昭著的母亲织一条阿富汗披肩。”

“当然，”我说，“臭名昭著的母亲是最好的母亲。”莎莉微笑着举起酒杯，“为母亲干杯！”她说。但她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就消失了，“为克莉·普尔干杯，愿她灵魂在天国安息！”

我们举杯喝了一口酒。莎莉若有所思地说，“你知道，乔，我很高兴她死了。她是我的——诗中老水手挂在颈上的赎罪的鸟叫什么鸟？”

“信天翁。”

“对，克莉就是我的信天翁。她希望我永远把她带在身边，她可以为我做任何事，你知道，她干了一些耸人听闻的事。对我来说，她没有任何道德规范可言。”

我本能地回过头来，看看是否有人在偷听我俩的谈话。“莎莉，你可以这样对我说，但我还是尽量注意不把这些话告诉任何人。克莉不会因为一时气恼焦躁就朝自己胸部开枪，然后俯倒在那张床上的。是有人杀了她。在警察抓到杀人犯之前，你得当心你说的话。”

壁炉里的火快熄灭了，我起身往炉里添了一根干柴。

身后莎莉说道，“我想知道他们认为谁杀了她。她一丝不挂，看上去像是与性爱有关的谋杀。”

我闻此不寒而栗，“你指的是无法控制的爱欲之火吗？”

我问道，“这可能吗？你认识她这么些年了。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另外一层关系，就是说，她和其他人的关系破裂而造成的呢？”

“她和所有人的关系都彻底走向了毁灭。”莎莉直截了当地说，“这座城市之中充满了她不成功的人际关系。我们今晚所见的那些稚气的警察，在了结克莉案件之前将会对人生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她站起身来，伸了个懒

---

信天翁：19世纪英国诗人科尔里奇的诗歌《老水手之歌》之中的一只鸟。诗中老水手杀了海鸟信天翁，后挂鸟尸于颈以示赎罪。现用它来比喻沉重的无法摆脱的心理负担或障碍。

腰，“乔，我得赶紧离开这儿。我的汽车相当显眼，新闻记者来到这儿嘭嘭地敲破你的门只是个时间迟早的问题。”

“赛尔，留在这儿，路上很危险。我可以为你展开长沙发，你就留在这儿过夜。”

“不，眼下对我来说，最好的事莫过于去工作，这可使我暂时忘掉一切烦恼之事。我去画室，洗个澡，开启一瓶库尔瓦里锡埃尔，然后进行创作。”

我送她上楼，站在门厅入口处，看着她穿上靴子和派克大衣。走到大门口，她扭转身子紧紧抱住了我。

“谢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我不敢相信如果你不在那儿，我是否还能挺得住。”她深情一笑，“大家一向可以信赖你，是吗？”说完她沿着屋前的小径向前走去，一会儿，她就消失在夜色之中。

第二天一清早我醒来之时，我的内心焦躁不安。我起身去煮咖啡。晨光熹微之中，我面对着一个白雪皑皑的世界。

新降的大雪覆盖了一切。除夕之夜克莉在我家门口踟躅时留下的足迹也被淹没了。克莉的足迹也该不见了——所有在各处留下的足迹，都被白雪淹没，好像从来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出现过。

我走出门口，从信箱中取回晨报。两起凶杀案已经成为报纸头版头条的重要新闻。对此，晨报大肆进行渲染。在报纸的第一版上，刊登了克莉和“公正的声言者”的照片。克莉那张是她大学毕业时照的，“声言者”那张则是他最近照的。照片中的“声言者”站在门德尔的大门前，手中拿着他的标语牌和一本《圣经》。看完这些，我信手将报纸扔到餐桌上，然后上楼冲了个热水澡，换上了干净衣服。做完这一切，我心中仍然感到惶恐，一副心乱如麻坐立不安的样子。于是我下了楼，捡起沃尔沃车的钥匙，驾车跑了出去。我想，到外面兜兜风，心情可能会好一些。

不知怎么搞的，我的汽车竟然神差鬼使无法控制地直朝美术馆驶去。正是黎明破晓的时候，美术馆看上去颇有些节日的喜庆气氛。写有莎莉名字的亮黄色横幅和那亮黄色的警戒带争相辉映。正门周围和草坪上都是警察，警犬则到处在用爪子扒着积雪。另外，有些好奇的人，都赶到这儿，伫立远望谋杀现场。人们蛇虫一般蠕动着，我随着爬行的车流缓缓行驶。这时我瞥见斯图尔特·拉克伦正站在正街对面他家的临街草坪上。由于相隔很近，所以我能清楚地看清他的行动。他正冒着严寒，在那儿修补着泰勒堆塑的那个雪人。有人将雪人的手臂打掉了，它的一侧也坍塌了。斯图有条不紊地修补着，他的背后，尼娜正站在门口，向远处观望着。透过车窗，我可以看见她的匀称的身材。

我驶过美术馆，来了一个 180 度的大转弯，然后将汽车紧紧停靠在 17 号门前的人行道路旁。我摇下车窗，斯图尔特立刻走上前来，将头探进车内。尼娜一见是我，也立刻跑上前来，冻得哆哆嗦嗦地站立在斯图身后。她仍像往常一样完美无缺，但是现在看上去明显比以前苍老而且疲惫了。我马上意识到，近日发生的一切，给她造成的打击该有多大。

“我想我没有必要问你们是否已经听说了克莉的事情，”我说，“我也无法入眠，但我不认为堆塑雪人是缓和紧张情绪的最好的精神疗法。”

斯图严肃地望着我，“这不是缓和紧张情绪的精神疗法，乔。有人故意搞破坏，我不愿意泰勒醒来后看见雪人妈妈残缺不全的样子。最先是尼娜出来修补，但是……男人应该出来帮忙。”

我望着他，看看他是否只是随口胡诌。只见他板着脸，这才相信他说的是真心话。“不管怎么说，我很高兴看见你们一早就出来活动活动。你们俩都没事，是吗？”

斯图摇摇头，一本正经地笑道，“没有比这更好的了。你读过晨报了吗？新闻媒介把谋杀案和性写真扯上了某种关系。的确，莎莉在谋杀现场被发现确是凶多吉少。早上收音机里已经毫不隐晦地指出，如果我不是这么急于推销妻子的色情画，今天早上又会增添两人迎接新的一天的到来。美术馆是一个彻底的失败——周围全是警察，警犬四处嗅拱。大门敞开着，美术馆像地狱一般寒冷。今天早晨我还恳求警察，让我在他们查案期间将一些作品移到贵重物品贮藏室。”他一面说一面用手梳理他那日渐稀疏的头发。“要是早知道会出这么大的乱子，我一定不会……”

“你一定不会怎样，斯图尔特？”尼娜的声音显得如游丝一样细弱，充满了惊恐和慌张。

他怪异地看了她一眼，“我一定不会这样急不可耐地接受莎莉捐赠给门德尔的性写真。你认为我会说什么？尼娜？”他反诘尼娜时，竟然带着极其尖刻的语气。谋杀案的一系列疑点以及紧张的追踪调查使一切都乱了套变了样。

“我不知道，”尼娜神情茫然地说道，“或是别的什么。”随后她问了一个令人十分不快的问題，一个我们大家都极力回避的问题。

“他们认为谁干的，乔安娜？莎莉有没有涉嫌其中？”

“我认为还未达到那种地步。听着，我还没告诉你们，昨晚我也在美术馆。我……是我，发现了‘公正的声言者’。”

尼娜倒抽一口冷气，她扫视一下斯图。在那天充满紧张恐怖的气氛之下，我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她眼中的那些恐惧。

“我知道，这太可怕了，所有这一切。但是，尼娜，他们迟早会发现谁是真凶，看上去，昨晚和我们谈话的那个检查官，目光敏锐，办事精明，非常富有正义感。当她经过仔细琢磨和加以分析研究后，她会发现，莎莉只是在不适当的时候，呆在了不该呆的地方。”

“谢天谢地！”斯图说。

“是啊，”我紧接着说，“谢天谢地！斯图，你最好把尼娜带进屋去。只穿一件毛衣站在冰天雪地里太冷了，我以后再和你谈。尼娜，请勿担心，一切会好转的，真的会好转的。”

在我驾车转回大学桥时，心中还在纳闷。我那番保证在尼娜看来是否和我自己一样感到空洞无力。我回头看了看斯图尔特·拉克伦的房子，斯图、尼娜还站在临街的草坪上目送着我。啊，连泰勒也出来了。他们站成一线，而他们身旁的雪人们，正也是按同样的排列顺序站立着——爸爸在左侧，妈妈在右侧，小姑娘平平安安地站在中间——这是泰勒的雪人之家。正如安格斯常说的那样，“真是太漂亮了！”

我把车直接驶到了大学校园里我的办公室楼下。我在办公室工作了近两三个小时。先是写出每节课的内容摘要，检查一下新闻稿件，然后从头至尾地把第一天的讲义看了一遍——繁忙的工作，使我确信我还在主宰着我的世界。我还活着，我没有垮下来。

我感到饥肠辘辘，赶紧驱车回家。待我回到家中，已是中午了。来到厨房，发现洗涤槽底下的泔脚桶里有两张面卷饼的包装纸。哈，无论彼得和安

格斯现在何处，他们都已经饱餐了一顿，不用再为他们准备中餐了。

餐桌上放着一张他们留下的纸条，原来他们和彼得大学里的朋友一道去克兰伯平原滑雪去了。他们将回家吃晚餐。我可以想象得出，彼得有了安格斯做伴时的那种高兴劲儿。我为自己做了一个三明治，然后剥了一袋洋葱，放入切碎机中切成了薄片，准备晚上做洋葱汤喝。滑了一个下午的雪，然后回家吃自己家里做的汤，一定会相当甜美可口。

我正在打扫厨房，电话铃响了，是莎莉打来的。她说她的手枪不见了。

“什么枪？天啊，什么样的人才会有枪啊？”

“像我这样晚上独自一人在屋里工作的人，时不时还有两三幅价值连城的作品堆放在屋子里，没有防身的武器是很危险的。该死！乔，不要对我大声嚷嚷，这是新婚第一年斯图为我买的手枪，他当时的想法还是很好的。我的画室正好位于河堤上，任何人都可以闯进来，有人也曾进来过。还记得我对你说过，圣诞节那天，曾经两次有人闯入画室的事吗？不管是谁，两次都留下了东西：一包旧卫生带，一包废弃物，也是用过的。还有些东西恶心得说不出口。但主要的问题是，因为他们常常留下一些污七八糟的玩艺儿，所以我从未检查过我是否丢了什么东西。我的画都完好无缺，而那毕竟是那儿最有价值的东西！”

“除了你的手枪，什么东西都没丢？”我问道。

“是的，除了我的手枪，其他还没发现丢了什么。”她重又说道，“据警察说，这支手枪与杀害克莉和‘公正的声言者’的那支手枪属于同一款式。”

“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他们用的是惯常的方法。首先他们找到枪支注册处，寻找我所拥有的那把手枪……老天，乔，看上去我真的在一步一步朝着那该死的窘境走去。”

我们俩几乎同时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即不能纠缠在“窘境”这种事情上。于是我首先将此想法说了出来。

“莎莉，我想我们必须停止谈论你自己走入窘境这种事。很多的事对你特别不利。你刚一发现克莉的尸体，警察就赶到了美术馆，现在你那一支和凶杀者款式相同的手枪又突然不见了。这桩凶杀案实在非常蹊跷，它不是一件简单的案子，背后肯定是有人在捣鬼。”

电话线的另一端声音低沉，充满了悲伤，“是啊，我想你是对的，乔。你可能还知道点别的什么，现在他们正往我身上大泼粪水，企图使人坚信，我没有一点不在犯罪现场的有力证据。”

举行克莉葬礼的那天上午，我在阅读报纸的头条新闻时，差一点没窒息过去。警察已经开始向报界提供调查的详情，几乎所有的矛头都对准了我和莎莉。报上还刊登了一则硬新闻：美术馆警卫凯尔告诉警察，在他们抵达前10分钟，美术馆后部的自动警铃的电源已被切断。正当他走去想探个究竟时，只见一个人影冲下山坡直奔河堤而去。雪下得很密，他没法作出准确的描述，也没法看清逃走的人是男是女。凯尔追了几步，就听到了警车的警笛声，于是他折回到美术馆。目前看来，美术馆唯一丢失的东西就是悬挂在婚床正上方的摄像机里的录像带。其实事情远不止这些。

报上富有人情味的报道尽情地发挥了作者非常丰富的想象力。刚开始，当地报纸还很少将克莉和莎莉联系在一起。凶杀案发生的第二天早晨，报纸上的讣告栏登载了即将举行的克莉葬礼的细节安排：葬礼仪式安排在大学妇女中心举行，葬礼仪式主持人来自女权运动激进团体，名叫维维安·勒德洛，她在大学里讲授《人性正义》这门课程，我对她略有所知。克莉的埋葬地点是城东一座公墓，勒德洛们欢迎男士出席埋葬仪式，但不得参加葬礼仪式。

后来，报纸在登载克莉生平的介绍中竭力重复了殡葬安排的细节。关于她的生平故事又掺杂了刺激人们感官想象但并非是诽谤性的描述：克莉和莎莉在妇女作品展馆的经营合作，烧毁作品展馆的一把火，大众对两性之间性写真的强烈反对。所有这一切，突然指向了那个男人们不受欢迎的黑暗的妇女世界。这真是一件轰动而又刺激的事情。

“公正的声言者”倒并未引起什么轰动。甚至在他举行葬礼的那天，报刊也只是在第三版上仅仅用一个半专栏对他加以评述。我读完讣告栏后才知道，他名叫雷吉·亥姆斯。他那乖舛的命运、破碎的生活，又一次使我感到震惊：他那没有生育的妻子前一年就死于癌症，他没有可以倾心交谈的朋友，他曾在一家名叫“彼得南瓜子公司”做一名毫无出路的职员。雷吉·亥姆斯是报纸的骨干撰稿者，城里每一个电视、无线电广播的访谈节目主持人都熟悉他。他关注我们这个蜕变的社会，撰写了各种体裁的稿件，内容时而涉及魁北克，时而涉及种族集团或土著居民。但他真正感兴趣的主体是两性关系的性自由。对他来说，作为莎莉展示会的警卫是一项神圣的天职。他死时54岁。

雷吉·亥姆斯严酷的生活现实对我来说，真是再熟悉不过的了。但最近报上对他的报道又增添了新的内容。今天报纸的最后版上登出了他死因的病理分析。法医说，亥姆斯在中弹之后不久就气绝身亡。但是，他却又中了第二颗子弹。警察推理说，当雷吉·亥姆斯伸手捂住受伤的喉咙时，凶手再次开了枪。子弹击中了亥姆斯的手表。他死于1月1日6点21分，星期二。他的手表记录了他的死亡日期及时刻——绝妙公正的计时！

我看到这些数字后，心中一阵狂喜。莎莉6点50分打来电话告诉我她刚抵达美术馆时，我就立即出门了。通常情况下，我10分钟就能赶到美术馆。但那天的大风雪和草坪上的艰难行走，耽搁了不少时间。我发现雷吉·亥姆斯的尸体时一定是7点过了。6点21分，我正在家中和孩子们一道收拾餐具准备观看橄榄球季后赛的总冠军大决赛。我有了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如

果有正义可言，莎莉也将会找到不在现场的证据的。

电话铃一响，莎莉就拿起了听筒。当我告诉她报上的文章后，她却保持谨慎的沉默。

“真该祝贺你，乔。你能摆脱困境我打心眼里为你高兴。这样我也就放心了，把你卷入其中真是莫名其妙。但我是没法脱身了，我不知道何时到的美术馆，我甚至没有戴表。如果你说我6点50分打了电话给你，那么我到达门德尔时一定是6点45分左右。我一看见克莉就给你拨了电话。”

“但是，赛尔，你难道没想到，我可以把这些都告诉警察。我可以起誓。”

“这不足以说明问题。我最好的朋友起誓说，她告诉我，她一到达谋杀现场就发现一具尸体——这难以令人信服，乔。警察很快会将这个你不在场的孤证公诸于众。我需要更多的证明，我一直坐在这儿计算时间。比如说我6点45分抵达了门德尔，由于道路难行，为此我可能花费了大约10分钟。那么实际上我6点35分就从画室出发了。在私人汽车道上我又和一个戴着只露两眼和嘴巴的滑雪帽的家伙争吵了约莫5分钟，”她哈哈大笑起来，“这事大概发生在6点30分左右。因此，他是唯一能给我作证的人。你认为我能指望他吗？”

“稀奇古怪的事情发生了。”我说。

“不，比这更古怪的事还没出现呢。正视现实，乔。事情仍未好转，我依然处于困境之中。”

我放下电话，来到楼上，换上出席克莉葬礼仪式的衣服。我的心头沉甸甸的，通话之前的一团狂喜顷刻就变得无影无踪。莎莉说得对，事情仍未有转机，她依然处于困境之中，她还未找到不在现场的证据。

出席克莉葬礼仪式之前，莎莉来到我这儿喝咖啡。餐桌上有张报纸，莎莉顺手拿起，大声朗诵起来。报上登着地方妇女艺术合作团体和美立蒂斯妇女团体联合署名的献给克莉的吊唁信。在另一个整版上，登载了一些自称是色情文学受害者的基要主义者用第一人称撰写的文章。所有的人都控诉说，他们受到色情文学和色情书画的侵害后，就开始手淫，从而使自己遭受了永生的毁灭，他们作为一个男子应有的少年黄金时代就戛然而止了。

读了这些忏悔，莎莉啪的一声把报纸扔到桌子上。

“老天，这些家伙真令人吃惊。老一套的危言耸听、言过其实的艺术观和性理论。难道教导这些乖孩子的妈妈们从未告诉他们不要接触庸俗下流的报刊杂志吗？”

坐在她对面的安格斯极力做出讨好的样子，好像他每天都在餐桌上谈论有关手淫的话题似的。

莎莉继续慢条斯理地喝着咖啡。我站了起来，用决断的口气说我们该出发了。

“我生平第一次出席清一色女性参加的葬礼仪式。”莎莉一边拉上派克大衣的拉链，一边对安格斯解释说。他看了她一下，这神态使我感到这孩子已经长大了。

这是一月份的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天气很冷，空中太阳的旁边出现了一圈淡黄的晕环。我们沉默无言面无表情地走着。过了几个街区，我们来到

---

基要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基督教新教中一些自称“保守”的神学家为反对现代主义，尤其是《圣经》评断学而形成的神学主张。

了大学校园。学校明天就要开课了，所以校园四周都是身着棕黄色衣服、挎着新帆布背包、手提书包的学生。大学妇女中心外面的标志杆上贴有一张已经退了色的保罗·麦卡特内伊的海报。在他的头部上方，用印刷体写着“求救”两个大字。有人用气球形圆圈将这两个字圈住，并给保罗增添了讲话内容，“救救我，我又老又心烦！”

“再也没有人能够谴责克莉了。”莎莉突然不合时宜地发出了一阵感慨。她的语调尖刻，我本来应该注意到这些的，但当时居然没有留意。过后想想，要是莎莉那天不去参加葬礼，情况反而会好些。从我们踏上妇女中心的台阶那时起，莎莉就一直显得暴躁愤怒，并且逞强好斗。在妇女中心，她丝毫未能放松自己的情绪，烦躁心理并未能够得到平复。

妇女中心里面很是闷热，且又不通风，里面仿佛残留着一种快餐店中才有的鸡蛋色拉味儿。这是个沉默乏味的地方：墙上贴着关于育种繁殖、每日强奸情况的布告。椅子被围成一个半圆，中间没有留下通向会场前部的走道。我们进到里面，就发现这儿已是熙熙攘攘、座无虚席了。尽管人多，我们还是挤了进去，并找到了两个座位。而莎莉身旁那位女会员居然装模作样鄙夷不息地径直站起来走到会场后面。我们身后那一排中有人就发出令人讨厌的嘘声。

“臭婊子，”莎莉十分轻蔑地低声骂道，“真是一帮狗狼养的自以为是的家伙！一帮把妇女中心当做圣地的伪善的家伙！如果她们有胆量，就问问她们是否有权力在通知单上复制使用我的作品。瞧这个！”她用一只细长的未加修饰的手指弹了弹弥撒通知单。那上面是莎莉70年代初一幅作品的复制品：一个一丝不挂的少女玉腿微张，坐在梳妆台的镜子前对镜自赏。她已经完全被自己销魂夺魄、神秘莫测的躯体吸引住了。她的眸子里充满了快乐好奇却又羞涩惊慌的神色。画中的少女不是别人，正是克莉·普尔。

“我倒不是介意这个，”莎莉说道，“但这些女人一直在抱怨自己被权力机构利用了。既然是这样，我就以为她们之中至少有一个人会懂得版权所有法的。但现在……”

我正欲开口，两名圣女已经唱起了圣歌，随后克莉的棺材被拉了进来。浅桃红色阴核图案的天鹅绒棺罩覆盖其上。所有的扛夫都是女人。看见这些英气十足、强健有力的扛夫，我不禁毛骨悚然。圣歌唱毕，全场鸦雀无声。一个身着蓝色标名牛仔裤、白色丝织短上衣的女人从前排走了出来。她把一只手放在棺材上，口中就开始念祷辞。

薇薇安·勒德洛最引人注目的是她的头发。她比我还要瘦削，约摸40岁左右。她留着齐肩短发，浅灰色头发过度地卷曲着，这使她颇有诱惑力。她本身也十分妩媚动人：细嫩光滑的皮肤上未施粉黛，丰满的嘴唇十分性感。她说话的声音不大，但是饱含着痛苦和激动的感情，并且非常具有煽动性。她的话语深深地感动了全会场里的人。

“与今天在场的各位一样，克莉·普尔的一生，充满了冒险、反抗以及与生俱来的颠覆精神。作为一个女人，必须达成一种共识：把个人自由放在政治范畴中去考虑，必须甘冒一切风险去夺取一切权力，必须认识到女性激

---

弥撒通知单：即将为死者举行弥撒而发给其家属和亲友的通知单。

标名牛仔裤：在裤子上标出设计师姓名的牛仔裤。

进、颠覆的力量，但同时体验道成肉身之感。”

莎莉在一旁却用愤慨的语调低声说道，“要知道，她们认为她们发明创造出了这些东西。克莉曾说服我去参加一次集会。最后发言者竟然跳到桌子上，邀请我们去看她的子宫。”

我禁不住大笑起来，而其他人都没有笑。会场前面，维维安·勒德洛要求克莉的朋友们注视她这位举行圣礼的女人，因为转移视线意味着降低了克莉的人生价值。

周围的人对我们怒目而视，莎莉却针锋相对，把眼睛瞪得铜铃似的。人们剑拔弩张，眼看小规模敌意冲突爆发在即。会场前面，维维安·勒德洛转换了一个温和的不致引起争议的话题：克莉圣诞的善意之举。听到这些，我顿时感到身心舒展起来。

“还记得吗？”维维安·勒德洛轻柔地说道，“每年圣诞节假期一开始，克莉就会送给她的每一位朋友一个华丽的房子形状的姜味糕点。这是女人用爱心为女人制作的精巧的作品。在圣诞节全家团聚的日子里、它会提醒我们，我们大家也是一家人。”

会场里有人忍不住啜泣起来。莎莉又在一旁愤愤地说，“她要求的回报，即是你与她一道钻进那间华丽的房子中去。从此以后，和她快快乐乐地生活在一起。”

“赛尔，看在上帝份上，闭上你的嘴，”我对她附耳轻语，“你这样会使我们成为众矢之的的。”

她气愤地瞪了我一眼，随即陷入沉寂，直到扛夫们抬着棺材走向讲台。其他的哀悼者远远地避开了我们，我们俩孤独地从妇女中心走了出来。站在一派明媚的阳光之下，我们已经脱离了危险的境地。

然而我想错了。我和莎莉走出妇女中心站在台阶上时，看到妇女中心对面正停着一辆旧车。从车里拥出了一大群人，看来他们是为某种目的而来到这儿的。他们一下车，一位妇女就发给他们每人一面小旗。小旗上的口号选自《圣经》。显然这些人偏爱《旧约全书》的来世报应说，偏爱《圣经》中有关罪孽、惩罚和死亡的章节。

“为‘公正的声言者’雪耻报仇，讨回公道。”对着人群，莎莉冷冷地说道。她朝他们挥挥手，他们没有理睬她。汉克·缪霍特领着他们走在最前头。他仍穿着那件“银金雀花”：“萨斯卡通’90”牌滑雪衫，但没戴那顶绿色希尔托普斯牌暖帽，而是换了一顶有耳罩的花呢帽。这顶花呢帽使他简直变了一个模样，但帽下那张脸上却露出了自鸣得意沾沾自喜的那副令人生厌的神情。他开口对莎莉说着什么，讲着讲着，他突然不讲了，一下子陷入目瞪口呆的境地。顺着他的视线，我转过身去，看看是什么情况使他突然闭口不言。

我们身后，妇女中心的大门打开了。扛夫们抬着棺材鱼贯而出。我一看就明白了使汉克·缪霍特变得呆若木鸡的原因。原来扛夫们全都换上了奇形怪状的装束。葬礼仪式上，她们穿着外出服，现在却是全身黑色——脚蹬短统军靴，身着紧身裤皮茄克，头戴青面獠牙的大猩猩面具。

---

道成肉身：基督教认为基督是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即圣子。他在世界尚未造出之前便与上帝圣父同在。因世人犯罪，无法自救，上帝乃差遣他来到人间。他来到人间的办法是取童贞女马利亚的肉身，再而为人。

外出服：上街、普通约会时穿的衣服。

莎莉对此嗤之以鼻，“这种打扮正是这种妇女聚会所需要的。这些所思匪夷的女‘游击队员’！”

“什么？”这世界在我看来真是太复杂太不可思议了。

“这是纽约一些女画家发起的政治运动。我想这些笨蛋还以为自己仍在进行游击戏剧的巡回演出呢。她们妄图以此宣传鼓动市民，反对象征主义、沙文主义，男权主义和家长政治 这些学说和主义。真是荒唐可笑，然而克莉却认为这是力量增大的表现。”

“女游击队员”们将棺材放入灵车，缪霍特议员的朋友们一个个睁大眼睛傻气可掬地呆立路旁，那种神气宛如《圣约翰启示录》中所描绘的七角十头的野兽。“女游击队员”们放好棺材后，一齐举起右臂，对着棺材庄严地行了一个礼，然后目送灵车远去。

莎莉在一旁骂道，“作为一个女人，你这样做感到非常自豪光荣，是吗？”一个“女游击队员”听到此话，轻蔑地把中指一伸，向莎莉做了一个表示蔑视的手势。莎莉走到她的跟前，一把撕下了她的面具。

“我早该料到，你是不会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的，阿尼亚！”她说，“喂，你为什么不对这个艺术界行行好，积积德？你去找一个好小伙，定居下来，彻底忘掉作画这件事吧！”

另一个“女游击队员”走向莎莉，对她动手动脚推推搡搡的。

“一场剧烈有趣的女人之间的对骂！”缪霍特议员站在人行道上欢呼起来。一个“女游击队员”冲下台阶，揪住了他的衣领，结果双方扭打起来。在这两派之间，一派是希望那些追求两性自由的人们都被打倒的伦理学家，一派是赞美妇女的女权运动者。我并不关心谁是赢家谁是输家，他们之间孰胜孰败我丝毫不感兴趣。汉克·缪霍特被击倒在人行道上，三个“女游击队员”以泰山压顶之势，飞速冲上前来，抓住了议员的头和脚。莎莉试图将三个“女游击队员”拖开。此时我赶快走到她的身后，拉着她的手臂，拖着她走向科奇利大街。我想，此时，一个男人正对着我们远去的背影表示感谢吧！

“你干吗要去救他？”我问莎莉。

“三对一，”莎莉说，“即使对方是一个可恶的家伙，这样也太不公平。”

我紧紧抱住她的臂膀，随后我们就默默无言地走回了家。

请允许我附带说一点。就在参加克莉葬礼仪式的当天晚上，我开车把安格斯的篮球队的三四个朋友送回家后。就翻出第二天上课要用的讲义，并开了一瓶图博尔格啤酒。安格斯正在淋浴，彼得和克里斯蒂正在楼下学习。我走进起居室，将一盘丹尼斯·布伦演奏的莫扎特协奏曲的旧带子放入 CD 机中，然后开始仔细阅读我的讲义。我画掉了几处已经过时的范例，添入几处符合时尚的例子。这时我听见有人在前门之外喊我。我向窗外望去，发现莎莉的保时捷正停在人行道边上。

这是一个寒冷的夜晚。我打开门，把莎莉让进了屋，她手中提着一个木制货箱。

“喂，”她将箱子斜放在墙边，“送给你的。对今早发生的事，我深感遗憾。一旦被困得走投无路，我便变得不太理智了。”

“这我知道。”

---

象征主义：指美国若干机构、学校象征性地雇用或收容少量黑人，以示已遵守民权法和服从了舆论。

家长政治：政府或雇主用父亲般的方式来关怀和支配下属。

她露齿一笑，“得啦！来，打开看看你的礼物。”我费劲地摆弄箱子。

“我来，”她俯下身子，干净利落地打开箱子，接着把画取了出来。

“我们拿到亮光处，看看你对它有何感想。”她说。这幅画使我大为惊讶，我想其中一部分原因是由于看到了画像色彩的明暗对称，浓淡相宜。但真正的冲击力主要来自作品的主题内容。

这是一次午后茶会，地点是洛弗避暑别墅旁边的湖边林中空地上。画面上充满着夏日的炽热和光辉，雨后的水汽被高温蒸腾为若隐若现的雾霭，它们袅袅上升，缠绕在湖面林间。画的前景是一张铺着雪白桌布的圆桌，桌子两旁各放着一张墨绿色的木椅。尼娜·洛弗侧身坐在其中一张椅子上。她身着一件嫩绿色的镶边小圆孔太阳裙，皮肤白皙，犹如太阳光线透过白色细瓷后呈现的那种半透明的乳白。她的黑色发际线和那粉嫩的脸色相得益彰：阴与阳，黑与白，浓与淡。与她相对而坐的是一个15岁的少女。她皮肤呈棕铜色，身着比基尼泳衣，丰腴的身体有模有样地凸露出来。太阳使少女的辫子变成金黄。她正恍惚迷离地看着尼娜倾倒里摩日细瓷茶壶的姿态优雅的双手——她的眼神我非常熟悉，那张少女的面庞正是我少女时代那张洋溢着敬慕之情的面庞。

女人和少女面对面伏在白色缎面桌布上，沉浸在她们的世界之中。远处，钴蓝色的湖水轻轻拍打着湖岸。

画中还有两个人，我都认识他们。被泛起的水花包围的是一个男子和一个少女。我立即看出了水花中的德斯蒙德·洛弗肩膀的斜角以及莎莉的金黄色头发。

莎莉一直注视着我的脸，最后她简捷地问道，“怎么样？”

“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我真不知该如何表达。色彩美极了——看上去万紫千红溢彩流光。你凭记忆重现了我们的过去——不仅是我们的外貌，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现了那种充满生机、无忧无虑的……”

“以及天真无邪的神情。”莎莉说。

“对，”我表示同意，“以及天真无邪的神情。赛尔，从未有人送给我这么美妙的礼物，我真不知该说什么才好。”她笑着不屑一顾地挥挥手。

“有题目吗？”我问道。

“天造地设的小圈子。”

“对，我认为这题目相当不错。不是吗，你和德斯在一个小圈子里，此外，我和尼娜在一个小圈子里。老天，我记得我是多么敬慕她。对她来说，一个胖乎乎的小女孩整天搂抱着她，一定会令她极为厌烦。”

“她喜欢这样，”莎莉说，“她很重视你的需求，”她突然怪异地看着我，“这对我极不公平。尼娜爱你，乔。她现在仍然爱你。关于我母亲，我唯一赞同的就是她爱你。”“还有你，赛尔，如果你给她机会的话。”

她对此耸耸肩，“不管怎么说，如果你决心作画，不要画这种题材。这是我为尼娜作的唯一一幅画。她是如此美丽，我几乎要原谅她了。至少，那些夏季的时光是无限美好的。”

“我闭上双眼就能想象到你和德斯从别墅冲下小山坡，手中拿着你们砌沙堡的工具：小铁锹、抹刀、刮铲、调色刀、保持沙子湿润的喷水壶，还有模子和成型机。看上去你们马上就要大张旗鼓地干起来了。”

莎莉苦涩地一笑，“是的，德斯是个了不起的老师，了不起的画家，了不起的父亲……”她激动得语不成声。我抬头望着她，感到非常震惊，“嘿，来杯啤酒，怎样？”“当然可以。”她说。

我从冰箱取出一瓶冰镇图博尔格啤酒。

莎莉仔细地观察瓶上的标签，“这一瓶还好，我应该信任你。”她吧哒一声打开盖子，把瓶子举向我，“为了昔日美好的时光。”

“为了昔日美好的时光。”我说。

继而我们都陷入回忆之中。过了片刻，我打破沉默，说道，“这幅画使我回忆起了许多往事。要知道，一两个星期之前，密柯还问我，我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告诉她，实际上我自己也不太清楚。”

“你是尼娜的朋友。”她简短地说。

“那不公平，”我说，“是你离开我们的。德斯去世后你去了纽约那所艺术学院，你从此就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是尼娜告诉你的吗？”莎莉不可置否地摇摇头。“乔，那儿并没有什么艺术学院。离开毕晓普·韦尔斯医院后，我从未进过任何学院。”

“真的吗？你才13岁。你得上学。噢，我明白了，正因为你还要上学，所以尼娜就让你跟随伊萨克·莱文到了美国？”

莎莉大声叫喊道，“姑且相信尼娜说的是事实，我想我是在艺术学院里。只不过那儿只有一位老师，伊萨克；一位学生——就是我。”

“你们做了什么？”

她喝了一大口图博尔格啤酒，然后把酒瓶放在桌子上。“唔，德斯去世的第一年，我心力交瘁，因此我们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旅行——驾驶着伊萨克的亮黄色敞篷车周游美国。四处观光，住在汽车旅馆里。”

“赛尔，我压根都不相信，像伊萨克这样大名鼎鼎的人物，怎么肯牺牲自己一年的时间，去陪一个13岁的女孩四处周游？”

她对我嘲讽般地冷冷一笑。

“莎莉，不，我知道你说你和他同居……老天，你还只是个孩子。那真是异常荒唐的举动！”

“我不是你说的那种小孩，这是公平的交易。他可以尽情地和一个在他看来富有新鲜意味的年轻女孩做爱，我则可以乘坐他的雪佛莱车周游美国。两全其美！”

“你们依靠什么生活？”

“这个，伊萨克并不需要去汉堡包店工作以维持生计。当时他的知名度极高，只需偶尔坐着打几个电话，然后他就去专科学校或妇女团体畅谈一下艺术。领取支票后，我们又继续前进。他竭力使一切变得饶有趣味，非常具有刺激性。你知道，佛蒙特州是个温暖的过冬之处。他曾在圣路易斯—奥比斯波教了一个多月的书。”她脸上露出迷人的笑容，沉浸在美好的回忆之中。

“唔，乔。我们居住的汽车旅馆的房间里各种各样奇特的图案——那是一个名副其实的50年代的地方——路易王宫，丛林地带，西大荒，诸如此类的东西。”她摇摇头紧接着又笑了起来，“一年之后我们来到纽约，伊萨克写了封信，然后被邀上电视，在那儿教了一段时间的书。我就自己开始进行创作。”

“我作画，我们去各大美术馆，我们尽情做爱，这就是我所谓的艺术学院。”她哈哈大笑起来，自嘲地说，“我想当你选择了艺术并静下心来创作

时，那样做倒并非是个坏的准

备。不管怎样，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我快满 20 岁时为止。

那时美国正陷入泥潭之中——约翰逊总统，越南战争，这一系列事情。伊萨克说他将坚决支持麦卡锡，但他为此吃够了苦头。于是我们就来到萨斯喀彻温埃马湖的萨墨艺术家聚居地，并且再也没有回去。”

“沙莉，我不用信。这些事情发生时，尼娜在做什么？”

她站起身来，“她因为丈夫突然悲惨地死亡，引起了精神崩溃，后来她就长期处于治疗与恢复之中。”她冷冷地说道，“哎，我该走了。很高兴你喜欢这幅画。”

我穿上大衣、靴子，跟随她往外走去，我希望我们之间的亲密感情能够再持续一段时间。来到门外，我们呼出的热气转瞬之间就变成冰雾。朦胧的月色之中，莎莉的停放在路旁的银色保时捷熠熠生辉。

然而走近时，我才注意到汽车停靠的位置出了偏差。

我很快找出了原因，原来有人戳破了车胎。我和莎莉仔细查看了所有的车轮，发现那人用利刃反复不止地猛戳车胎，以发泄私愤。所有的车胎都瘪塌了下去。对此惨景，我们的心窝深处一阵冰凉。对着那冰天雪地，我们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赛尔，我们进去打电话给警察。”我说道。

她仰首问天，“今晚是满月——正是疯狂的犯罪时刻。现在警察正忙于寻找尖牙开始生长的人们，他们哪会肯为这种小事跑来受罪。”她张开两臂，“好了，乔，看来你得留我在这儿过夜了。”

“没问题。”我们步履艰难地踏着积雪走进温暖如春的房里。

---

约翰逊：美国总统，60 年代中期因使越南战争升级而丧失公众支持。

麦卡锡：美国参议员、众议员，反对越南战争，以在各州民主党总统预选中向约翰逊总统挑战闻名，后在总统竞选中败于参议员 R·肯尼迪。

1月10日，我上完《平民党 政治》和《1982年萨斯喀彻温选举》两门课程后，穿过校园朝艺术大厦的办公室走去。出于习惯，在“English250”教室前，我减慢了速度。圣诞节之前，密柯一直在这儿上课。每次经过这里看见她坐在窗户边的书桌旁咬着钢笔、低头凝思、眉头深锁的样子，我的心情就格外舒畅。如今，窗户边的那张书桌已经空空如也。圣诞节假期过后，密柯再也没有回过学校。她本应坐在这儿听老师介绍艾丽斯·芒罗和辛克莱·罗斯，而此时此刻，她却在法院大楼搬卸家具，和供应商交涉。她的这个决定，令我十分不快。

刚踏进办公室大门，电话铃就响了。是莎莉打来的，她的话同样使我极为不快。“乔，今天下午有空吗？”沉默一会，她继续说道，“我有新的消息告诉你。”

“我要去梅恩街取安格斯的旱冰鞋——百老汇咖啡馆附近的磨具店。15分钟后我们在咖啡馆里碰头。”“百老汇，就这么说定了。我现在在伊萨克家——就在附近不远。”

“赛尔，是好消息吗？”

她显得极不耐烦，“说有消息就一定是好消息？”她反问我道。

今天天色阴沉，下着冻雨。我能找到的唯一的停车场所，距离咖啡馆还有三个街区之遥。进门时，我感到寒风刺骨，心中也极不舒服。然而对饥寒交迫的行路人及孤独者来说，百老汇咖啡馆是备受欢迎的地方。这儿正同我想象中的海明威故事里的咖啡馆一样，是个“窗明几净，灯火通明的地方”：咖啡馆一侧是闪亮的摆设有凳子的柜台式长桌，另一侧是装饰有紫红色皮革制品的深色木制火车座。莎莉就坐在里面的火车座里，她的头顶上方，有张浅灰色调的弗雷德·阿斯泰尔的巨幅相片。

她看见我后冲我惨淡一笑，“他们找到了我的手枪！”她开门见山地说道，“一群小孩在河边坐雪橇滑行时，发现了一支手枪，并交给了警察。警察说，这正是行凶杀人的那支手枪。”

侍女上来为我们斟上咖啡。她离开时，我转向莎莉。“好，案情开始有了眉目。”

她灰心丧气地捋抚着披散在肩上的长发，“告诉我哪儿是开端，乔？因为我自己都被搅糊涂了。你知道我多久去一趟警察所吗？直至今天早上，我还以为这一切就这样无限期拖下去了，一切都好像处于地狱的边缘，没有任何起色，也没有变得更糟。好了，现在情况变糟了。不过，乔，事情还是没有更大的起色：警察还未找到克莉被害那天美术馆丢失的摄像机里的带子，他们甚至连凯尔追赶的朝河堤方向逃走的那个人都还没有找到。这样我当然仍然没有不在谋杀现场的证据。”

“警察还在寻找那个戴滑雪帽的人吗？”

“玛丽·罗斯·麦科特说他们仍在寻找。但既然他们已经找到了手枪，我想他们因为掌握了确凿的杀人证据，对我会怀有敌意。许多情况开始明朗

平民党：19世纪后期美国中西部和南部农业改革者的政治联盟，主张自由铸造金银币以增加通货，实行分级课税制、铁路国有化等。

艾丽斯·芒罗：50年代末至今的加拿大成熟和发展时期的小说家。

起来了。”

莎莉抿了一口咖啡，闭上双眼，显得十分疲倦。

“你没事吧？”我问道。

“我很好，”她说，“警察从9点到5点钟一直在密切监视着我。他们下班时，恶作剧者跟着加快了行动步伐。”

“啊，我认为恶作剧已经结束了。”我说道。

“那么，你错了，”她用低沉含混的声音说，“正如他们所说的，这只是个开端。要想出这么多馊主意还真得费些心机。比如说，早上在挡风玻璃上发现的冻鸡蛋，汽油箱里的海洛因，我的画室玻璃窗上用口红书写的情书。这些东西不断向我涌来，我准备离开这儿。明天，我将搬进帕尔克大街的一所公寓。你知道的，就在贝斯巴勒附近的闹区里。斯图一位住在豪华顶层公寓的朋友正在佛罗里达州过冬。此人自诩为艺术赞助人，因此他并不介意我使用他的公寓。”

“大概想到大名鼎鼎的莎莉·洛弗睡在他的床上，他便会马上感到乐陶陶、飘飘然了。”

一句笑话驱散了她心中的愁云，那天下午她第一次展开了笑脸，“大概吧！那地方还真不赖。泰勒去玩时那儿还有游泳池。至少我应该将我的号码留给你。”她把号码写在一张餐巾纸上。宽慰地舒了一口气，然后将餐巾纸递给了我。“愿上帝保佑，我希望这一切赶快了结，看来这个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一旦我能安下心来工作，就没有事了。好心的斯图在大学里给我找到了一间画室，我已经把东西搬了进去。”

“看来即使你处境危难，斯图仍对你大献殷勤。”

“这个，可以说算不上什么——他并不慷慨无私——不管怎么说，更多的倒是自私，而不是骑士气概。斯图一本评论我的作品艺术的书稿将于春天出版发行。我想，他担心我会不喜欢这本书。他曾挺起胸膛说，艺术兴旺的奥秘是由于众多不同的评论……”

“什么意思？”我问道。

“就是说，他所写的只是一派胡言，他害怕我全揭发他。”

“但你不会的。”我说。

“乔，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不是个人隐私的问题。他不是针对我，而是针对我所创作的艺术。如果他的书真是荒谬之极，我得站出来揭发他。”

“嗯，”我说，“为了我们大家，让我们祈祷它不是一派胡言。”

“说得对，”她站起来穿上大衣，“让我们祈祷它不是一派胡言。让我们祈祷谋杀之夜那个企图放我的汽车轮胎气的人，如果我还给他暖帽，他能站出来证明我不在犯罪现场。让我们祈祷我的那些威胁者们手脚长出冻疮，手脚痉挛，不要再来烦扰我。”她耸耸肩说，“嘿，让我们不切实际地祈祷这一切，说不定这次就会应验。”

我跟随她往外走去。在走向现金出纳机的半路上，莎莉停下脚步，抬头看看墙上的照片。那是一张陈旧的关于克拉克·盖博、玛丽琳·门罗、蒙哥马利·克利夫特的电影海报，这些演员曾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格格不入。

“啊，他们全都不在人世了。”莎莉感慨地说。

“但我们记得他，”我说，“通过他演出的电影。”

她嘲弄地冷冷一笑，“但这并不能改变他们已经随风而逝的事实。”

我取了安格斯的旱冰鞋，直奔第九大街找我的车。我看着眼前的房子，

觉得非常熟悉。这是一栋很普通的房子：两层楼，装饰着白色楔形板护墙。我猛然意识到这是伊萨克·莱文的家。自在莎莉作品开幕式之夜遇上他之后，我曾在电话簿上查找过他家的电话号码。我甚至驱车经过这儿。我暗暗叮嘱自己，我需要知道他的住处，以便日后联络时可以派上用场。

看来没有必要为日后联络做准备了。莎莉作品开幕式之后的第二天早上，我和伊萨克·莱文通话时，他答应打电话给我。他信守诺言，给我打了电话——两次。第一次，我已安排好和一位政界老友共进晚餐。第二次是在莎莉告诉我德斯去世后她和莱文之间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之后。第二次通话时我极力控制住自己，才没有将听筒砰地一声丢下并震破他的耳鼓。

我正欲离开，恰在这时，伊萨克家的前门打开了，一位身着黑色貂皮大衣的女人匆匆忙忙地走了出来。她低着头，使我看不清她的脸。但我熟悉这件大衣，我认识这个女人，她正是尼娜·洛弗。她没有看见我，急急转身走向一辆汽车。我很快认出那是斯图的梅塞德斯。尼娜的汽车渐渐驶远了，我仔细观察了汽车的牌照——“ARTS1”。这不是斯图的汽车，而是莎莉和斯图共同生活时期属于莎莉的汽车。他的汽车和这辆一模一样，但他的汽车牌照是“ARTS2”。莎莉曾对我说过这辆汽车的情况。当时她满不在乎地说，“单就汽车牌照而言，我就有足够的和决定性的离婚条件。”

车的主人或是女人的身份都不会错的。我关掉发火装置，沿着临街小径来到伊萨克·莱文的家门前。我敲了敲门，门一响他就过来开了门。很显然他打开门时希望能再见到尼娜。他甚至向我身后望去，看看尼娜是否还在那儿。

“她走了，”我说，“但我来了。我可以进去吗？”

他一声不吭地退到一边，我从他身旁走了进去。他手中拿着一个已经封了口的淡黄色的信封。当他发现我在注视那个信封时，慌忙将它往门厅入口处的小茶几的抽屉里一塞。看来他不太相信我。

“嗯，”他最后说，“这真是一个惊喜。上一次我们通话时，我感到你对我的态度极为冷淡。现在好了，快进来坐坐。喝点什么？一杯酒，或是一杯刚煮的咖啡？”

“咖啡好了。”我一边跟他走进起居室一边跟他说话。如果早知道这儿将发生的一切，我应该选择一杯酒。我环视伊萨克·莱文的起居室以后，我才发现我已置身于一个莎莉·洛弗的崇拜者所收藏的艺术品之中——不是她创作的艺术品，而是关于她的艺术品。作品的作者们从自己独特的视角，以各种不同的艺术表现方式，展现了莎莉在各个不同的年龄段的各种不同的表情神态。

这儿的墙上、地板上到处都是莎莉的画像。为了辨别自己所处的位置，我找了一张最靠前的椅子坐了下来。我近旁的墙上斜倚着一张莎莉的深褐色画像。除了她那舔着给人快感的亮红色上唇外，整幅画像用的都是中间色调。它的旁边是一幅用彩色蜡笔绘制的圣洁的侧面像。画里的莎莉，正站在花园里，沐浴着一派明媚的春光。我眼前的茶几上还有一个莎莉怀抱猫儿懒洋洋地坐在摇椅里的陶瓷作品。整个起居室中莎莉无处不在，无处不是关于莎莉的作品。就连我都看得出，这是一些了不起的作品，但它们所处的那个房间，却给人一种怪异的感觉：就像在电视中看到的精神变态者杀人后留下的那间阴森可怖的房间一样。

当伊萨克手捧盛有咖啡和一瓶白兰地的托盘从厨房出来时，我一下站了

起来。

“或许你该在咖啡里添入些这个。”他举起白兰地酒瓶微笑着说。

“不，谢谢！”我说，“看了你的收藏品我有些不知所措。这些作品都是怎么创作出来的？”

他递给我一杯咖啡，“第一幅画像是沙莉自己作的——壁炉上的那幅，也就是她坐在雪佛莱汽车发动罩上的那幅。说起来真有些荒唐可笑。她最初跟我学画时，我称她为一学院。有人告诉她，艺术家被获许进入纽约市的美国艺术学院学习时，必须交给学院一幅自画像。于是莎莉作了一幅自画像作为生日礼物送给我，她那年才14岁。其他的作品都是以后陆续创作的。莎莉是如此独特杰出的人物，艺术界的人们都被她深深吸引住了。

我放下杯子，走近壁炉，仔细端详莎莉的自画像。这幅画像原来极易使人对之不屑一顾，因为乍看之下，它是显得那样陈规老套。它很像一幅50年代杂志封面上专为软饮料或防晒露所做的广告：一个身穿三角背心、短裤衩、梳着马尾辫的漂亮女郎，双手怀抱一个膝盖，另一条腿伸展在黄色折篷汽车的发动机罩上——一个富有迷惑力、极性感的姿势。但是这幅像整个画面的色彩使光线显得非常奇异，令人不安。首先，汽车折射出的光芒像梦幻一般不真实——一辆可以载着你驶往各处的汽车？其次，女郎身后的汽车旅馆那鲜明粉灯色调的水泥墙而是那样俗艳不堪。这样，莎莉本身仅是一个可供剪贴的图样而已。她成了一个没有生命没有立体感的俗气广告画上的普通女郎，一个庸俗的街头应召女郎。

我转过身来，用目光逼视伊萨克·莱文，对他说，“她送给你这幅自画像，你有什么想法？”

他不无揶揄地看着我，“你的意思是把它作为一幅艺术作品吗？”

“不，”我往咖啡中掺入些白兰地，继续说道，“作为一个年轻女子的自我评价，你认为一个如此自我评价的14岁女孩的内心深处蕴藏着什么？”这个女孩成熟的妇人形象出现在我的脑海之中（“说不定这次会应验”）。我很诧异地感觉到我的声音里流露出愤懑，“你知道，我并不是要求你作为艺术家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要求作为一个平凡的人。”他沉默不语。

“我等着你的回答。”

他浑身一颤，把杯中剩下的白兰地一口喝光。过了半天，他才开口问道，“对我和莎莉，你想知道多少？”“所有的一切，我想。”

“乔安娜，没人知道我和莎莉的所有情况。”他的声音低沉，我不得不向前探出身子，才能听清那些从喉咙发出的声音。

“莎莉告诉我你们是情人，”我说，“从她13岁那年开始。”“你很震惊。”

“是的，我很震惊。13岁，老天！伊萨克，你多大年纪了？40岁？她父亲才去世。你难道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些吗？”我原以为他是一个意志薄弱的人，肯定会被知道他行为真相的人的问话所压倒。然而，他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惊慌。相反，他却沉着镇定地望着我。

“那时的情形与现在有所不同。乔安娜，不要急于做出评断。德斯·洛弗死后的事你还记得多少？”

“他刚去世的那段日子？所有的一切，我想你不会记得了。然而那天晚上我在场。我和莎莉准备去湖对面参加生日舞会，你一驾船回来尼娜就带我

们去那儿。后来，我回家换鞋，这就使我晚了一步返回洛弗家。然而你刚发现他家出事，我也就赶到了。那天晚上的事，我到死都记得清清楚楚。”

他拿出一包没有开封的“骆驼”牌香烟，打开后取出一支叼在嘴里，但并不立即点火。

“我记得那儿有一个女孩，”他说，“但我并不知道那就是你。这些年来，你就一直怀着这些压在心头的悲伤记忆？”

“是的，”我说，“是这样。更糟糕的是我失去了莎莉。”我对我自己声音中流露出的厌恶情绪颇感意外，“打那天起，我就很多年没有见到她。而他们又不让我到医院看望她。喔，从此她就得远离我们呆在那所艺术学院里。”

“然而她并没有。”伊萨克接过话茬说道。他点燃了香烟，然后往杯子里猛地倒入白兰地。我意识到他将要醉了。“喂，乔安娜，”他说，“我得设法消除你的敌意，你会改变看法吗？”

“你来试试看。”

他浅浅一笑，说，“正如他们所说的，那是一个阴郁的暴风雨之夜——说得确切一点，是德斯葬礼仪式后的第二夜。由于气候的缘故，德斯的葬礼显得格外阴森恐怖。我坐在起居室里，准备开怀畅饮一番。我的住处离韦尔斯医院很近，当然，德斯一家都在那所医院里。这时，传来一阵敲门声，我打开门，是莎莉站在那儿，神色紧张凄楚。她并没有被获准出院，她是穿了一件大衣逃出来的。

‘我不愿意回到那幢房子里，’她说道，‘我不愿意回到她身边去。’她全身湿透，浑身发抖。我赶快上楼帮她在浴缸里放满热水，并给她拿来一些干衣服。我下楼时，发现咖啡桌上那瓶威士忌酒——我恰好开始喝的那瓶酒——已经所剩无几了。庆幸的是，莎莉的胃开始受不了。当我扶她上楼来到盥洗室后，她马上跑到抽水马桶边猛烈呕吐起来。不知怎么搞的，呕吐完后，她的牙关紧闭——我想那情形就像一条扭得太紧的铰链。

“不管怎么说，我是和一个与我没有关系的13岁女孩在一块。她身穿医院长袍，烂醉如泥，极需帮助。我想去叫一辆出租汽车，以便能够送她去急救病房。但一听到要送她回医院，她突然变得歇斯底里起来。她拼命地撕扯电话，拼命地抓住我，发出非常恐怖的声音。于是我给了她一记耳光——电影里治愈歇斯底里的办法。”他长长地吸了一口“骆驼”烟，接着说，“值得高兴的是，这一记耳光居然治好了她的牙关紧闭症。我替她脱下衣服，抱她进了浴缸，然后坐在浴室门外的走廊上，守候着直到她出来。我知道她已平安无事了。”他暗自一笑，“或者说，她已和我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一样安然无恙了。”

我大吃一惊，“听起来，莎莉像是在嬉笑玩闹——一次冒险经历。”我带着无可奈何的神气说道。

他拿起那个莎莉怀抱猫儿的陶瓷作品，用食指摩挲着莎莉的身体曲线，那副痴迷的神态犹如抚摸着爱侣温润的肌肤。“她饱受创伤，第一年是恢复健康的一年。”

“而你就是医生。这一切发生时，尼娜在做什么？”

他耸耸肩，“她在做什么？除了照料她尼娜自己，她还能做什么。”他直视着我，继续说道，“我看得出你已不再对我那样敌视了，这样就好。你提出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尼娜非常赞成由我照看莎莉。我和莎莉曾一

道去尼娜病房征求意见，尼娜很快就允诺下来。”

他字斟句酌地说出这堆话，我知道他的酒力已经发作，反应开始变得迟钝，然而我不能无视他对尼娜的中伤侮辱。

“请公正些，伊萨克！尼娜只是承受了比噩梦还要可怕的残酷现实。”

“我们所以做梦，是因为内心充满了深深的恐惧或思慕。”他轻声说道，“不管怎么说，莎莉毕竟是她的亲生女儿。”

“可是你，”我强忍住眼泪，“你是尼娜选来充当她孩子父亲角色的人。作为父亲就应该行使父亲的职责——不是这样吗？见你的鬼，伊萨克，你不应该把对你的指责转嫁到尼娜身上。你是一个占尽便宜的人，你是一个亵渎了别人信任的人。”我拿起大衣准备离开。

他跟随我来到前厅。这时我第一次注意到他一瘸一拐的样子，心中一阵窃喜，他弄伤了自己，他受到了报应。这时电话铃响了，他到厨房去接电话。远远地，我只能听清一小部分对话。我听见他说，“那没有必要，已经不需要了。”随即他压低了嗓门，我实在不能辨别清楚谈话的内容。只听见他在那儿咕咕哝哝着什么。门厅小茶几的抽屉正露着一条小缝，我赶快拉开抽屉，拿起那个淡黄色信封。这时我仍可听见从厨房那儿传来的伊萨克低沉含混的声音。我像孩子们在圣诞节早晨摇动礼品盒那样抖动一下信封，心中暗自诅咒着：伊萨克，见你的鬼去吧！我一点一点撕开信封口盖，看到信封里面装着一大沓数目极大的钞票。

我把信封放了回去，小心地关上抽屉。这时，他已打完了电话，我就与他告了别。我上了汽车，很惊诧地感觉到自己在簌簌颤抖——由于咖啡的刺激还是良心谴责的缘故，我自己也搞不清楚。我坐在汽车中做了几个深呼吸，才使内心逐渐平静下来。我将钥匙插入发火装置，启动了汽车。开车前，我最后看了一眼伊萨克·莱文的家。他身着一件花呢短上衣，鼻梁上架着一副角质眼镜，像以往一样老成持重地站在家门口，一手拿着白兰地酒瓶，别一只手则既潇洒地但又嘲弄似的朝我行了个礼。

在百老汇大街红色交通信号灯前，我将车停了下来。这时，我试图把刚才发生的一切理出个头绪。尼娜去伊萨克·莱文家做什么？他们已经相识多年，然而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友好。伊萨克·莱文的巨款从何而来？尼娜曾说他有严重的经济问题。现在淡黄色信封里的钱已远远超出了留待报童前来收取的金额。在尼娜之前，莎莉也去了伊萨克那儿。但是如果她用那笔钱与他作交易的话，又为何要使用现金？为什么在她离开半小时之后，伊萨克仍拿着信封而未启封口？可疑之处实在太多了。我看看手表，离安格斯放学回家还有一段时间，我决定先去尼娜家寻求答案。

交通红绿灯一变换，我立即驶向十字路口。在汽车中，我能看见街道对面安格斯非常向往的地方：大格尔普之家。我转向百老汇大街，头脑里仍然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想法。正在此时，有一辆卡车正朝我驶来。我没有留意到它的存在，当我调转头时，我只来得及明确三件事：迎面驶来是辆大车，绿色，并且没有减速。

我所知的下一件事，就是我已经仰卧在一间散发出浓烈药味的房子里。一位黑人医生正在温柔地问我是否知道自己的名字。我告诉了他我的名字，他赞许地点点头。“你今天早餐吃了什么，乔？”这我也知道。然后他又问：“今天是星期几？”我又回答对了。他满意极了，显然我是一个有出息的学生。不但如此，我还知道总理和省总理的姓名，以及市长等地方政府领袖的名字。

“嗯，你还有救。”他微笑着说，“我们要给你包扎一下。”紧接着我的手臂被扎了一针。渐渐地我不知不觉地睡过去了。我记得梦中有座小电梯，以及那间德彪西正在演奏乐曲的房间。我的头顶上悬着一盏明亮的电灯，那个问我总理姓名有着温柔嗓音的人正在谈论有关大蒜的问题。接着一个女人凑近我的身边，唤道，“乔安娜，乔安娜，该起床了。来吧，乔安娜，做个深呼吸，深吸一口气。”我猛然醒了过来，睁开眼睛，看见密柯的男友格雷格正在病床一边守候着我。

我极度不安，努力使脑子转动，“密柯好吗？孩子们好吗？”

他握住我的手说：“大家都好，包括你。告诉你，你出了一场车祸。”

“没有人……？”我问。

“除了你和沃尔沃车，没有人受伤。你很快就会康复的。”

一阵宽慰和感激涌上了心头，“谢谢你，格雷格，感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

“乔，我并没有做什么。”

我朝他一笑，说，“你在这儿，我在这儿。”突然我的灵感来了，“嘿，格雷格，记得伍迪·艾伦说过的话吗？‘生命重在参与。’”

听我这样说以后，他流露出兴奋的神色。这时，我又觉得浑身酸痛，头晕目眩，渐渐地我又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睡梦中，我沿着医院狭长的通道向前走去，寻找着出去的路径。然而通道布局奇异，像座迷宫，我觉得好像尽在原地兜圈子，我内心的惶恐不安开

---

省总理：加拿大等英联邦国家的省总理，就是省长的意思。

德彪西：法国作曲家。

始逐渐加深。不一会，我来到一座标有‘未经许可，不许入内’的巨型双扇门前。我推开门，发现这是一个宽敞的房间。房间空无一物，只有中间摆着一张八仙桌。桌子中间有条深槽，伊萨克·莱文正坐在桌子一旁。“我找不到出路。”我对他说道。“是向左还是向右？”他问道。“什么？”我反问他。“有意还是无意？”他急躁不安地问道。“朝左边。”我不假思索地说。“你会后悔的。”他警告我。然而我已经从左边的小门直往里走去。我感到我来到了一间无人使用的厢房。狭长的通道上。每个房间的门全部敞开着。内科病房里空空荡荡的，里面的摆设还保持着30年前父亲办公室里的样子。最后我来到父亲任职的韦尔斯医院的一间窗户很多、阳光充足的房子。这儿堆满了家具，我立即认出那是洛弗家老房子里的家具。而尼娜就在那儿，她穿着一件黑貂皮大衣。她一定是个护士，因为她正在往杯里倒药。她没有看见我。莎莉也出现了，不过不是现在的莎莉，而是穿着长长睡衣的14岁的莎莉。她故意推着医院中推送病人的轮床，轮床上躺着一个盖着绿色被单的尸体。

她看见尼娜时，赶快低声对我说，“乔，你本来应该向右转。但你现在仍然可以出去，可是你得把尼娜留在这儿。”我正欲转身告诉尼娜我将要到那儿，可是她已到另一个房间数钱去了。我只好和莎莉沿着狭长通道跑出无人使用的厢房，来到一间现在还在用着的房间。这时，我已经不那么恐惧和忧虑了。“你现在可以看看了。”莎莉指指轮床上的尸体说道。我不愿意看，但我知道我必须看。于是我抓住被单的一角，很快又放了回来。轮床上的人正是伍迪·艾伦，他一见被单被掀开，一下子就坐了起来，并揉了揉鼻梁说道，“乔，生命重在参与。”

我放声大笑起来，醒来时我仍在发笑。密柯微笑地看着我，同时又极其担心地看着我。

“好啦，”她说，“没有必要问你从鬼门关回来是否很高兴。看起来你在那儿很是开心。”她紧紧地抱着我，说，“妈妈，我们都被吓坏了。”

“我知道。”我回答道。

她潸然泪下，“我爱你。”

“我也爱你，”我说，“饮食服务公司进展如何？”她告诉我好多有关的消息。不一会，彼得进来说，他已找到了一个在省西南部的兽医站，准备暑假时在那儿工作。紧接着安格斯进来告诉我，星期六3名奥伊斯球队队员将在商业区签名。如果他捐赠50加拿大元给冰上曲棍球老手俱乐部，他就可以和他们共进早餐。最后来的是位护士，她说整形外科医生想检查我的前额。不管怎么说，我一天接待的来访客人太多了，所以她就用嘘声将孩子们赶走。外科医生走后，她又过来为我把被子掖好塞紧。

我无法入眠，躺在床上静听医院里的各种声响。走廊里的灯光已被调暗，我影只形单地置身于晦暗昏黄的光线之中。起初看见莎莉站在门口，我还以为是在梦境里。她把手指放在嘴唇上示意禁声，然后迅速走至床头，在那儿她不会被路过的人们发现。

她俯下身子拥抱我，我感觉到了她身上的从外面带来的冷气。她审视地察看脸上的伤口。

“伤势如何？”她问。

“不太严重，”我说，“除了前额上的伤口外。整形外科医生刚来过，他说我‘会留下伤疤，但不会毁容’——这是他的原话。他还说我很幸运，

因为我有刘海可以遮住伤疤。”莎莉摇摇头说，“各方面情况都不错，是吗？”

“是的。哦，莎莉，见到你真好。你是如何通过护士这道关口的？”

她敞开大衣，只见里面的短上衣上别着一张身份证。“我向她亮出这个，说我是圣保罗医院的专家。”我笑道，“你从哪儿弄来的？”

“这是两三年前斯图愚蠢之极的主意之一。他让每个有权进入门德尔贵重物品储藏室的人都须持有身份证。至少这一次斯图的办法奏效了，它今晚还真派上了用场。”转瞬间她沉下了脸，心事重重地说，“我必须看看你，乔。密柯打电话告诉我你没事时，我大大松了一口气。但宽慰感并没持续多久，我又开始心烦意乱起来。”

“那正是我的感受，”我说，“看着这一切都轻而易举地结束，我反倒感到惶惑，觉得这一切很没意思。”

她体贴关怀地拥靠着我，侧身坐在床沿边上。脸上的光线若明若暗，这使她显得既苍老又年轻。“然而你不能这么想，”她说，“你不要以为这一切都很快就会完结，否则你会气馁的。没必要担心死亡，这是迟早的事情。我们目前应该担心的，就是突然的袭击。”

“抓紧时机？”我问道。

她盘问似的扬起眉毛。

“抓紧时机。”我再一次说道。

“抓紧时机，”她重复道，“正该这样。因为没人知道我们还有多少时间。以前这类事情从未引起我足够的重视，我只是做我想做的事情——搞艺术创造。然而泰勒改变了一切，乔。她如此富有天赋，前途不可限量。她需要一个好老师，需要我做德斯曾经为我做过的事情，以防完全葬送了她的前程。”

她站了起来，面窗而立，继而探头俯瞰城市夜景。我可以看见她的侧影。“我不能再等待了，最近我任由除我之外的人们控制着事态的进展——警察、斯图、尼娜，甚至那些恶作剧者。但这种状况应该结束了，我得自己做出决定。明天早上我将飞往温哥华。我的律师说，既然我没有受到任何指控，这儿的警察就无权阻拦我。我将到那儿为我和泰勒寻觅一幢房子。”她转身面对我，继续说道，“你确信我离开你后，你会平安无事的。”

“我确信。”

“你希望我把车钥匙留给你吗？密柯说那沃尔沃车已经不中用了。”

“你相信我从今以后还能开车吗？”

她笑着说，“我相信你。由于你如此勇敢，我将给你捎回一份礼物。你希望我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带些什么回来？”

“退色柳——大的圆柱形的那种。我要一抱之粗的那种。”

她发出一声感叹，“你知道，乔，有时你用词极为谨慎。”随即她俯身亲吻我的前额，问道，“我曾经告诉过你我爱你吗？”

我激动哽咽欲哭，“没有。但你既然爱我，我希望你能以书面形式表达出来。”我说时鼻子猛一阵发酸，喉咙壅塞得透不过气来。过了一阵，我又说，“我也爱你，莎莉。”

她启唇一笑，“主意不错。哎，乔，我得走了。我会从温哥华打电话给

---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加拿大的一个省名。

退色柳：一种美国的小乔木，叶子呈披针形，上半部亮绿色，下半部粉白色至淡白色。

你的，告诉你那儿海滨上的情景。”她捏了一下我的脚后跟，随即悄悄离去。5分钟之后，我甜美地进入了梦乡。尽管身上还有淤伤、缝线和绷带，但我心头仍是喜悦快乐的。

第二天早上，我闻到了咖啡的香味，也听到了走廊上装有早餐碗碟的推车经过的响声。我睁开双眼，将双脚往床尾一甩，一个纵身便坐了起来。我顿时感到一阵头昏眼花。但我仍决心自己走到盥洗室。盥洗室水池上方有面镜子，当我以审视的目光打量自己时，我真希望我还不如呆在床上。我额头上包扎着绷带，两个眼圈发黑，颧骨上一片青肿。

“你早上的状态不佳。”我对着镜中的影像说道，然后一瘸一拐地走向病房，乖乖地躺在床上。

早餐是一个微温的鸡蛋，烤面包，麦淇淋，一杯室温燕麦片牛奶，以及一杯饮料。啊，我还活着！面容虽然憔悴，但营养学家照料得很好，一日三餐都吃那精心配制的食品。这使得死神都望而却步。我的心情十分愉快，坐下观看《早安，加拿大》节目专题小组组织的公开讨论。

这天尼娜是最早来访的客人，我刚吃完早餐，她就来了。她给我带来了一本被《纽约时报书评周刊》列为最畅销的一本小说，一束骤然开放的浅红色杜鹃花。她打量我的脸时，我发现她脸部肌肉绷得紧紧的。她不喜欢看见别人患病的样子，我知道她一定是在努力克制了自己的情绪之后才来到医院的。她亲切地拥抱我，然而在她坐下之时，我注意到她把那张来访客人坐的椅子挪到了离床很远的地方。

我们谈了一会儿车祸，随后她告诉我，莎莉已在今天一大早飞往温哥华去了。讲述这些时，她并未企图掩饰她心中愤懑的情绪。

“这就是她使人不满的原因。轻易就作出这些不假思索的决定，好像整个世界只有她莎莉·洛弗一人存在似的。她原本答应今天带泰勒去看大学里的那间画室的。”

“泰勒伤心难过吗？”我问。

尼娜迟疑了一下，说道，“这个，没有。莎莉给她打了电话，好像她对她妈妈所作的解释很是满意。然而这并非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那么什么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呢，尼？如果泰勒高兴，莎莉也高兴，这不是很好吗？”我讲话的语调似乎比我原来预想的要尖刻得多，尼娜好似受了伤害似的惊讶不解地望着我。

“你认为我没有权力参与此事吗？”

“不，尼，你当然有权利参与，只是我认为你对莎莉不公平。她昨晚还来过这儿，我想我明白她觉得有必要去温哥华的原因。你知道，对她来说，生活在这儿的的日子，并不是她最美妙快活的时光。”

“但是我们余下的人就过得很幸福吗？”她冷冷地说道。我的头开始突突地作疼，“我知道，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接着说，“我需要问你一件事，实际上我是在找你交谈的路上遇到车祸的。”

她一下就显得有些紧张、不自然，我搜索枯肠，试图使我的话语平缓温和，不要吓住了她。“昨天下午我去百老汇大街办事，我的汽车就停在伊萨克·莱文的家门前。我看见你从那儿出来的，你走后我就进去和他作了一次交谈。”起先，她好像并不是在听我说话。她戴了一只较粗的环连暹罗猫银手镯，显得珠光宝气，一身富贵。我讲话的当儿，病房的门扣松了，她好像全身心专注的是拴门的问题。半晌，她抬起了头。

“他告诉你一些什么？”

“只是关于过去的事。”我说。

刹那间，她显得从容随便了。“乔，我不会相信伊萨克·莱文告诉你的任何事情，他不是个正人君子。”我感觉到右眼有种压迫感，“见鬼，尼娜！如果他不是正人君子，那你为何让你13岁的女儿和他住在一起？”

她的神经陡然紧张起来，“正是这个问题。你认为这对我容易吗？你在那儿，乔，你记得当时的情形。她压根不需要我。你父亲说，那是因为我，使她想起了她在德斯那儿失去的一切。因此，他极力主张我让她出走。”她伸出冰冷光洁的手覆盖在我的手上。我想，正是这只手，曾经多少次为我抚平了心灵上的创伤。

“我有你，乔，”她说，“这使得情况完全改变了。这是公平的交易。你母亲不需要你，莎莉不需要我。我不得不出了一个令大家都满意的万全之策，但这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你也知道，你亲眼目睹莎莉没有履行一个女儿和母亲的义务，这伤透了我的心。但是这已经是谁也無法挽回的事实了。”

我注视着那张完美端庄的鹅蛋脸，动情地问道，“尼，看上去你是这般脆弱，但实际上你又为何如此坚强？”

她的脸上绽开了由衷的笑容，“你知道，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虽是女流之辈，但神经并不比那须眉男子脆弱。”说着她站起身来，开始穿上大衣。“我想你今天谈得太多了，看上去略有一些疲惫。下一次我们姑且不谈过去，谈一些恢复的妇女应该谈论的话题。”

“那么谈些什么呢？”

她顽皮地一笑，“比如谈谈麦秆制女帽，谈谈春天裙衫贴边的长度，以及在城市里哪儿可以买到最好的比基尼泳装。”

我的头部继续突突作痛，“这主意听起来妙极了，我们下次就谈这些，我保证。然而还有一件事，我必须知道。尼娜，你昨天给了伊萨克一大笔钱——装在淡黄色信封里的一大笔钱？”

暹罗猫手镯从她手腕上滑落下来，叮咚一声掉在了地上。就在那一刹那之间，我们都惊恐万分地互相对望着，仿佛那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尼娜俯身拾起手镯，小心翼翼地戴好，然后抬头望着我，我没法看透她脸上的表情。她带着一种急迫的口吻，回答了我的疑问。

“乔，你必须向我保证，我告诉你的事不能对外人泄露一字。那钱是斯图尔特的，我只是一个送信人。如果他知道你已发现此事，他就会大发雷霆。其他人不该知道里面的内情，一旦传了出去，会毁了斯图尔特的。他和泰勒的生活之舟，已经累经风浪坎坷。”说话时她的双眼已经噙满了眼泪。

“天呐，斯图尔特究竟做了什么事情？”

“他写了一本书，乔，这就是他所做的。然而他对这本书面世之后的反映却颇为担忧，因此他和伊萨克达成了一项协议。伊萨克同意给这本即将付印的书以相当程度的重视，并且答应送一些赠阅本给他的艺术界的同僚们，同时还给每人附上一封极尽恭维之能事的书信。”

突然间我头痛欲裂，几乎很难再坚持下去。我现在急需的是睡眠，我已经用尽了种种办法。但是我必须强迫自己支撑下去，直到所有的疑问都得到了解答为止。

“斯图答应为伊萨克做些什么？”我问。

“你已经知道了答案，乔。昨天下午，你已经亲眼看见了事情的经过。作为平等的交换，斯图尔特答应帮助伊萨克摆脱最近的财政危机。”

“这样做并不明智，尼娜。如果这本书拙劣之极，肯定还会引发别的评论。斯图尔特没法收买所有的人。”

“书是写得很棒的，乔。但是你要知道，事情到底如何，目前还很难预料，伊萨克现在被公认是莎莉作品的评论专家，他对莎莉作品持何种看法，一般人们都会受他的影响。对伊萨克来说，外界良好的反应是一个重要的关键。今年夏天他就50岁了，他把这本书看作给他带来盛名的契机。”她坐在她女儿20个小时之前坐过的床沿边上，哀求似的说，“乔，请你保守秘密。斯图尔特已经受尽伤害，这事一旦传出去……”

“他会成为人们耻笑的对象。”我接着说道。

她眉头一皱，“或许比这更糟。求你了，乔。”

我叹了口气说，“我会保守秘密的，尼娜。你要求我不要向外泄露一字，这正是我所需要的。”说完这些，我顿感浑身困顿无力，“我想你是对的，我现在该休息了。”

她为我弄平枕头，抚平床单，并向我送来一个飞吻，然后悄然离开病房。这一次，我在睡梦中再也没有展开笑颜。

醒来时我发现床头小桌上放着一个精巧的绿色柳条篮子，里面盛着一个夹有奶油干酪和咸鲑鱼的硬面包圈，另外还有一瓶果汁汽水，一个大梨，一块非常精美的巧克力蛋糕。柳条篮子上还系着一个白丝绸蝴蝶结和一张印有“贾奇曼赫”字样的名牌，右下角是密柯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在名牌的背后，密柯用潦草的字体写道，“特意为你准备的，并祝康复。爱你的，密。”吃了密柯送来的食品，我心情愉快，精神马上好多了。

收音机里正在播放午间新闻，这时，我的忘年交希尔达·麦科特来了。她身穿一件深黄绿色和樱桃红相间的极富斯堪的纳维亚风格的滑雪衫。这身装束使她变得年轻了许多。她那亮红色的头发束在深黄绿色滑雪帽里，面颊冻得通红。在那间弥漫着消毒剂和药水味的病房里，她是那样的充满生机和活力。她把椅子挪近我的床边坐下，然后俯身审视我的脸庞。

“情况本来可能比现在还要糟糕，”她体贴地说道，“我已将你的名字写在了教堂祷告名单上，因为你得以从死亡线上逃脱，而不是因为你的康复。我们已经向上帝作了感恩祷告。”

“我自己也作了感恩祈祷。”

“我猜想你也会这样做的。”她说，“好了，我们谈谈外面的情况。我把最近将在美术馆为莎莉·洛弗举行庆祝会的事讲给你听。”

“你不要光告诉我这件事。”我说，“我甚至还不知道有这件事。”

她看上去有点困惑，“上周我顺道去了你家，将此事告知了你的小儿子。”

“安格斯？”我问，“口信一到他那儿就如同到了黑洞之中。”

“我下决心记住这一点，”她说，“不管怎样，莎莉作品庆祝会将于2月14日举行。我抵御不了圣瓦廷情人节的诱惑。当然，我们必须加快速度，因为莎莉告诉我，她和女儿将要离开这里。这将是一个美妙绝伦的夜晚，乔安娜。在这个庆祝晚宴上，出席者必须穿小礼服，佩戴黑领结。人们可以坐下来好好享受一下酒宴承办人提供的最佳服务。”

“我想你们或许已经安排好了酒席承办人。”

“是的，所有这一切都已经安排妥帖。你还有理想人选吗？”

“等着下次吧。”我笑着说。

“嗨，正如我说的那样，除了将有丰盛的晚餐，另外还有其乐无穷的事，这是莎莉的主意。她同意让我拍卖性写真壁图中关于性器官的初稿，这是一项和圣瓦廷情人节互相匹配的极佳销售。这次拍卖将是美术馆值得骄傲的一大幸事，更不用说还能赚一大笔钱。对这次圣瓦廷情人节的新举措，全加拿大的新闻媒介作了吹毛求疵的抨击，而斯图尔特则对庆祝会引来了各方的极大关注激动得不能自己。”

“希尔达，你认识斯图已有多长时间了？”

她脸上露出了惊讶的表情，说道，“他读中学时就是我的学生，而且我还认识他的父母。”

“你对他有何看法？”

“这真是一个怪问题。”她说，“但我想这并非是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所以我会坦白公正地给予回答。我认为斯图尔特·拉克伦既是一个讨人喜欢但又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他既是一个令人满意的伙伴但又不是人们愿意与之共处一个散兵坑的人。你还想更多地了解他吗？”

“是的，”我说，“我想的确如此。”

“那么，我给你讲讲他的家庭。从萨斯卡通市人们的标准出发，斯图尔特家算得上是个殷实富有之家。斯图是个独子，母亲对他很溺爱。我对那些把自己在生活中遇到困难的原因归咎到母亲身上的人极为厌恶，然而对斯图尔特则另当别论。卡罗琳·拉克伦严重地庇护着她的儿子，以至于他丢失了男子汉的气概。

“我记得11年级时，他的一篇小品文得了低分。卡罗琳为此亲自到学校责问我。她对我说，斯图对剧本的理解比我深刻。她打算把小品文交给大学戏剧系主任，‘由一位老资格的教授来评定’。”

“她果真那样做吗？”

“当然做了。那晚我回到家里，电话铃就响了。是戈登·巴尼斯打来的，就是那个大学戏剧系主任，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但他对蠢人可没有一点耐心，哪怕他是一个有钱的人。我拿起听筒，他在电话中用低沉并有回声的声音说道，‘分数绝不更改’，结局就是这样。”

我忍不住笑出了声，“可怜的斯图！”

“的确如此，”希尔达凑近我，说，“乔安娜，你知道斯图尔特母亲所吹嘘的一流剧本的题目是什么吗？”

“我摇摇头。”

“俄狄浦斯王。”

我们俩都纵声大笑起来。然后，希尔达收敛笑容，严肃地说，“说起这段故事，只觉得滑稽可笑。然而当你想想今天的斯图尔特，这个故事就不显得可笑了。格雷厄姆·格林在《权利与光荣》中有句名言：‘童年时代总有一个瞬间，门一开，未来就涌了进来。’我心中纳闷，不知道那是否就是斯图尔特的一瞬间。”她双眼露出忧伤的神情，接着用不胜悲悯的口气说道，“我想斯图尔特甚至还没有机会去培养心理承受能力，卡罗琳无时无刻不在左右妄加干涉。她的儿子成了一个没有能力应付逆境厄运的人，因为他从未

---

俄狄浦斯：希腊神话中 Laius 王和 Jocasta 王后的亲生儿子，因不知底细杀死生父，又娶其母，两不相知。后发觉，母自缢，他自己刺裂双目，流浪而死。

获得过这样的机会。你亲眼目睹过，莎莉离开他后，他狂饮滥喝，自暴自弃，几乎要毁掉自己。托老天的福，莎莉的母亲来了，斯图又有了依靠。你知道，她在这方面和卡罗琳极为相似。”

我怔了一下，还以为自己的耳朵听错了。“尼娜和斯图的母亲？噢，不，希尔达，你弄错了。尼娜有她的不足……”我额头上的缝针处阵阵剧痛。这是我第一次向别人阐明我对尼娜的评价，但我仅仅开了个头。

希尔达严肃地望着我说，“我向来愿意聆听别人的真知灼见，但不是现在。现在，我想谈谈你的情况，他们要你在这儿住多久？”

“医生说还要住上几日。他们还说星期一我就可以去授课了。现在我脸上这个样子，我或许应该戴上一个面具。整形外科医生说，伤口愈合之前我不得浓妆淡抹。希望莎莉作品庆祝会之夜我的情况会有所好转，不至令人毛骨悚然。”

“你会病愈的，你的身体很棒，伤口会很快愈合的。”她站起身来，继续说，“喂，如果需要帮忙，请通知我。你身体康复了，还能帮帮我。我需要一个人具有特殊鉴赏力的人协助我去购物，选购参加莎莉作品庆祝会的礼服使我伤透了脑筋。我喜欢奇特、艳丽、富有刺激性的日间衣服。然而选择晚礼服时，我希望能够挑到一件可穿多年的衣服。”

她拉上了滑雪衫拉链，跟我告了别，然后转身消失在走廊的尽头——80多岁的人了，还决心买一件可以充分利用的晚礼服。

两天后，我被允许出院了。我额头上的伤口还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愈合。然而双眼下面的青肿已经日渐消退，两颊上的伤口也已明显好转。更为重要的是，我的心情始终舒畅愉快。密柯继续她所谓的“试验性尝试”，每日送来独特的“贾奇曼赫”绿色柳条篮子盛装的新鲜可口的一日三餐。晚餐时，还特地增加了半瓶葡萄酒。正是吃了她送来的食品，我的身体渐渐康复了。

出院那天，信使送来一个从温哥华寄来的包裹，里面是一件浅桃红色的无领长袖衬衫，胸前缝缀着闪光的金属小圆片和塑料珠子，它们曲折有致地构成了三个美好的字：我爱你。夹在衣服里的便条上正是莎莉那令人惊喜的笔迹：“如今你终于得到了用书面形式写下的‘我爱你’三个字。祝你早日康复。爱你的莎。”

我穿着无领长袖套衫从医院回到了家。彼得驾车驶入汽车道时，我看见正在临街窗子前等候的爱犬。安格斯用小书斋里的长沙发为我铺成一张临时的床。放在桌上的晨报正翻到电视节目那一版。我将阿富汗披肩裹住臂膀，舒舒服服地坐了下来，阅读报上登载的本埠消息。狗儿进来好奇地嗅着我衣服上带回来的药水味儿，当它们嗅出了我身上那股它们熟悉的气味后，它们放心了，蜷曲着躺在我的身旁，打起盹来。我已回到了家中，一切都平安顺遂。

接下去的两个星期，生活好像走入了正轨。星期一我去授课，学生们见了我并没有惊呼着飞奔冲出教室。为此我心里很是高兴，决定星期二继续授课，结果也成功了。到了周三，一切都恢复了正常，好像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学校。现在车祸遗留下的主要问题，就是我极容易疲劳，另外我很害怕开车。

头一个星期，彼得带我去北郊工业区废旧汽车场。在那儿，我看见了我的沃尔沃车。它的方向盘一侧被压坏了，发动机也严重受损。它整个成了报废物。站在它的面前，我默默沉思。它对我来说，曾像我的脸那样熟悉，而今它已经可怜兮兮地埋在雪地里。这时，废旧汽车场主走到了我们的面前。

“你再买一辆新车吧，女士！希望你明白我的意思。”

我看着他，又看看那辆英勇的沃尔沃车。车祸之后我终于第一次大声痛哭起来。

回家的路上，彼得在汽车经销区停下，买了几本买车指南手册。

“作为功能恢复疗法，”他说，“你必须重新驾驶汽车。如果提心吊胆，不敢开莎莉的保时捷，那就自己买辆车。”然而我没有买车。一月份我看了许多买车指南手册，参观了许多汽车陈列室，不知怎的，我始终没有看中一辆汽车。到了这个月底，我仍然没有驾驶过汽车。

莎莉将于2月1日下午回来。那天早上，我下楼用餐时，彼得神色严峻地望着我。

“至少你应该开着莎莉的车到附近转一转，看看它运转是否正常。”他说，“外面天气太冷，外出很不方便。我想，既然莎莉这么大方地把车留给你使用，那么开动这辆许久不用的汽车，对于莎莉这样一个即将回到故乡的人来说，并不是过分的。”

“怂恿我去做勇敢的事，对吗？”我问。

他露齿一笑，“差不离。妈妈，请你到附近兜兜风。今天一大早他们打扫了街道，驾驶条件极佳。你要明白，你真是到了应该开车的时候了。”

“好吧，”我说，“你赢了。带狗散步回来后，我会开车到附近转转的。”

“一言为定？”他不放心地问道。

“一言为定！”我口气坚决。

与狗儿一道散步回来，来到车行道。我拍拍保时捷的发动机罩，“你的机会来了。我进屋取钥匙，然后我们去转一圈。不要紧。”

但是一当我利索地坐进驾驶室时，我的内心却变得极度紧张，惶恐不安，手脚笨拙。一不小心，钥匙掉在了车板上。看来这是一个不祥之兆。

我曲着身子去拾取钥匙，结果在乘客座位上发现了一顶又脏又湿的暖帽。它极像是这些年里孩子们或是他们的朋友丢失在车板上的。再一看，又不像是孩子们的。我抽出帽子，仔细打量着它。这是一顶贴有“萨斯卡通·希尔托普”商标的绿色暖帽。这顶帽子像是莎莉作品开幕式之夜，汉克·缪霍特议员戴的帽子，又不像是克莉·普尔葬礼之日他戴的那顶帽子，那顶是有耳罩的花呢帽。

我手中的帽子正是克莉被害之夜，莎莉从那个在她保时捷旁徘徊的男人头上摘掉的那顶，我十分相信这一点。一定是莎莉在朝美术馆驶去的路上，随手将它扔在乘客座位上了。后来在颠簸的行驶中，它就滑到了车板上。从此就再也看不到它的踪影了。

“眼不见，心不想，直到现在。”我返身走进厨房拿起电话本时，口中不住叨念，“缪霍特议员，你这个懦夫，如今你恶有恶报。”

市政厅缪霍特议员办公室接电话的女人告诉我，我十分幸运，星期五上午议员专门留在这儿，以接待选民的顺道来访。

半小时之后，我来到缪霍特的办公室。

他的办公室的布置，让我感到非常意外。我原来以为，每日与萨斯卡通的罪恶之徒直接打交道的人的办公室，应该装饰着吓唬人的刺刀和缠扭的圆棒。而现在的汉克·缪霍特议员的办公室，陈列很是一般：一张精致的暗褐色橡木书桌，上面唯一的摆设就是一部电话机和一个文件架。靠墙的书架上空空如也。一面墙上挂满了各式荣誉奖章，但我对颁发奖章的机构名称兴味索然。墙脚下还放着一盒高大但又丑陋的菩提树。

缪霍特议员正坐在书桌旁。卸掉了那身笔挺的西装和金属小牌，他显得与常人无异。他系着领带，穿着衬衫和缀满圣诞礼物的深蓝色卡迪根式开襟毛衣。他的头发灰白，但梳理得纹丝不乱；脸色微红，透出一股率真的神情。他一看见我，就起身向我伸出了手。

但我并没有握他的手。他指指他对面的椅子，示意我坐下。而我不加理会，站着不动。

“我是莎莉的朋友，”我说，“我给你带来一样东西。”我把暖帽放到他空荡荡的书桌上。在那一瞬间，它平静地躺在了我们中间。它的出现，使克莉案情的进展，充满了多种可能。

我料想会出现这样的情景——否认抑或是威胁——然而汉克·缪霍特只是细看那顶暖帽，良久沉默不语。

最后，他说，“你不会相信，你来这儿我很高兴。克莉葬礼仪式后，莎莉试图把那些家伙从我身上拉开。从那之后，我知道应该勇敢地站出来。你知道，那天报上登了雷吉被害的时间是6点21分，我还把那则报道剪了下来。”他打开抽屉，把那张剪报给了我。这证明他的动机是善意的。

“6点20分，莎莉·洛弗正呆在她的屋子里，”他说，“我透过临街的窗户能看见她，她正在作画。稍晚一些，她出了门。我们争吵的时候是6点35分，我看了看我车内的时钟。”他镇定自若地望着我，那双浅灰色的双眸透出唱诗班男音歌手那种天真无邪的神情。“我坚信我得公正无私的。”“你的机会来了。”我说。

他走上前来，从衣帽架上取下锡沃斯套衫。

“说得对，”他说，“现在就看我的了。”

我与他一道前往位于第14街上的警署。在接待室，我们一直耐心等着玛丽·罗斯·麦科特的接见。“缪霍特议员掌握了证明莎莉不可能杀害雷吉·亥姆斯的证据。”麦科特检查官走向我们时，我对她说道。她竖起精心修理过的眉毛，目光锐利地逼视着他。“真的吗？”她一字一句地问道。

“千真万确。”他很诚实地回答。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跟着罗斯穿过走廊进入了她的办公室，我终于宽慰地舒了一口气。司法部门终于开始行动了。

5个小时之后，我坐在餐桌之前，阅读学生交来的35篇分析米希·莱克失败原因的论文，然后进行评分。这时狗儿汪汪吠叫起来，我走到前门，只

---

缠扭的圆棒：一种装饰性利器，有火燃烧于圆棒两端的飞翼之间，圆棒中间伸出四支参差不齐的利箭。

见门外正站着抱着退色柳的莎莉。

我开门让莎莉进来，并帮她脱下大衣。我又从她怀中接过退色柳，与她一道走进厨房。

“我有好消息告诉你。”我高兴地说。

莎莉微微一笑，“一定是最新消息。看你那样，就像一只吞了金丝雀的馋猫。”

“我觉得自己确实像是一只吞了金丝雀的猫。赛尔，我找到了克莉谋杀案发生的当晚，那个与你争吵的男人。他已去中心区警署向玛丽·罗斯·麦科特反映他所知道的有关情况。你终于摆脱困境了！”

莎莉心中不禁一宽，一下子就瘫倒在椅子上。她眼睛里闪出一丝笑意，“啊，天啊，乔，这实在太棒了！我真不敢相信，事情真的就完结了？真的最终解决了？”她一骨碌蹦了起来，紧紧抱住我，“他是谁？”她问，“他究竟是谁？”

“埃尔韦斯，”我说，“他给你出示了不在谋杀现场的证据，终于使此案进入了柳暗花明的境地。坐下来，让我慢慢告诉你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讲完后，莎莉脸部表情极为严肃，“谁会相信？汉克·缪霍特议员，那帮家伙的头头？不管怎么说，我现在是无辜的了。乔，我该如何感谢你才好？”

“开心些！”我说，“我们边喝咖啡边聊些日常生活琐事，你可以给我谈谈温哥华的最新消息。”

我煮好咖啡，我们一起坐在餐桌旁，桌上放满了学生们的关于米希·莱克的论文稿件。我翻看着莎莉温哥华新居的相片。真是太美了：典型的西海岸风光，树木蓊郁，绿草如茵。她的房子还装饰了许多大玻璃门，光线充足，景色宜人。她为拥有这幢房子而深感自豪。她一面在我的一篇论文的封页上描画她家楼面的布置，一面兴高采烈地向我絮絮介绍。

“这儿，”她说，“这儿有扇门，但我们将把它拆掉，这样泰勒就能有个宽敞的卧室。我们还有个日光浴露天平台，它环绕在房屋四周，你可以随时坐在那儿，尽情享受阳光在脸颊上跳跃，就像住在林中空地一般。”她停下来看着我，“乔，我太高兴了。”她简短地说道，随即又俯下身子，继续画那新居的草图。

2月14日的晚上，整个城市笼罩在圣瓦廷节的浓厚气氛之中：天气温暖宜人，四周静谧无风，银月当空映照。啊，情人节的晚上。刚过6点，出租车就将我送到美术馆，一切安宁悠静。宾客们将于一个半小时之后抵达这里，我是提前来这帮忙的。

今天早上我最先听到希尔达·麦科特的声音，“乔安娜，看在朋友份上，我想请你帮个忙。本来我们已经邀请到了一个漂亮的年轻女孩，让她协助我检查宴会设席的情况。可是刚才她打来电话，说她患了流感。虽然这儿所有的一切都由专门人员掌管，但你知道，即使是专门人员，也时不时需要有人给予暗示指点。你见过尼古拉·普桑的作品吗？17世纪的法国画家？”

“没有，”我说，“我想我没有见过。”

“哟，你应该看看，”她说，“他是最伟大的古典主义绘画奠基人。他

---

尼古拉·普桑(1594—1665)：法国画家，法国古典主义绘画奠基人。晚期作品多以古典神话和《圣经》为题材。

的座右铭是：我不忽略任何细节。谈到因为莎莉·洛弗的慷慨无私而专门为她举办庆祝会，我想我们应该仿效普桑。今晚早点来，好吗？协助我使一切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她毕竟为城里的艺术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她应该得到一个成功的庆祝会。”

今天晚上看到了美术馆，我立即想到了尼古拉·普桑。“我不忽略任何细节”——一切完美无缺。美术馆门前，一排写有莎莉名字的横幅依然悬挂在柱廊上。不过，现在的横幅下面，又缀满了一串串心形装饰物，十分新颖别致，富有时代风格。接待厅里正在演奏拉威尔的弦乐四重奏乐曲，周围摆饰的陶瓷花瓶里玫瑰盛开，暗香扑鼻，使人联想起充满馥郁芬芳的六月。

希尔达·麦科特从茶厅里出来迎接我，她终于找到了企盼已久的古典风格的晚礼服：一件中国风格的镶有金线的紧身红绸旗袍，从颈脖到脚踝装饰着一排别致的盘花纽扣，耳朵上则吊着一副及肩乳白色玉质耳环。她以微笑接受了我对她服饰的赞美。

“这是一位朋友送的，”她说，“他是一位在中国工作的传教士，然而却是一个唯美主义者。”

“我看得出来。”我说。

她听到我的赞美之辞，满脸绯红。我感到非常诧异，不过她很快就恢复了常态。

“你看上去很漂亮，乔安娜。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你脸上的伤口愈合得很好，晚礼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你嘴上的口红又与银灰色的头发相得益彰，十分富有活力。年过40的妇女应该选择适合自己的颜色，柔和的淡色已经不再适合我们，这可是经验之谈。跟我来，我们去看看张贴出来的等待拍卖的莎莉作品的初稿。”

门德尔美术馆中陈列着这些经过简单裱贴的习作，不管他人感想如何，至少它们令我叹羡不已。最后壁画中的男女性器官出乎自然，看不出任何雕琢之虞，给人以美的遐想。从这些作品中，我还可以看到隐藏在灵感和创造性想像力之后的功夫。初稿显示出了作品创作的整个过程，每个器官都用钢笔绘在一张浅铅灰色的方格网中。习作上方还标有比例尺。看着这些角度和圆之间的复杂关系，我禁不住暗自惊叹莎莉自学艺术创作所必须的几何学原理而花费的功夫和毅力。每幅作品都标上了数码，以便拍卖时方便称谓。

我和希尔达快速穿行于画稿之中，时不时驻足在每一幅别有情趣的习作之前，相互猜测每幅习作买主的身份。

“啊，是的，”她说，“23号或是57号可以为我的卧室增添一分新意。跟我来，我们最好去见见酒席承办人。他们曾在第三美术馆获得了极大成功。如果这次食物和环境一样令人满意，我们就大功告成了。”

酒席承办人在屋内摆满了圆桌，每张桌子上都铺着一张婚庆格调的红色和白色相间的桌布。每张桌子中央放有一盏防风灯，灯内的红色香烛投射出柔和的光芒。

我俯身端详桌布的编织方法。

“手工制作的，”我对希尔达·麦科特说，“太精致了，整个房间给人

---

拉威尔（1875—1937）：法国作曲家，追求形式与风格的完美。作品有钢琴曲《夜之幽灵》、管弦乐曲《西班牙狂想曲》和芭蕾舞剧《达菲妮与克罗埃》等。

方格网：由等距离的水平线和竖直线组成的网。

以赏心悦目的感觉。”

“应该赢得你高度赞扬的人来了。”麦科特说道。只见一个高大敦实金发碧眼的男子小心翼翼地绕过圆桌向我们走来。他看上去是个极其关注感官享受的人，金怀表链子在紫红色开司米背心的衬托下显得非常暗淡，那张圆盘大脸上堆满了笑意。

“斯蒂温·奥查德，”他说，“来自尘世享乐服务公司。”

“我一直很喜欢你们公司的名字，”我说，“当然还有你们提供的食品。看见我被邀请的宴会场所外面停放着你们服务公司的卡车，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个大好消息。”

他高兴得满面春风，“你想看一看今晚的食谱吗？”他从离我们最近的一张圆桌上拿起一张硬挺的菜单递给我。

不列颠哥伦比亚烤鲑鱼  
番茄清炖肉汤  
水田芥叶 小牛肉卷  
菰米羹  
月牙卷饼  
普罗旺斯式 西红柿  
萨斯卡通果汁水  
乳脂干酪心形餐末点心

“太棒了！”我把菜单递回给他。猛然间，我想起一件事，“有人还告诉你，莎莉对食物过敏，是不是？”

他正在重新折叠一张亚麻布餐巾，听我这样问他，便自信地说，“她丈夫心细如发，再说实际上这也无关紧要。这种规格的宴会我们通常不用果仁。其实食物过敏经常见到，你们对此未免大惊小怪。拉克伦先生已经提出了一些注意事项，这是这次晚会烹饪完美的保证：有机肥料培植的烹饪原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他咧嘴一笑，“我们大家都变得挑饮拣食了。”

“确实如此……”我正想再说些别的事情，突然感到有人用手碰了碰我的肘部。我转过身来，原来是凯尔，美术馆的警卫。他穿了一件藏青色的军礼服，透出了一股军人的气质。

他一脸愠色地对我说，“你大概不会相信，”他说，“外面有一群戴着类人猿面具的女人。”

“我相信，”我说，“她们自称是女游击队员，她们为妇女艺术界所受的待遇鸣不平。”

凯尔一本正经地点点头，希尔达·麦科特却不知我们在说些什么，云山雾绕般地摸不着头脑。

“我们为莎莉举办庆祝会，她们为什么要抗议？”她问。

“她的哲学观点与她们不完全一致，”我说，“她认为她们关心的是数

---

此汤通常结冻后冷吃。

水田芥叶：用以做色拉或做装饰铺垫用。

普罗旺斯式：用大量大蒜和欧芹一起烹调，或用橄榄油、大蒜、洋葱、蘑菇和药草一起烹调。

乳脂干酪心形餐末点心：把乳脂、干酪放在心形模具中压制而成，常在餐后与精美蜜饯一起待客。

量而不是质量。莎莉坚信如果一个人有才华，那么他一定会成功。而且，就她来说，情况的确就是这样。”

希尔达·麦科特略带伤感地摇摇头，“天才的唯我论！她们确实没有注意到我们生来就是不平等的。不过，不论莎莉和她们的哲学分歧是什么，我认为我们不能对其他女性艺术家的抗议活动置之不理。”

“如果全部事情就是这些，那我也同意。”我说。“但实际情况要比这复杂得多。克莉·普尔葬礼仪式后，我和莎莉曾与这伙人陷入了一场混战。想想真是骇人，这帮戴面具的人令人毛骨悚然。希尔达，我认为这些女人并不热衷于发表政治宣言。真正的女游击队员，在纽约是一个合法的批评家聚合的团体。就连莎莉也说，她们都按原则办事。但我不喜欢这些女人的装束，她们使我害怕。我不喜欢隐姓埋名，我想知道我在和谁打交道。我认为我们并不欠这群不露脸的女人什么东西。如果她们从这里消失，我会更开心。”

希尔达沉默片刻，果断地说，“若将她们赶走，她们反而更有把柄可抓。我认为不如会会她们。”

“我们都听你的！”我耸耸肩，冲凯尔一笑，无可奈何地说道，“我想就这么定了。我们去会会这些游击夫人游击小姐。”

她们一共 12 个人，一身克莉·普尔葬礼仪式上的黑色装束：及膝靴子，黑色紧身裤，腰部袖口都有松紧带的短夹克，青面獠牙的猩猩面具。其中两个人还戴着大猩猩的道具手掌，其余的人则戴着手套。她们是大猩猩？抑或是人？她们是加拿大人，正站在美术馆里，因此她们举止有礼有节，等待着和一位权威人士进行交涉。

希尔达·麦科特正是这么一位权威人士。

这是颇为吸引人的一幕：一边是一位有着鲜红头发、身穿中国旗袍的颇有风度威严的老妪，一边是 12 个年轻的全身黑色包装的“女游击队员”。人数悬殊，心情各异。现在，这几个人正专心致志地聆听老妪的讲话。

希尔达·麦科特的声音中充满了威严，“你们为什么不把你们的要求告诉我们？这样我多少可以给予你们一些照顾性的考虑。”

“我们想为这次庆祝活动张贴标语。”其中一位一边跨步向前回答希尔达的问题，一边递给我几张标语。我接过标语飞速扫视一下，发现标语印得相当精美，白纸黑字并配有醒目的图画。其中一张标语上画了一个被咬了一口的大傻瓜，这被咬下的一大口代表了一个加拿大艺术家收入失去的部分，而这个艺术家正巧是一位妇女。另一张标语是加拿大久享盛名的十大美术馆一览表，表上还有加拿大女画家在各个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次数的备注。第三张标语对报界男女评论家、美术博物馆男女总监或男女馆长的人数比例作了介绍。这些数字连同第二张标语上的数字并不令人欢欣鼓舞。每张标语的最后都是这么几句话：“来自女游击队员的公益服务启示：艺术界的道德良心。”

我把标语递给希尔达，“这上面所说的全部属实，”我说，“实际人们应该知道这些。她们可以将标语张贴在美术馆的墙上，在那儿已经贴满了关于性写真的新闻报道。”

“说得对！”站在较后的一个身材矮小的“女游击队员”说，“这是其一。其次，我们想出席莎莉的宴会——代表所有已经取得成就但未能举办欢庆晚会的妇女姐妹们。”

“或者这是一次力量的显示。”另一个“女游击队员”说道。

“或者是一个可资利用的机会。”第三个“女游击队员”说道。

“给我们一个机会吧！”又有一个“女游击队员”说，“二，四，六，八，快快快快！马上让我们参加晚宴，妇女们不能空等下去。三，五，七，九，不要太久！她们已经得到了机会，现在我要我的机会。给予我们权利！现在就给权利！”隔着面罩，仍可听到她们异口同声的低沉声音。随着呼叫，她们一律有节奏地摇晃着身子。最后一个低矮壮实的“女游击队员”由于离那玫瑰花瓶太近，结果把花瓶“乒”的一声碰落在地。

猛地一下全场鸦雀无声。

“那是英国的幼瓷陶器，已经有了100多年的历史。”希尔达温和地说道，“稀有的珍品，这样的陶器通常被看作我国文明的象征。”她朝“女游击队员”们逼进一步，“你们当然可以展示标语，但我们不欢迎你们参加庆祝晚会。乔安娜，我想我们应该去察看一下晚宴上的夏布利酒的准备情况，斯蒂温·奥查德想知道这些。为了稳妥起见，他是否应该多带一箱酒来。”

我跟随她走过接待厅。到门口时，我转身回望了一下，只见那12个戴着青面獠牙面具的女人仍在那儿盯着摔坏的玫瑰花，以及蓝色、白色、金色的陶瓷碎片，好像在围观流溢满地的欧尼·科瓦斯甜酒的酒液。这种酒是一种老牌名酒，曾多次在电视上做过广告。

我们查看了夏布利酒的准备情况。由于还将供应其他两种酒，餐前开胃酒和餐后利口酒，所以这些酒还能凑合着对付过去。我们把花瓶打碎一事告诉了看门人，也把酒的情况告诉了斯蒂温·奥查德，请他放心。这时，第一批宾客来到了。刹那间，美术馆里弥漫着名贵香水的气息。晚礼服窸窣作响声、人们微笑着相互致意的声音，此起彼伏。乐团停止演奏拉威尔的乐曲，开始演奏柯尔·波特的弦乐四重奏曲。

好像所有的人都穿着喜庆的红色调的衣服。尼娜穿了一件颇长、有如春季郁金香般艳红的有着雕塑神韵的巴伦锡亚加天鹅绒曳地晚礼服。我记得这是60年代的礼服，我结婚日前一天的预演晚宴上，尼娜曾穿过这件礼服。那时她秀丽动人，如今她秀色仍不减当年。和那时一样乌黑的秀发向后梳成发髻，颈前、耳垂上都带着珍珠饰物。然而，她今晚看上去面容有些憔悴。一想到我出院后我们极少见面，我就感到一阵良心的谴责。这段日子我的生活中发生了一系列变故。很明显，在过去几周里，尼娜也一直生活在扰攘不安之中。我本该向她伸出援助之手的。

斯图尔特今晚系着红领带，穿了件带有饰带的无尾夜常礼服。他情绪反常——跟我、尼娜在一起时，他显得神不守舍焦虑不安。莎莉一进来，他就头也不回地从我们身旁走了过去。

没有多少人有权利指摘他，因为他对莎莉抱着一种希冀，他正等着她。揭示莎莉是尼娜女儿的是这样一件具有讥讽意义的事：莎莉也选择了60年代的装束。不过尼娜选择的衣服，是一套具有设计式样新颖、富有永恒魅力的典雅服装。而莎莉选择的衣服纯粹是在特定场合才穿的成套服装，是对那些衣着严谨的人们开了一个挑逗性的玩笑。她穿了一件紧身连衫裤，为了与此

---

幼瓷：质地细滑不透光的陶器。

夏布利酒：原产于法国夏布利的一种无甜味的葡萄酒。

利口酒：又叫甜酒、香酒，一种含有强烈酒精及香味的甜酒。

柯尔·波特（1892—1964）：美国作曲家，抒情诗人。

相配，她又在腿上分别套了一个织有几何网孔缝有白色花边的尼龙弹力护腿。而连衫裤上倒没有缝贴花边。这身打扮，使莎莉浑身透出一种特殊的风度和魅力。后来她告诉我，这是一件鲁迪·盖恩赖希式的外套。看着眼前的莎莉，再想到那些透明的短罩衫，袒胸泳装，以及服装界的改革，我禁不住笑了起来。

从莎莉进来的那一刻起，斯图尔特就围着她大献殷勤——寒暄之后攀着她的肩膀，一边贴近她的脸庞倾听她的说话，一边用手抚弄她的头发。最后她满脸含笑地摔开他，就像女人在晚宴上摆脱一个醉汉一样。但斯图尔特并非醉汉，他很不情愿被人撵走。莎莉走向酒吧间，他就紧随其后，仍然试图将手搭在莎莉身上，仿佛他很不放心让她一人独处似的。我和尼娜则默不作声地观看着这一段小品表演。

“你究竟怎样看待这一幕，尼？”然而她没有作答，只是以一种不可捉摸的表情凝望着他们刚才所呆的地方。

这时又出现了一幕突发的戏剧性场面：美术馆警卫凯尔靠近伊萨克·莱文，两人附耳细语，好似商议着什么。他们站在我们对面，我无法听清谈些什么。随即凯尔若有所思地望着伊萨克一颠一跛地朝我们走来。

伊萨克·莱文与我们站到了一起，他身上发生的变化令我大为惊诧。发生车祸五个星期以来，我一直没有见到过他。他看上去孱弱苍老，似乎一下老了20岁。他的皮肤呈浅灰色，精神状态明显不佳。做了昧良心的事，他的元气大伤。我们正欲交谈，一位政界的老朋友走上前来，激动地把她新婚燕尔的丈夫介绍给我认识。当我转过身子面问伊萨克时，他和尼娜已经闪到一边。他握住尼娜的手臂，正对着她耳语着什么。而尼娜则不断用力揉搓着伊萨克握住她的地方，仿佛她被极其令人憎恶的东西触摸了似的。

不管令人憎恶与否，晚宴时间已到。伊萨克·莱文坐到了莎莉右侧，他的右侧就是尼娜。我和他们同桌，这真是一个令人很不自然的组合。莎莉左侧是斯图尔特，我坐在他的身旁。我的另一侧是艺术评论家休·兰金-卡特，他的左侧是希尔达·麦科特。坐在他身旁的是这张餐桌上我唯一不认识的人，她叫安娜·克里斯坦森。她成功地利用了高明的婚姻以及数学天赋，获得了一大笔相当可观的财产。人们称她为艺术界慷慨仁慈的支持者。宴席上男女隔坐的次序已被打乱，希尔达安排自己与晚会之星同席宴饮，显然是有过一番深思熟虑的。

餐食美味可口，然而晚宴气氛却并不令人满意，休·兰金-卡特是个艺术界中颇具实力的人，安娜·克里斯坦森是个家财殷实的慈善家。这两人与我们同桌显然使得伊萨克和斯图有些招架不住。紧张的对峙一半由于职业的缘故，一半由于性别的缘故。眼看着剑拔弩张，一场争斗一触即发。姑且不论伊萨克·莱文的长处，他一向是个自我谦逊妙趣横生的人，然而今天晚上他居然不得要领地老调重弹。说来说去无非是他对莎莉放弃光辉前程懊悔不已以及他对莎莉产生的艺术影响力什么的。斯图则更是有过之无不及，竟然长篇累牍地讲述他那本书中的对莎莉分析评论的有关段落。

莎莉夹在他们中间显得极为被动，孤立无援，楚楚可怜。然而她的忍耐比我预想的要强得多，但她最终还是对斯图进行了还击。起初她尽量压低嗓门，一双怒目好似燃烧的火炬，瞪着他们厉声反驳。

“得了，斯图，够了。你使人大为恼火，闭上嘴，听我说。你真该明白一点，不管你的书写得有多荒谬，但我并不是愚蠢、无知、头脑简单和乱涂

乱画的哗众取宠之徒。我完全懂得自己在干什么。”由于愤怒，她的声音越来越响。“我昨晚对你说过，我真不敢相信，和我共同生活了5年，你竟然对我一无所知。见鬼！斯图，如果我能将我所见用语言表达出来，我为什么还要作画呢？”她恼怒地摇摇头，“注意，这本书的最佳处置办法即是将它作为废物丢掉。如果书还未面世，大家还会蒙在鼓里。但是一旦发行，人们将知道你是……”

“愚蠢之极的笨蛋！”休·兰金-卡特面带微笑截住她的话头说道。

伊萨克自斟自酌纵声大笑，“说得不错，休。”他说。

莎莉恼怒地瞪着他，“你也差不离，伊萨克。你哼哼唧唧地诉说了你如何为我牺牲了自己的事业，真是一派胡言。告诉我，你最后赚上和我没有任何瓜葛的一角银币是在什么时候？”

宴席上那令人窒息可怕的争吵发生的一瞬间，整个房间变得静寂无声。莎莉的话语非常清晰，久久回荡在人们耳边，余音绕梁不绝。

伊萨克面容委顿，但我惊奇地看到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从尼娜·洛弗的嘴角荡漾开来。

一个我在克莉葬礼仪式见过的女“游击队员”正在一桌一桌地分批给大家照相。她来到了我们这一桌前。

“现在不要照相，阿尼亚！”莎莉阻止她。然而这个女人喀嚓喀嚓地不停地拍摄，莎莉恼羞成怒，喝斥她赶快走开。

小牛肉卷送了上来，油亮焦嫩，可用叉子切取。然而悲剧仍在我们这一桌上演。斯图蒙垢受辱后，神情委琐地静静坐在那儿。伊萨克·莱文陷入了醉后过度悲哀不能自拔的状态。最后他东倒西歪地走进盥洗室，回来时，裤子拉链没有拉上。莎莉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曲身上前替他拉上了拉链。

“该结束了，伊萨克，吹嘘自己是徒劳无益的。”

我在和休·兰金-卡特的两次短暂交谈中，他给我的印象与其说是个和事老，倒不如说是个惹是生非者更为确切。然而我们这桌的矛盾纷争是如此激烈，就连他也试图平息风波。莎莉勃然大怒之后，休向前探出身子，要求尼娜讲述50年代初期，德斯·洛弗大胆暴露的色情画作冒犯多伦多人的道德观念而使人们震惊愤慨的故事。

尼娜是个不同凡响的说书人，但今天晚上她的讲述干瘪乏味。当莎莉纠正她故事的一个细枝末节时，尼娜说声“请原谅”，然后托故离开了筵席。她走到莎莉座椅后面时，阿尼亚的镁光灯闪了一下，照亮了她的面孔，我看见她面无血色，像是被枪弹击中了似的。

看来只有希尔达·麦科特和安妮·克里斯坦森丝毫没受紧张气氛的影响。她们一边津津有味地品尝食品，一边兴致勃勃妙趣横生地纵论艺术和戏剧。我真嫉妒她们的胃口和心情。当收拾餐具，只剩下甜食供应时，我大大舒了一口气。斯蒂温·奥查德以其能为大型宴席提供精美绝伦的甜品而享有盛名。

今天晚上所有的宾客自然不会忘记他的乳脂干酪心形餐末点心送上来的情景。当时电灯都被关掉了，唯有桌子中央防风灯里的蜡烛将茶厅照得半明半暗的。弦乐四重奏乐队开始演奏《我可爱的圣瓦廷节》乐曲，六盏红色心形聚光灯集中照射着茶厅入口处，一列手托银盘的男侍者鱼贯而入。当侍者走到餐桌面前时，聚光灯对着宾客欢乐地一扫而过，晚宴的气氛达到了高潮。

我们这一桌的侍者神速走到莎莉面前，收拾起盛第一道甜食的盘盏，开始上第二道甜食。只见银盘中盛放着八个玻璃小盘，小盘中央是个被草莓沙

司环绕的乳脂心。我们的甜点上完之后，休·兰金-卡特俯身对着我。

“黏黏的，但是味道不错。”他说。

不幸的事情终于就在这一时刻发生。少顷，聚光灯熄灭了，但在朦胧昏暗的烛光之下，我们依稀可见影影绰绰的人影在晃动。他们飞快地奔跑着，把每张桌子上的防风灯都吹灭了。很快，屋内漆黑一片，以致人们都看不清这些“女游击队员”们到底干了些什么。

事后，我们了解到，当时大多数人以为这也是一项娱乐。不过无论如何解释，当时人们的确没有为此而过度不安，人群里甚至传来了神经质的笑声。不一会儿，人们都重新点燃了自己桌子上的防风灯，这一场戏剧性的场面才告结束。

不过还有尾声，“女游击队员”们乘黑暗在每张桌子上都留下一个大的红色信封。人们打开信封时，屋内传来了阵阵倒抽冷气的丝丝声。莎莉撕开了我们这一桌的信封，扫视一眼里面的标语，然后递给了我。她看上去心绪不宁，但脸上露出了轻蔑的不服气的神气。

“乔，如果有机会，我们真该将她们击倒在地。”

我看了看标语，它和其他标语一样，都是白底黑字。然而这张标语上的插图，是张克莉·普尔被害之夜，警察拍摄的一张相片的放大照。照片中，克莉·普尔正赤裸裸地俯卧在装有铁刺的婚床上。下面还有一行粗黑体字：圣诞瓦廷节之际，缅怀妇女艺术界的殉难者。

我感到不寒而栗，但尽量保持和莎莉口气一致，“会有其他机会的。”我说道。

休·兰金-卡特用两个手指夹住标语，厌恶地摇摇头，将它扔进了自己的皮包。这只皮包与开幕式之夜他送给莎莉的那只皮包一模一样。

“可悲，”他说，“如果他们需要人们认可，我可以用一个专栏来报道她们。我一定会在文中提到，走到我跟前的那个‘女游击队员’显然强烈反对使用脱臭剂。”他转身面向莎莉，“不要让这些人毁掉你的晚宴，赛尔。我的祖父常说，‘人生苦短，先吃甜点。’来，乖乖地，乘那乳脂干酪点心还未融化，赶快吃。”

莎莉冲他微微一笑，把勺子插入完美的乳酪点心之中。她吞下了第一口后，举起勺子，朝休一挥。

“嗯，很好！”她说。

她说得不错，我开始边吃甜点边听希尔达·麦科特和安娜·克里斯坦森说话。我不清楚自己是何时发觉情况不妙的。在某一刻，我抬起头时，看见莎莉已将椅子从桌子旁边往后推开，脸上露出了怪异的愁苦的神情。然后她俯下身子像在地上搜寻着什么。她重新坐直时，惊恐万状地瞪大了眼睛，身体死死抵住桌子，仿佛担心自己会跌倒似的。

我站起来朝她走去。

“赛尔，怎么啦？”

“我需要我的手提包，”她说，“我对食物中某样东西过敏了。”

我即刻扑倒在桌子底下，帮她再次搜寻。桌下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清。斯图早已匍匐在地，用双手摸索着，但桌下没有莎莉的女用小包。

“快去叫医生！”说毕我走近莎莉。她已经倒在椅子上，呼吸急促，恐惧万分地看着我。

“我无法呼吸。”她说。

我用手抚摸她的双颊，“不会有事的，”我说道，“他们正在找医生。”

美术馆内设置了一个麦克风，专门让人们在晚宴结束时，上前致谢辞的。正当这时，我听见了麦克风中传出的休·兰金-卡特的那种软绵绵的美国口音，他在寻问屋内是否有医生。

今天晚上宴会厅内总共有七位医生：三位泌尿专家，一位车祸之后为我缝合脸部伤口的整形外科医生，一位直肠病专家，以及两位精神病专家。其实，几滴肾上腺素就能挽救莎莉的生命，然而屋内没有肾上腺素。莎莉一直带在身边装有急救药品的女用小包突然不翼而飞，而出席宴会的医生也不会做好迎接死亡的准备。我听见有人在叫救护车，莎莉明确告诉人们，她需要肾上腺素。然而一切都为时已晚，当救护人员冲进来时，莎莉已经死了。

她的死亡过程非常缓慢，当死神召唤的声音越来越清晰之时，她变得极度惶恐不安。她本来应该有个圆满的结局的。

与莎莉相比，伊萨克则要幸运得多，他死亡的过程极其迅速。当救护人员抬起莎莉的遗体时，伊萨克叫唤几声就跌倒在地。医生们奋力抢救，对他使用了心肺复苏法。在我看来，这真是一个痛苦而漫长的过程。过程结束，伊萨克的生命也就结束了。

“心脏病。”一位医生直起身子，把脸转向伊萨克的遗体，简短地说，“无法挽救了。”

警察最后才让我们这一桌的人离开。他们先是逐个面谈，然后召集我们询问情况。但是看来他们对我们和莎莉的关系兴趣不大，倒是对“女游击队员”们的活动很感兴趣。他们再三询问，从第二次熄灭灯光开始，“女游击队员”出场，一直到莎莉死亡为止，问了个详详细细、明明白白。最后，警察说我们可以离开这儿了。

这时已是第二天凌晨1点30分了。玛丽·罗斯·麦科特自告奋勇提议送她姑母回家，希尔达·麦科特感激地跟她走了。有生以来，我第一次看见希尔达显得那样苍老无力。安娜·克里斯坦森和休·兰金-卡特也随即离去，他们下榻于同一宾馆。他们临走之前，我听见安娜邀请休在临睡之前一道到酒吧饮酒。发生了这种事情，没人愿意子身独处。

当我们获准离开时，我走上前去抱住了尼娜，她也紧紧抓住我，随即用双眼直视着我。

“你现在是我唯一的女儿了。”她说道。

身旁的人包括我，听了这句话都哭了起来。“我想我的心要碎了。”我说。事后我想，那晚我看着她的双眼时，我应该知道这事迟早是要发生的。尼娜亲吻我的面颊，我闻到了那股熟悉的乔伊香水味。这股香水味一向让我感到安宁太平，然而今天晚上这种神奇的魔力似乎没有发生。我目送着尼娜挽住斯图尔特·拉克伦的手臂，领着他悄无声息地离去。这时，我知道，我们之中已经没人能够再度得到安宁。

离去之前，我最后一次环顾四周，警察还未允许斯蒂温·奥查德饮食服务公司的人收拾餐桌。烛泪已经不再流淌，蜡烛早已熄灭多时，但乳脂干酪心形餐末点心仍然摆放在桌子上。这便是那晚我尚存的最终记忆：300个已经融成红水的乳酪心。

我和彼得的汽车驶上奥斯勒大街时，已是凌晨两点过后。当警察告诉我可以离开，我立即往家里拨了电话。电话铃刚响，皮特就拿起了听筒。我把情况简单跟他说了一下，他就驾车接我来了。远远望去，家中灯火灿烂。以往的每个晚上，我家都是灯火通明。这样的夜晚，更是容不得任何阴影或是黑暗的角落存在。密柯、格雷格正在门口等着我，安格斯和狗儿呆在房间里。一听到我到家的声音，安格斯就飞奔着跑过门厅，张开双手抱住了我，并把脸孔扎在我的怀里。

“多卑鄙，”他说，“真是太、太卑鄙了！”

我搜索枯肠想说几句安慰的话，以缓解气氛，然而什么都想不出。我紧紧拉住他，走进起居室。我们在长沙发上坐定后，安格斯蜷曲着，依偎在我身旁。孩提时他常常是这样依偎着我。我们俩全身簌簌颤抖，密柯取来阿富汗披肩盖在我们身上。

这正是克莉·普尔遇害之夜莎莉裹住自己的那条阿富汗披肩。看着它，那晚的情景又在眼前闪现。莎莉很少这样彷徨无主地寻求慰藉。“你认为泰勒会为她臭名昭著的母亲编织这样一条披肩吗？”我安慰她道，“当然，臭名昭著的母亲是最好的母亲。”

当天晚上，密柯和格雷格就在家中过夜。他们真是太好了，但这并没起什么作用。每当我闭上眼睛，眼前立即浮现出莎莉临死之前的情景，她秀丽可爱的脸上露出了动物垂死前本能的恐惧。做一切事都要比闭上眼睛休息强，我走下楼，走进我那间黑漆漆的起居室，坐在临街窗户边的椅子上。我可以看见街对面邻间房屋的熟悉的轮廓。我眼盯着它们，脑袋里却空落落一片。当东方的天际露出一抹淡青色的亮光，最早出现的汽车驶过时，我走进厨房煮好了咖啡。我为自己斟满了一杯，但不知怎么搞的，杯子从手上滑落下来，哐啷哐啷地在地板上滚了几圈。杯子所经之处，留下了一道湿漉漉的痕迹。我抓起一块抹布，准备收拾这片狼藉。但一当我跪下，泪珠马上扑簌簌地滚落下来。我赤着脚，身穿单薄的棉睡衣，瑟瑟发抖地坐在厨房的地板上，无法自己地默默抽泣，直到感觉到有一只手臂抱住了我的臂膀。女儿密柯扶着我上楼回到卧室，安置我躺在床上，然后陪伴着我，直到我沉沉睡去。

我没有睡多久，但醒来时感觉比刚才好多了。我冲了个澡，穿上牛仔裤，套上一件宽松无领长袖运动衫。我走下楼，孩子们正围坐在厨房餐桌旁边，密柯正在做法式吐司。

“你最喜爱的，”她说，“因此，你得多吃一些。”

“我待会儿吃，”我说，“说实在的，现在我只想喝点咖啡。”我刚抿尝第一口咖啡，电话铃响了。密柯去接电话，随即转向我。

“你的电话，是否请他过一会再打来？”

我摇摇头接过听筒，原来是休·兰金-卡特。

“乔安娜，我查明了一些真相。我宁愿亲口告诉你而……嗯，而不愿你从别人口中得知。你愿意在某个地方会面吗？或是你认为哪儿更合适，我就到哪儿去见你。”“你何不来这儿呢？”我说，“我女儿恰巧在做法式吐司。若你还未吃早餐，你可以过来和我们一起吃。”

“我一叫到出租车就马上赶来。”他说道。

15分钟后，他出现在我家门口。帮他脱大衣时，我注意到他刚剃了胡须

并穿了件新衬衫。他的脸色依然阴沉难看。我瞥了一眼门厅镜中我自己的脸，也同样阴森得吓人。我们走进厨房，我把孩子们介绍给休认识。男孩子们和他打声招呼后，说了声“请原谅”后就离开了。彼得要去上课，安格斯则问我让不让他躺到床上去，对他来说，躺在床上和做其他事一样妙不可言。他们离开后，密柯转过身面向我们。

“两份法式吐司？”她问。

“主意不错。”休说。

“我什么也不要。”我说。

“你必须吃些东西。”休简短地道，并冲密柯一笑，接着说道，“我敢打赌，乔安娜会有食欲的。”他又转向我，“难道你母亲没告诉你，危急关头要保持斗志吗？”

“我妈妈尽量克制自己少对我说我已毁掉了她的生活。”他眉毛向上一扬，“啊，对母亲们的声讨，这和尼娜的情况相仿。莎莉一向对你和她母亲之间的亲密关系感到困惑不解。”

“她们俩性情迥异，”我说，“我认为她们从未公正地评价过对方。”

“从我对尼娜·洛弗的了解程度来看，莎莉非常诚实公正。”休抿了一口咖啡，又说，“乔安娜，关于昨天晚上事，恐怕我已经获知的一些情况，可以揭露事情的真相。昨晚和安娜·克里斯坦森一道饮了酒之后，我去了警署。那些穿制服的男男女女们对我态度相当友好。当我告诉他们，我是多伦多报界的评论员，他们对我表示热烈欢迎。你如果看到这种情景，一定会大受感动。我了解到的第一个情况很有法庭调查价值。莎莉死于食物过敏反应，她的乳脂干酪心形餐后点心上撒有杏仁粉末。”

我的喉咙一下子哽住了，“斯蒂温·奥查德知道她不能吃杏仁。”我用微弱呜咽的声音说道。

“并非斯蒂温·奥查德放的。乔安娜，警察在伊萨克·莱文死时所穿的上衣口袋内发现了一个塑料小包，小包已被倒空，但还有一些粉末的残留物。当时极富语言天赋的警察称它为‘潜在危险的杏仁余渣’。”

我端起咖啡杯，但是双手颤抖得非常厉害，几乎不能将杯子送到嘴边。

“此外，”休说，“他们发现了莎莉装有肾上腺素急救用具包的女用小包，竟然出现在美术馆的衣帽间里。乔，具体地说，女用小包就在伊萨克·莱文的大衣口袋里。”

“那么是他杀害了她。”我说。

“看来是那样，”休说，“是或者不是。他对我的生活方式作了粗暴无礼的评述之后，结果表明这个该死的伊萨克是个内心阴暗手段残忍的家伙。”

我禁不住高声大笑起来。

密柯端来两盘法式吐司，“我不打扰你们了，需要我时请叫一声。”

“谢谢，”我说，“谢谢你所做的这一切。”我咬了一口法式吐司，“味道不错，”我说，“的确不错。看来你对饮食很在行，休。”

他报以一笑，一边往法式吐司上抹槭糖浆。“你对此有何看法？”

“我不知道，”我说，“我不知道我对此是否感兴趣。昨晚‘女游击队员’引发了一些问题，我想莎莉走了，如今她们也可以摆脱困境了。”

“我认为她们并没有摆脱困境。”休说，“我是视觉艺术社论撰稿人，

---

槭糖浆：由糖槭树汁或其他种类的槭树汁经过浓缩而制成。

而不是罪行报道家。但昨晚我明显觉察到警察对这种巧合并不十分感兴趣。你知道，‘女游击队员’确实熄灭了灯，她们确实在房里四处乱窜。谁知道她们在黑暗中干了些什么勾当，她们可能和伊萨克·莱文相互勾结。”

“是的，”我表示同意，“她们可能和伊萨克·莱文相互勾结，或者情况正好相反。”

休起身拿起咖啡壶，给我们的杯子续满咖啡。“你真叫我弄不明白了。”他说。

“我想这是有可能的，”我说，“‘女游击队员’可以设计诬陷伊萨克·莱文。你知道，休，熄灯后黑漆漆一片，混乱之中，将一个倒空的塑料包般大小的东西塞进短上衣口袋里，这并不是一件难事。到我们桌子旁的那个‘女游击队员’正好站在伊萨克和尼娜之间，我记得很清楚。无疑她可以轻而易举地取走莎莉的女用小包。整个晚上，小包一直挂在莎莉的椅子背上。你一定注意到了——那是一只可以挎在肩上的古色古香的有带提包。”

猛然间我感到困顿不堪，几乎不能再动弹。“我们为何要对此事做出推理？”我问道，“这已经于事无补，不能改变任何事情。我们可以永远坐在这儿讨论，但我们的推理再也不能改变过去24小时内发生的事情。”

休看上去和我一样萎靡不振。他站了起来，“我想我该走了。”他说。

他叫了一辆出租车，车子来后，我送他到正门口。

“请多保重，”他说，“谢谢你女儿的早餐。”

“有空再来。”我说。

“当然，只要我还在萨斯卡通。”他脸上露出笑容，又说，“下次别忘了穿这件无领长袖运动衫，它有点多莉帕顿的风格，十分漂亮。我敢打赌这是孩子们送给你的。”

我不记得我穿了什么衣服，于是低头看了一眼：原来是那件饰有金属小圆片并使之拼成了“我爱你”三个大字的水红色套衫。

我俯身向前，亲吻他的面颊。“你赌输了，”我说，“不是孩子们送的，而是一位朋友送的礼物。”

我很快决定去尼娜家，虽然我现在仍是精疲力竭。昨天晚上，她对我说，“你现在是我唯一的女儿了。”对此，我至今还没弄明白它的意思。另外，告诉她有关伊萨克·莱文的事是我的责任。她和莎莉的关系本来就很紧张，现在已经找到了怀疑对象，这对她来说，将是一个惊人的消息。我必须到她那儿，帮助她渡过难关。

我上了楼，换上一条适时的裙子，穿上了毛衣，然后出门叫了一辆出租车。在前往斯潘迪纳·克雷森特的路上，出租汽车司机喋喋不休地对莎莉的被害发表评述，我几乎没有力气叫他住嘴。美术馆附近交通繁忙，人们在馆外踟蹰徘徊，个个表情神秘，探头探脑地看着这座连续发生了四起骇人听闻的凶杀案的房子。很明显，斯图尔特·拉克伦的住址还不为人知，因为停在17号门前的仅有的两辆汽车，就是斯图的梅赛德斯。四野冰雪开始消融，近日又刮了一场大风，斯图门前的雪人家族开始变形。但他们仍然喜气洋洋，父亲和女儿手中各拿着一幅横幅的两头。横幅为白色，周围镶有心形花边，上面写了几个红色大字：“泰勒·洛弗·拉克伦祝大家圣瓦廷节快乐！”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叩响了斯图家的黄铜门环。尼娜打开了门。今

天，她穿了一件我不曾见过的白色开司米连衣裙，十分漂亮，惹人喜爱。她的项链上悬挂着一个古色古香的纯金制成的纪念品盒，耳垂上戴着一副小巧玲珑的戒指形状的金缕耳环。她握住我的双手，热情温柔地牵我进屋。

“真高兴是你，乔。”她的声音低沉，并伴有很大的喘气声。“我需要  
一个帮手，我正在考虑现在打电话给你是否为时过早。”

“决不会嫌你早早打电话给我的，尼娜。”我说。

她帮我脱下大衣，然后我们手牵着手走进起居室。

我不知我期待着什么，因为尼娜和斯图不是那种情绪外露的人。他们不喜欢嚎啕大哭，也不喜欢在悲伤、愤怒时失去理智并捶胸顿足。然而，这里竟然好像没有发生什么大事一样，一切都那么平和，那么静谧安详。激光唱机正在播放着莫扎特的乐曲，壁炉炉台和咖啡桌上的花钵里插满了盛开的未经修剪的白菊花，空气中弥漫着煮咖啡和烤面包的浓香。

我转过身子对着尼娜，“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做，尼娜。但是看起来这儿的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表象可以隐匿真相。”她做了一个大幅度的挥手动作，把手指向中国奇彭代尔式书桌。“实际上我刚刚着手处理莎莉的事情。”

我打量着那张书桌，桌上放有一本翻开的电话簿，以及一本尼娜用左向书法写下的字迹娟秀的记事本。

“我正在绞尽脑汁想着应当去办理的事情，并拟定了一个关于当地所有朋友名字的初稿。我对这个城市还不甚了解，自己一时也无法作出明智的决定。但我想我可以拟出初稿，然后由斯图从中选择。对他来说，今天将是非常难熬的一天。”

“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一样的。”我说。

“当然，”她表示同意，“如今我们都成了受了伤但还能行走的轻伤员。”

“尼，关于莎莉，我得知了其他一些情况。我们坐下谈谈好吗？”

她拉着我走到长沙发前，“很抱歉，乔。请你原谅，只是太多……”

“亲爱的，对莎莉的事情恐怕我还得再说一点。警察已经掌握了一些具体的证据，他们对昨晚的凶杀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猜测。”我往她身边挪了挪，告诉有关伊萨克、杏仁粉以及肾上腺素等情况。她好像一个等待摄影师拍摄的女人一样，直挺挺地端坐在那儿洗耳恭听。她的沉着冷静反倒使我有些不知所措。

“尼娜，你明白我的话吗？警察认为伊萨克有嫌疑。”

“是的，”她回答道，“我在听你说。”

从厨房的方向传来了烘箱定时器发出的尖锐刺耳的啸叫，尼娜直起身来紧张不安地冲我一笑。

“无核小葡萄干烤饼，”她说，“斯图尔特最喜爱的食品。我先给他送上一盘上楼，过一会我给我们俩也端些过来。乔，听我说，耐心点，在这儿请别拘束。”说完她就侍弄饼子去了。

这真是一件很难办到的事情，火烧眉毛，能不着急吗？我走近尼娜的书桌，电话簿翻到了殡仪馆一页。我不由得打个冷颤，于是穿过餐厅来到可以俯瞰后院的凸窗前。只见院中的晒衣绳上，晾着尼娜郁金香般艳丽的晚礼服

---

纪念品盒：用以珍藏亲人头发或小照片等的金或银制成的小盒子，通常悬挂在项链上。

左向书法：向左倾斜的手写体。

和斯图的无尾常礼服。还在发起禁烟运动之前，尼娜就很厌恶衣服上残留不去的香烟味儿。每次从乌烟瘴气的场所回来，她总是将衣服晾在外面吹晒。昨晚美术馆里烟雾缭绕，而且还发生了谋杀案。

一时间，我的思绪飘泊无定，头脑一片空洞苍白。这时，我感觉好像有人在我的身边。我低头一看，原来是泰勒·洛弗·拉克伦站在旁边。她身穿深色方格裙子，白色短上衣，一头金黄的秀发，用漫游奇境的艾丽丝曾经用过的蝴蝶结，绾成一束潇洒的马尾巴。她一言不发，两眼专注地盯着窗外的景致。

“瞧，”她最后开口了，“风起时，尼娜的礼服和爸爸的西装好像在晒衣绳上欢快地跳舞。”

我微微一笑，情不自禁地紧紧搂住了她的肩膀。

“莎莉死了，你知道。”她平静随意地说道，“我睡着了，醒来时，爸爸告诉我莎莉到上帝那儿去了。”

我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一只手搭在泰勒肩上，木讷呆傻地站在那儿。风又起了，只见尼娜的晚礼服和斯图的无尾常礼服在一起轻松愉快地舞蹈。啊，泰勒说得对极了。一刹那间，我的内心莫名其妙地感到一阵一阵的恐怖。

冷不防身后传来了尼娜亲切温和的声音，“你们俩过来吃些东西。”这时我又感到了舒适温暖。像往常一样，餐桌上放着一个托盘，里面放着几个细瓷杯子，一个茶壶，几个盘子，几张亚麻餐巾纸，几个微热的送早茶的烤饼。这样的情景我已经见过千百遍了。

那天早上我们再也没有提到伊萨克·莱文，餐桌上尼娜轻声细语谈论着候鸟的故事。她说，每当候鸟往北大规模迁徙的时候，各种各样的鸟儿将会飞到她家的鸟食器边抢食吃。我看得出，她是在以她母亲的羽翼竭力保护着泰勒和斯图，并试图将他们包裹在一种其乐融融的家庭氛围之中。餐桌上没有谈论莎莉被害的余地，因此我们只好谈论鸟儿、花园，谈论斯图尔特在城北 100 英里处斯泰阿瓦伊湖边的避暑别墅。尼娜用轻柔悦耳的语调告诉我们，斯图非常喜欢那座别墅。等到莎莉的事情处理完毕，斯图尔特想到那儿度假。在他出生之前，他家就拥有了那座别墅，现在那儿的一切都保持着半个世纪以前的风格。

“他目前需要调理休养，”尼娜说，“家里发生了太大的变故。”

我告别了尼娜，心中一片茫然酸楚。我又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开始长途跋涉。“家里发生了太大的变故”，一路上，我不断琢磨着这句话的意思。我走到奥斯勒大街，还未走到大学桥，喉咙忽然壅塞，泪如泉涌。我不想克制自己，我走下汽车，看着河面，放声痛哭起来。等到心中的悲愤悒郁尽情宣泄出来之后，我深深吸了一口气，挺起胸膛继续前进。空中阴云密布，但空气却清新怡人。在拐入通向自家陋巷的小路上，我感觉到我已能控制自己的感情了。这时，我家的一位邻居正在后院收被单。被单已在晾衣绳上冻硬了，她很费劲地把它折叠好，然后放入疏格篮中。看着这些，我想起了二月阴沉灰暗的天幕下，尼娜的晚礼服和斯图尔特的无尾常礼服随风起舞的情景。不知怎的，我由此又突然想起小学时，我们经常写在签名纪念册上的一首小诗：

---

疏格篮：一面平的可以贴墙而挂盛放衣服的篮子。

我爱你，我爱你，我十分爱你。我希望你宽大的睡衣紧贴着我的睡衣。

不要太激动。

不要太慌乱。

我们是在晒衣绳上而非床上。

穿过自家后院时，我弄不清楚自己是在哭，还是在笑。安格斯正坐在书斋里看电视，那些都是已经不再适合他的马戏团的小节目。他穿了一件自己从商业区谐趣商场买来的T恤。T恤的胸前有只大公鸡，它一面雄赳赳气昂昂地漫步在海滩上，一面满目含情地斜睨着一群母鸡。卡通公鸡的下面写着一行字：“寻找理想情侣”。我指了指电视机，“狂欢先生，节目中有新的内容吗？”“没有，还是老一套。”说完他抬头望着我。我看得出他曾经哭过，然而现在却勉强挤出了微笑。他接着说道，“狂欢先生的节目仍是老样子。你知道，妈妈，这就是我小看这些节目的缘故。”

下午3点，我去大学给毕业班学生布置阅读作业。发现办公室桌子上有张便条，让我给伊萨克·莱文回个电话。当注意到便条日期是前一天时，我不由得浑身直打冷颤。我回家时，在门口遇到安格斯。“如果你同意，我和詹姆斯去篮球场打球。”

“好的，”我说，“5点30分回来吃晚餐。”

“我们吃什么东西？”

“你说吃什么？”

“油炸鱼和油炸土豆片？”

“主意不错，”我说，“我现在大概要用掉大量的黄油了。”他笑了笑，“好极了。呀，差点忘了，莎莉的母亲刚才顺道来访，带来了一束花，”他说，“就在起居室里。”日本彩绘游鱼图案的瓷钵赫然摆放在咖啡桌上，尼娜在里面插满了美丽芬芳的白色银莲花。花钵旁斜倚着一张便条，尼娜用她那整齐的左向书法写道，“怀念，珍视。尼。”我舒了一口气，走向电话机。电话铃一响，尼娜就拿起了听筒。当她听到我的声音，显然得到了莫大的安慰。“乔，是你？谢天谢地。我此刻感到很孤独。斯图尔特整日一声不吭，不停地酗酒，我无法说服他。我想，母亲的突然去世，已经开始对泰勒产生影响。她刚才紧紧抱住了我，我无法做任何事情。今早你对我说，如果需要你，只管说。嗯，我现在想请你帮个忙。”

“我听着呢。”我说。

“需要有人去殡仪馆作殡葬安排。另外还有一件怪事，今天下午我家里来了一个神父，他说莎莉是他教区的居民。这真是让我意想不到，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不管怎么说，他将主持葬礼，但他需要和家庭成员谈谈。”她的声音突然变了，激动得语不成声。“乔，家里没有别的人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我去吧，尼。”我说，“请把神父的姓名和地址告诉我。”“谢谢你，乔。我知道我可以信赖你。”

挂上电话时，我感到我的情绪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低落。我双手捂住脸，紧靠在电话桌前。不一会，我感到有人轻轻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抬头一看，原来是彼得。“我得为莎莉挑选一个棺材。”我对他说。

“我送你去。”他简短地说道。

很高兴有他做伴。殡仪馆的人又和蔼可亲，帮了我的大忙。但安排殡葬

事宜的确繁琐烦人，等我安排妥帖之后，皮特又开车送我来到圣·托马斯·莫尔学校附属教堂。

晚餐前我给加里·阿里亚诺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我8点钟去找他。8点正，当我踏进教堂正门时，大学里的时钟发出了整齐和谐的声音。阿里亚诺神父正在门口等着我。他刚刚步入中午，头发浓密乌黑，体格健壮，待人热诚。今天，他穿着蓝色牛仔裤，罗耀拉大学的宽松无领长袖运动衫。他伸出手欢迎我，我跟他上了两段楼梯，来到了二楼。然后穿过一道标着“闲人免进”字样的门，来到神父公共休息室。这儿整洁舒适，设施良好。房中摆着一个极大的水族池，朝向大学校园的整面墙壁上，镶着一排明亮的玻璃窗，旁边还立着一个储满各种酒类的酒柜。

“喝点什么？”阿里亚诺神父问道。

“请来杯加冰块的波旁威士忌酒。”

我们坐在玻璃窗前的长沙发上。阿里亚诺神父打开一听拉巴特蓝光啤酒，并为我斟上一大杯加冰块的波旁威士忌。这是一个浓雾蒙蒙的夜晚。我们脚下不远的校园里，灯火闪烁飘摇，仿若冥冥世界的诡异之光。我不知该从何处开口，几分钟之后我们不再拘于礼节，阿里亚诺神父首先打开了话匣子。

“莎莉告诉我，天主教堂最让人满意的有两点：其一是它的艺术珍藏；其二就是它为人们举行的葬礼。”

“她是个定期领受圣餐的教友吗？”“是的，”他说，“她大都周日来。这儿5点左右领圣餐，有时在弥撒之后，我们到外面吃三明治或是她来这儿与我交谈。”

“难以想象莎莉是个虔诚的教徒。”我说。

“我想说，莎莉对此感兴趣要比说她是虔诚的教徒要确切得多。宗教信仰及忠实信徒都使她着迷。她是个绝顶聪明的女人。”

“而非愚蠢无知头脑简单乱涂乱画哗众取宠之徒。”他会意地一笑，“这倒像是我们的朋友莎莉所说的话。人们一向低估了她的才能、功劳和影响，斯图尔特·拉克伦无疑也是这样。他写的那本书将她推到了非常不利的境地，这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背信弃义的行为。”“这不是她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我说。

他怪异地望着我，“是的，”他说，“不是头一遭遇也绝非仅有的一次。但你不要引发我说那些事情，哎，我们还是商议一下葬礼仪式细节的具体安排吧！”

“好的。”我说。

正如人们所赞誉的那样，阿里亚诺神父确是一个与人为善、勤谨忠诚的好人：根据事实提出选择方案，然后有理有节地建议采取何种方案。谈妥之后，我站起了身。“谢谢，我想就这么定了。”

阿里亚诺神父双目注视着我，“只是还有一件事。”我静静恭候着。

他右手用力一攥，随着西瓜破碎般地一声闷响，他手中的啤酒瓶被他捏扁了。“只是，”他说，“这些令人讨厌的家伙，是地地道道卑鄙的小人。”

“我儿子也这么说。”

“机灵的孩子！”他站起身，“跟我来，我领你到教堂四处看看。”

---

拉巴特蓝光啤酒：加拿大国产啤酒。

周日：即工作日，一周中除掉星期六、星期日以外的日子。

我们拾阶而下，来到教堂底楼。我们没有走向正门，而是拐入一条宽敞明亮的过道。过道一侧挂着担任圣职的神父的画像。另一侧则摆着一排百货商店内随处都能见到的衣帽架，上面挂满了神父们的法衣。很明显，这些法衣是按季节的变换和尺寸的大小排列的。

“这是我们穿法衣的地方。”阿里亚诺神父对我说道。“这儿，”我们穿过一道双开门时，他说，“是我们工作的地方。”学校附属教堂凉飕飕的，里面弥漫着一股由蜡烛、家具上光剂和湿羊毛混合而成的异味。教堂的大厅倒是整齐悦目：雪白的墙壁，围成半圆形的淡色靠背长椅，圣坛上方悬挂着的闪光发亮的十字架。在结构上，它和我见过的、专门为大学社区设计的、用来做礼拜的其他学校的附属教堂没有什么区别。与众不同的是，这所教堂的北墙上挂着别开生面的壁画。我们进来时，加里·阿里亚诺请我注意的正是这幅壁画。

“这儿有值得我们追求的东西。”他说。

从远处看，这幅壁画相当普通：夏季的一日，耶稣站在辽阔草原的中央，用五饼二鱼宴请众人。

可是我对这幅壁画并不感兴趣。

“色彩挺可爱。”我轻描淡写地说道。

加里·阿里亚诺说，“走近一点，好好看看。”

走近壁画，便感到它散射出一种预示世界末日的强烈辉光。画的一角，黑色的暴风、乌云正在威胁吞噬着一望无垠的蓝色的天空。围绕耶稣的众人脚下的土地龟裂一片，他们朝上帝挥舞着拳头，试图挣扎着冲出这个痛苦的世界。

“这正好反映出我此刻的世界观。”我说。

“我知道你会喜欢它的。”我们走出教堂时，加里·阿里亚诺冷冷地对我说道。

莎莉的葬礼仪式定于星期一下午举行，这天恰巧是大节假日的第一天。政府管理部门在 25 年前就采用了这种休假制度，因为大学自杀率是全国范围内最高的，学生们至今仍称这一个礼拜为“死亡之周”。从星期五晚上与加里·阿里亚诺会面后步行回家，到星期一的早上这段日子里，我简直要累垮了。我都记不清自己干了多少事情：安排乐师，挑选摆放在棺材上的小花枝，安置大学附属教堂提供的高脚紫铜花瓶，和密柯谈论葬礼仪式的膳食安排。但正是由于异常忙碌，我才没有时间再去思念莎莉。

做任何事情都比回想起伊萨克·莱文要强。我始终无法理解这个事实：那个炎热无比、星光闪烁时漫长的夏季里，我和莎莉梦寐以求、倾心仰慕的那个才华横溢的男子竟是一个杀人凶手。注视着门厅镜中我的形象，我看见了一张自己常见的同一副面孔。我感觉到，圣巴托罗缪惨案又活灵活现地出现了。绝望之中，我抓起体育用包来到玛吉健身房。圣诞节前，我和莎莉锻炼过的健身房里仍在举办健美操教学训练班。房子里莎莉的身影无处不在：她全神贯注的脸庞，汗水晶莹结实光润的无懈可击的身躯。锻炼到一半，我实在无法承受痛苦回忆的折磨，便冲进更衣室，“哇”地一声痛哭起来。

那个周末休息日，我和尼娜曾通过多次电话，然而只是在星期六早上我才和她见了一面。那天早上，我和密柯去接泰勒，带她出去购买出席星期一葬礼仪式的服装。

星期六早上九点钟，我们驱车来到拉克伦家的门前。斯图尔特站在门口迎接我们。他看上去正如爱尔兰人所说的那样，像个在自己坟墓中度过了一夜的人。他帮泰勒穿上大衣，并将我们送到公路旁。

当他看见密柯在她车里等待时，斯图双目注视着我，“乔安娜，难道你还没有换一辆车子？”

我摇摇头，“没有，”我说，“似乎没有一点空闲时间。”

斯图尔特在口袋里乱摸一阵，掏出一串钥匙，“嘿，”他指指停在私人车道上的两辆银色的梅塞德斯说道，“随意取一辆，我不准备外出，尼娜也不可能同时驾驶两辆汽车。乔，她告诉我，你正在为我们操办一切事情。你愿意使用多久就使用多久，长久地使用吧！”

泰勒早已钻进斯图尔特的车，端坐在前排座位上。于是我走上前去，告诉密柯，我不需要搭她的便车了。我利索地坐进驾驶室，冲泰勒一笑。

“好啦，小姐，我们挑衣服去。”还未开进商业大街的停车场，我突然想起，这是我发生车祸后第一次重新开车。

星期一下午，我依然驾驶梅塞德斯，前往斯莫尔学校教堂，出席莎莉的葬礼仪式。我比预定时间提前了一个小时，因为我想弄清楚葬礼仪式的一切活动是否已经安排妥帖。

我步入静寂凄冷的教堂，发现一切都已准备就绪。祭坛一侧按指定位置，摆放着一排屏风。休·兰金-卡特正在练习念悼文，他准备在谈论莎莉的创作生涯时，将出示她生前的一部分作品。大学附属教堂的红铜瓮子已被尼娜的两个最漂亮的插满了兰花的陶瓷罐子所代替。印有《天设地造的小圈子》的弥撒通知单堆放在门厅边的一张桌子上。那是莎莉的作品，记录了我们少女

时期的最后一个夏天、共同生活在湖边的情景。“一切趋于完善”，尼古拉·普桑的座右铭。

葬礼仪式进行时，我和孩子们站在那幅耶稣站在大草原上用五饼二鱼宴请众人的壁画之下。耶稣身着白色长袍，举起一只手臂，进行赐福祈祷。我努力使自己心不旁骛，双眼紧紧注视着耶稣赐福祈祷的手势。然而教堂里的情景不断向我眼底涌来：身穿黑色双排扣上衣，头戴贝雷帽，乍看像是一个巴黎女学生的泰勒，当父亲和外祖母牵着她顺着教堂中央的走道朝前进行时，她却不停地向后退却。

他们在教堂前排的座位上坐了下来。突然，斯图尔特一个踉跄，尼娜急忙伸出手来扶了他一把。休·兰金·卡特站在读经台上，一身普通的黑色服装。由于极度痛苦，脸部表情颓丧不堪，猛然之下，我几乎没有认出他来。希尔达·麦科特腰板挺得笔直，正在和莎莉的亡灵告别。最后，无法令人回避的是祭坛前面放着一个普通的松木棺材，那里面盛放着莎莉最后留在人世的音容笑貌。

刚来教堂时，我们乘了两辆汽车。葬礼仪式一结束，泰勒就想和彼得他们直接回到我的家中，她说她不愿意看见那些扛夫们把莎莉埋到雪地之中。我也不愿这样，但我是大人，我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

驾车驶往公墓时，我很高兴我能独自前往。尼娜邀请我与他们同行，但在葬礼仪式上，斯图尔特的精神已经完全崩溃了。我知道我若和他呆在一起，我也会完全垮掉的。

普罗斯佩克特公墓在城南的一条河边。通向公墓的道路狭窄，灌木丛生。一到夏季，这儿便成了一片草木稠密的原始丛林，城里的孩子们经常在这个季节来到这儿饮酒作乐。现在，当我望着这片如此凄凉萧瑟恍如蛮荒的当风山坡时，我真不敢相信，这儿曾是一个寻欢作乐淫荡不堪的场所。

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出席了莎莉的埋葬仪式：我，阿里亚诺神父，尼娜，斯图尔特，休·兰金·卡特。希尔达·麦科特。当扛夫将莎莉的棺材放入雪坑里时，我没有大哭大嚎。我想，那一刻我因悲伤过度，已经变得迷迷糊糊麻木不仁，没有一点任何激动的反应了。

尼娜邀请我到他们家喝杯酒。汽车驶上斯潘迪纳·克雷森特大街时，我想我是否应该很快应承下来。从墓地回家时路上的情景我已经记不清了。但当我看到美术馆时，心中十分惊慌。对我来说，它显得那样陌生，已经成了我不认识的地方。我不知所措，惊恐万分，试图找出它与往日的不同之处。

猛然之间，我明白了：美术馆门前的横幅不见了。圣诞节前一个星期悬挂在冬日天空下的写有莎莉名字的亮黄色的横幅已被取走了。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她的一本书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有时候，我们对我们所爱之人死亡的悲痛感觉，并不是产生在为他举行的葬礼仪式上，倒是在于我们偶然发现了他穿过的一双旧鞋子的时候。但我在美术馆走廊上没有发现莎莉的旧鞋子。由于受情绪的影响，那已不在的横幅，对我来说，仍然显得格外亲切。我把车子开进美术馆停车场，将头抵住方向盘，痛哭起来。

我面前的汽车仪表盘上，有一张为莎莉举行弥撒时散发的弥撒通知单。

---

弗吉尼亚·伍尔夫（1882—1941）：英国女小说家、评论家，L.S.伍尔夫之妻。她主张小说应淡化情节，运用内心独白和意识流的手法进行写作。

上面印着休·兰金-卡特从著名的雕刻家雅克·利普希茨一本书中精选的一段碑文：“作为一个艺术家，我一生中不停地询问自己：是什么促使我永无止境地创作艺术？回答很简单，艺术是与死亡抗争并创立不朽之名的无与伦比的方法。在连续不断的艺术创作、抗拒死亡的过程中，我寻找到了上帝。”

星期二上午为伊萨克·莱文进行追悼仪式。我身着昨天出席莎莉葬礼仪式时所穿的黑色毛料西服。这真是一个死亡之周。

伊萨克的葬礼仪式就在旧美术大楼的排练房里举行。选择这个聚会地点的人无疑是做了明智的选择。没有多少人来向这个杀害3个人的疑凶告别。那天早上当我在带镜衣橱里寻找黑色连裤袜时，我想出了好些不该去的理由。

不该去的理由有好几个，但迫使我去的理由只有一个，这个理由比其他的都重要。我是为莎莉去的，我感觉到莎莉希望我去，于是我去。

人们为伊萨克·莱文的追悼仪式煞费苦心。一个颇有名气的爵士四重奏乐队正在演奏着50年代的现代爵士乐：《月圆之夜》，《春之歌》，以及一些我听出是迈尔斯·戴维斯的《勃鲁斯乐曲》唱片集中的乐曲。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中，有三个人看上去极像是伊萨克同时代的艺术评论界的特约审稿人。

排练房里没有摆放棺材，待验尸官验尸完毕之后，伊萨克·莱文的遗体将被焚毁。

房内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但有一位老年妇人却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想多半是因为她看上去不像个送葬者。她60多岁的样子，个头矮小，身体壮硕，穿着一条得体但已落伍的蓝色绉丝套裙。乌黑发亮的头发向后梳成了一个发髻，从她脸上依稀可以看出她往昔丰腴美丽的痕迹。仪式一结束，她和乐师和特约审稿人一一握手。随即她转身走向我，微笑着伸出了手。

“我是埃莉·莱文，伊萨克的姐姐。非常感谢你的到来。”“我是乔安娜·基尔伯恩，”我说，“好多年以前我在多伦多结识了你弟弟，我是莎莉·洛弗的朋友。”

她本能地畏缩了一下，但双眼镇定自若地注视着我。“我也是莎莉·洛弗的朋友。我不常见到她，但我喜欢和她呆在一块。她总能给我带来欢快的气氛，她也给伊萨克带来了欢乐。他过去常说，她使他受尽折磨，但他崇拜她。”轮到我畏缩了，但我伸出手握住了她的手，“我知道他崇拜她。”我赶忙转移话题，“莱文小姐，我对他的不幸早逝，深感难过。”

她伸出另一只手握住我的手，“那么，你认为他干了人们所谈论的那些事情吗？”

这个问题使我颇感意外，而我的回答也令我吃惊。“不，”我说，“我不认为是这样。他们找到了不利于他的证据，但我不相信。”

“你不相信是因为它不属实，”她断言说道，“他做了我65年的弟弟，我了解他的缺点，但他不是凶手。他是个赌棍和投机者，但像许多人一样，他对钱并不精明，与他共同投资的人大概是个笨蛋。但要他杀人，决不可能，伊萨克·莱文决不是凶手。”

---

雅克·利普希茨（1891—1973）：美籍立陶宛雕刻家，立体主义雕刻的先驱。他探索形体和巨大空间相互渗透的审美潜力，其创作被称为“透明体”的雕刻。

现代爵士乐：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一种以和声、对位及节拍实验为特点的爵士乐。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所以没有回答。舞台后部传来了乐师收拾乐器和说话的声音：关闭乐器盒，讨论午餐的安排。我想，他们是否知道，他们没有卷入这场风波是多么幸运。

埃莉·莱文好像陷入了沉思之中，停顿片刻，她对我说道，“他去世时正处于严重的困境之中。”

“债务问题吗？”我问。

“比这更糟，”她说，“处于没顶的灾难之中。都是由钱而引发出来的。圣诞节前是债务问题。圣诞前夕他打来电话，说他极需现金。”

“你给了他吗？”

“我看上去很蠢吗？我并不是贵妇人，乔安娜。我全部的财产便是我的房子以及父母留给我的一些票据。我对伊萨克用钱一直管束很紧，我必须这样，我为我们储蓄养老金。我一直认为，我们会一起走到生命的尽头，我希望能有个好的结局。”

我以为她已经说完了话。沉吟片刻，她做了个深呼吸，接着又讲了下去：

“我不止一两次地和他通话……在他死之前。那是元旦之后，但我记不清具体日期了。谁会记得寻常生活中的日期？第一次，伊萨克志得意满，骄气露于辞色。‘不会再为金钱而担忧了，从今后，你需要钱我都可以借给你，埃莉。’这是他的原话。当然，我试图从他口中套出详情，但他只是狂笑。

“最后一次打来电话时他没有笑，听起来他极其紧张，惊恐不安。这一次当他不肯告诉我事态的发展时，我并未因此而善罢甘休，我缠住他盘问他，直到最后他挂断电话。就是在那样的时刻，我仍未放弃劝告他挽救他。我给他拨电话，听起来他似乎困顿不堪。我的心都碎了，但我也很害怕。我恳求他，告诉他在他向我吐露秘密之前，我会不断打电话给他。最后，他说，‘你总是无休止地寻根问底，要知道，有时不知实情会更安全些。我发现了我不该知道的事情，我现在正在横渡杰克逊湾，埃莉。我正在横渡杰克逊湾。’”说完她定定地注视着我，等待我的反应。

“十分抱歉，”我说，“我不大明白。”

“它是一个我们孩提时代不该横渡的地方。每年夏天都会传来横渡杰克逊湾的孩子们因被水草缠住，而永远也没有回来的消息。杰克逊湾成了我和伊萨克表示陷于灭顶之灾的一种说法。”顷刻之间，她的双眼噙满眼泪。“我该听听他的话，对吗？我一边注重实际地储蓄金钱，与此同时，水草却将我的弟弟拉下了水。”

“你把这些话告诉警察了吗？”

“哦，是的，”她说，“他们十分耐心地听我把话讲完，然后问我是否认为伊萨克卷入了敲诈勒索案。当我说那正是我所担忧的时候，他们就抓住这句话大做文章。他们说，这样他又增添了一项罪名。如果伊萨克知道事情会败露，他会干掉莎莉，这样她永远都不会知道他所干的勾当。”她的眼睛一直盯着我，目光颇像她的弟弟。她再次说话时，她的语调也像伊萨克：讥讽、嘲弄。“你明白吗？杀掉所爱之人，这样他们就不会小看你？”

走在美术大楼前白雪皑皑的草坪上时，她的话语仍在我耳边回响。还有满腹的疑团没有得到解答。如果真有敲诈勒索，那么勒索对象是谁？是斯图尔特·拉克伦？如果是斯图尔特，那么他因何而被敲诈呢？克莉·普尔又是如何卷入其中的？莎莉曾告诉我，克莉和伊萨克相互之间充满了憎恨的情绪，但他俩都爱莎莉。是否由于他们发现了能够证明斯图尔特·拉克伦有罪

的证据，然后决定……决定什么？猛然间这个疑团显得比其他一切都要严重。如果伊萨克没有杀人，那么又是谁？谁杀了莎莉·洛弗？

走向我停车的街道时，我的头部开始突突作疼。我太疲倦了，似乎没有力气去推理其中的相互联系。我也不想去推理，我只想回家站在淋浴喷头下，彻底冲掉所有的恐惧。

但恐惧不安只是刚开了个头。

梅塞德斯的车窗上有张交通违章通知单。但是当我走近时，发现它不是传票，而是一个方方正正质量上乘的米色信封。我打开信封，里面是张质量可与信封匹配的方正便条，上面用印刷体字体写道：我目睹你杀害了莎莉·洛弗。

直觉告诉我，这张便条是一种稀奇古怪的送葬形式。然而伊萨克死了，20分钟前盛装他遗骨的小红木棺材放在美术馆大楼的一张桌子上。这信息是无法传递给他的了。信札没有直接送到举行葬礼仪式的地方，而是夹在我的汽车挡风玻璃上。

不过它不是我的车。这辆挂着特有的 ARTS 汽车牌照的银色梅塞德斯不是我的，它属于斯图尔特·拉克伦。谋杀指控不是针对我，而是针对斯图尔特·拉克伦。我钻进汽车，双手开始剧烈地颤抖，以致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将钥匙插入发火装置。

我开车驶向斯潘迪纳·克雷森特大街，一路尽在回想我所得到的证据：一封匿名信，姐姐坚信凶手是别人而非她弟弟。为何我不假思索就相信斯图尔特·拉克伦会行凶杀人？我们的关系从未密切过，但我相当喜欢他。我一直是他家的客人，我是他刚去世的妻子的儿时伙伴。毋庸置疑，过去的几个月里，斯图尔特事事不称心不如意。但斯图是个有教养的人，他这种人不会在诸事不顺利时去行凶杀人。驶入通往自家的车道时，我暗自庆幸自己没有歇斯底里地对斯图提出控告，因此也没有危及我与斯图和泰勒的友情。我一向认为我有两大优秀品质，一是忠心耿耿，二是明白人情事理。但此刻我似乎不打算显示其中的任何一点品质，我需要的是休息，以及对诸如匿名指控信等一系列事情进行合理的评价。

我回到家时，安格斯正飞奔着冲出了前门。“我给你留了张便条，詹姆斯请我去他家过夜。他父母要带我们去格洛布特罗斯特，他妈妈说，回来时将近深夜。若你同意，我可以在他们那儿过夜。我知道今天是学校上课日，但我想今晚或许为了格洛布特罗斯特，你能破一次例。”很高兴看见他重又眉飞色舞起来。“为了格洛布特罗斯特，我破一次例。”我说，“你有钱吗？”

“他们做东，”他开心地说道，“谢谢你，妈妈。放学后我回来取行李。”

“如果到时我不和你通电话，先在这儿祝你玩得开心。”“好，”他说着给了我一个飞吻，飞奔着冲出了门。片刻之后他又折了回来。

“你一个人会没事的，对吗？”他问。

“那当然。”

“一切都结束了，对吗？”

“是的，”我说，“一切都结束了。”

“一切都结束了。”我走进淋浴间，站在淋浴喷头下暗自念叨着。然而我从内心预感到一切还未了结，我的心中再度充满了忐忑不安之感。

在拉上蓝牛仔褲的拉链时，我想起我们从洛林沃特湖滑雪归来的那天晚上，莎莉·洛弗留在家中的包裹。她称它为“我的保险契约”，“如果你弄

丢，我就死定了。不要对此感到好奇。”

好啦，我没有弄丢。但猛然间我欲探个明白，潘多拉宝盒的神话故事不会使我惊恐绝望。我想，那些曾经降临在人类头上的汪洋恣肆的灾祸。不会比我们曾经遭受过的灾祸更为恐怖。我穿上尼娜在圣诞节送给我的针织套衫。这是一件由各种颜色和形状的许多小块织物拼缝而成的精美鲜艳的套衫，尼娜说，几乎整个11月她都在赶制这件套衫。光是穿上它，就能使我感受到和她紧密相依的温暖。

包在褐色薄纸里的盒子仍然原封不动地放在我的针线篮中，我撕开了包装纸，发现它原来是一盒录像带。

“真怪！”我沿着走廊走向家庭娱乐室，嘴里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语。录像机里有一部我和安格斯在前一天晚上看的录像片：《弗兰肯斯泰因》。我按下取带钮，取出了旧磁带，插入了莎莉的带子，然后靠着椅背坐在摇椅里看了起来。

起初，我以为自己抹掉了带子，银幕上一片灰白色的静止图像。但在片刻之后，我看见了斯图尔特·拉克伦家的远景。没有伴音，录像带的质量很差。画面上出现了泰勒雪人家族的特写镜头，父亲、母亲，以及手持标语的雪人小孩——“泰勒祝大家圣诞快乐！”家庭自制影片。摄像机在雪人身上停留良久，然后沿着扁石子路，经过屋角的小片松林，绕到了后院。看上去这种移动顺序是有意图的，好像手持摄像机的人心中有所盘算。银幕上很快出现后院远景的扫描镜头，然后我透过一扇窗户向里面望去。我一下子认出了这个房间。房间的一面墙边摆放着书籍和家庭成员的相片，屋内还有一个贮藏皇家道尔顿工厂制造的陶器小人的陈列柜，壁炉的台上摆放着莎莉和泰勒的相片。这是位于后院的斯图尔特·拉克伦的书房。

影片中开始出现了人物，起初我无法辨认他们在做什么。磁带的质量实在太差了——录制的画面没有色彩，带有杂波，图像不清晰。后来焦距对好了，我看清了。有两个人，一男一女。两人都赤裸着身体，男人屈从地趴在地下，身后的女人扬起像小马鞭似的东西抽打他的背脊。他退缩着没有动弹，她再次扬起了鞭子。一下，两下，反复不止。最后她停止了鞭笞，他翻转了身子，她就扑上去与他合为一体。

我没有再看下去，也没有必要再看下去，我已经看够了。趴在地上的男人是斯图尔特·拉克伦，起先鞭笞他然后和他交媾的女人是尼娜·洛弗。我的心在剧烈跳动，血也在耳边汨汨流动。我没有犹豫，我知道我该做什么。我按下取带钮，把带子扔进包中，然后上楼穿上滑雪衫和靴子，钻进梅塞德斯，驱车驶向斯图尔特·拉克伦家。

---

弗兰肯斯泰因：一个创造怪物而又被怪物毁灭的医学研究者，是英国女作家玛丽·W·谢莉于1818年所著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

刚驶离大学桥，我额头上的伤疤开始钻心地疼痛起来，我想这样肯定会把汽车开到路边上的。这时耳边响起了母亲的声音，“尼娜可能愚弄欺骗了你，乔安娜。但她从未愚弄欺骗过我，她从未愚弄欺骗过我。”

“闭嘴，”我说，“给我闭嘴，让我自己理出头绪来。”录像带太可怕了，但我不能被带中尼娜的形象吓坏而看不清磁带本身的重要性。手持摄像机的人的身份我是确信无疑的，因为除夕之夜，我自己也进入了她的摄像范围。旧年最后几天里，克莉·普尔拿着摄像机四处游动——莎莉称她为“耗子和她忠实的勃朗尼”。

要弄清这一系列谜团，独缺的正是录像带这个证据。现在，它的存在解释了为何斯图突然改变对泰勒监护权的态度。（“莎莉，你将灵魂出卖给魔鬼了吗？”我问。她笑着回答，“不，卖给了耗子。”）录像带也可以对尼娜带到伊萨克家的装有大笔现金的信封做出了解释——不是如斯图尔特·拉克伦对尼娜说的那样，作为赢得赞许的书评的预付稿费，而是掩盖他不光彩形象的贿赂。他达到了目的，记录斯图性生活的带子并未为世人知道。看来他伪善的一面即将逐渐暴露出来：冷酷无情地杀害了三个无辜者，因为他们成了他设想的生活中的绊脚石。

我敲响斯潘迪纳·克雷森特大街上拉克伦家的门铃时，惶急之中我一点也没有对策。或许我应该设法预先通知尼娜，这样我们可以把泰勒提前接走……在什么之前呢？我不知道。我的脑袋一片空白，我一味关注眼前，而没有考虑下一步的打算。

没人来开门。“开门，”我再次敲响门铃，但屋内一片死寂，唯有热血汨汨流动的声音在我耳边回荡。我按照克莉·普尔拍摄的路径，沿着白雪皑皑的扁石子路，顺着石墙，经过小片松林，来到后院。

我砰砰打门，我知道没人会来开门了，于是从包中掏出和其他钥匙串在一起的梅塞德斯车钥匙，挑出一把酷似房门的钥匙一试。很巧，厨房门开了，我走了进去。

窗户旁的圆形橡木桌上摆着早餐的残羹剩浆：三杯果汁，半杯牛奶，三碗麦片粥。我不知道，一位金发姑娘在这种场合，是否会和我一样战战兢兢。我叫唤尼娜的名字，然后呼唤泰勒，斯图尔特。但我心中却怯生生希望无人应答。仍是一片死寂，走在屋里，我蓦然感到有股凉意从背脊透入心里。起居室餐厅摆放整齐，然而卧室内床还未铺好，抽屉和食橱的门都开着，看起来他们好像是匆匆离去的。

我最后来到斯图尔特的书房，我不知道自己怕什么——害怕炉边地毯上标记斯图和尼娜以奇怪方式做爱的猩红A字母吗？我鼓足勇气打开了门，但里面什么也没有，一个清白无辜的场所：屋里堆满了书，挂满了家庭成员的相片，陈列柜里摆放着斯图尔特母亲收藏的皇家道尔顿陶瓷女人，她们微笑着，沏着茶，欠身相互致意，炉壁台上摆放着莎莉和泰勒母女俩的相片。

书桌上有台录音电话，我按下电钮听他们的留言录音。仍旧是冬天里我听过许多遍的留言，里面没有提供他们去向的线索。“我是斯图尔特·拉克伦，我和尼娜、泰勒现在没法接听电话，如果你留下姓名……”

---

猩红A字母：旧时给通奸罪者所带的耻辱标志。

我再次按下电钮，“我是斯图尔特·拉克伦，我和尼娜、泰勒……”我拉开斯图尔特的书桌抽屉，一个同我在梅塞德斯上发现的一模一样的方正信封无遮无挡地胡乱塞在里面。我打开信封，里面有张纸条：照相机捕捉下了你的勾当。摄影师还附上印有八张照相样本的一大张接触印相照片。我立刻认出这些相片是庆祝晚宴上阿尼亚拍摄的。“照相机捕捉下了你的勾当”，照相机捕捉下来了，但我却不能。我手中拿着斯图尔特的罪证，但是看不清楚。每张相片中都有莎莉：楚楚可怜地夹坐在斯图和伊萨克之间；越过斯图与我交谈；尼娜立于她身后抬头望着相机；斯图探身越过莎莉的盘子对伊萨克怒目而视。我继续端详最后一张相片。一定是这张，我辨认不出斯图在做什么，但我看见了他接近莎莉盘子的手。

“斯图，你是杀手！”我高声叫喊，这句话听起来义正词严。“好啦，斯图尔特，这次你输定了。我将裁决你有罪，我一定要使你受到惩罚。”我拿起电话本找到警署的号码。电话线另一端传来了一个男子的声音，他告诉我，玛丽·罗斯·麦科特不在，并问我他是否可以帮上忙。我即刻想到紧接着将要发生的事情：寻找斯图尔特和尼娜。新闻传媒通告。尼娜的私生活霎时成为众人皆知的丑闻。我设想尼娜在某处打开了门，身着警服的陌生人围在她周围盘问她。斯图尔特所干的勾当是他自身的责任，她爱他，我记得录像带中的情景。一想到一帮陌生人坐在警察总署一间昏暗屋子里观看尼娜赤裸的身躯，我就恶心欲吐。

“还有其他人能帮忙吗？”另一端的声​​音又问。

“不，”我说，“没有人能帮助我。”说完我就挂断了电话。书桌上还有一本私人电话簿，它的扉页上印着这样一行字：如何登记你的避暑别墅？在翻看字母表的半道中，我猛然想起“S”代表斯泰阿瓦伊湖。我拨通了通往那儿的电话。

电话铃响了好久，终于有人拿起了听筒。电话线另一端传来了尼娜的声音，看起来这是一个好兆头。我还未想好开场白，但我明白自己必须使她保持冷静，以防她身旁有人。

“尼娜，我是乔。斯图尔特和你在一起吗？”

“不，他带泰勒去湖边散步去了，但我可以去叫他。乔安娜，出事了吗？”

“是的，尼，出事了，出了大事！你必须马上带泰勒一道回城里来。”

“你家里出事了吗？”“不，我家里一切都安好。尼，请你赶紧回来。”

“乔安娜，我们刚卸下行囊，斯图已疲倦不堪了。我不能要求他载我们返回城里，他需要时间来卸掉沉重的枷锁。”

“斯图尔特，见鬼去吧！”我说，“尼娜，你和泰勒必须离开那儿。我知道我一下子没法使你弄明白，发生了太多的事。看起来伊萨克·莱文根本不是凶手。尼，做好迎接坏消息的准备，我认为斯图尔特和谋杀案有很大牵连。你得赶快离开那儿。”

电话线的另一端出现了长时间的沉默，我真担心斯图尔特已返回来了。最后，尼娜作了回答。

“乔安娜，来接我，来接我们俩。如果斯图尔特果真做了你所说的一切，我担心我试图离开将会发生什么。乔，求你。我从未向你提出过分的请求，但这次我请求你，请你过来接我们。”

伤疤处阵阵作痛。我紧闭双眼，眼前浮现出在无人关怀我时，尼娜那亲切慈爱的形象。这是我一生中持久不变的美好形象。

“当然，”我说，“尼，挺住，我马上赶到。”“你认识路吗？”

“我能找到。”

“你如果现在启程，天黑前就可以赶到这儿。我和泰勒在码头上等你。不必为在湖面上驾驶汽车而过分担心。我知道天转暖了，但渡口的人说，冰有足够的安全性。我们等你。”

从城里到斯泰阿瓦伊湖边小岛上拉克伦的别墅有 3 个小时的路程。这样，我也可以用这 3 个小时的时间来考虑这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对斯图来说，莎莉的死是最完美的解决办法：不再有监护权的问题，不再有人威胁要将他写的一派胡言的书公之于众。莎莉死了，斯图得逞了，但他休想永远得逞。看到转弯标志，我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事情快要结束了。

我放眼朝斯泰阿瓦伊湖望去，只见结冰的湖一片青灰，间或也有黑乎乎的黑洞。关于这一带北方湖泊的传奇故事不可胜数，脍炙人口，但斯泰阿瓦伊湖得名的经过却并不动人心弦。据当地人说，本世纪初，在拉克伦家族建造别墅的小岛上，住着一个疯子。他杀死所有走近小岛的人并将尸体丢进湖里——传说他用来福枪自杀之前总共杀了 12 个人。晚上人们都可以听到受害者从湖底发出的警告：远离这儿，远离这儿，远离这儿。

码头上的老人对冰面的坚硬度可不像尼娜那样乐观。“天气已经转暖，冰块松软了，”他说，“若我是你，我会将车门敞开，一旦出事我可以快速跳车逃跑。”

于是我敞开了梅塞德斯车门，一边往前行驶，一边想着那些堕入地狱的亡灵，正在我脚下数英尺海藻丛生的黑漆漆的湖底大声发出警告。

我终于能够勉强辨认出拉克伦家族建造别墅的地方，并看见了站在停船棚屋前的码头上身着艳丽滑雪服的两个小点，正是尼娜和泰勒。

我在码头的那一头停下了车，我不喜欢那些紧紧咬住湖岸的青面獠牙的冰块。泰勒跑过来迎接我。

“你的车门敞开着，”她说，“我们看着你驶过来，车门一直敞开着。你忘了关门吗？”

“这是人们在冰上行驶的明智办法，”我说，“以确保安全。”

“你不该驶过来，”她严肃地说道，“你弄伤了所有在湖底沉睡等待春天来临的鱼。”

“我十分小心，”我说，“没有一条鱼会受伤，我保证。”尼娜没有挪动身子，她仍站在停船棚屋前。我和泰勒朝她走去。我不喜欢她现在的样子：她穿着一件亮蓝色的滑雪衫，显得平静安详，然而脸色煞白。购买这件衣服时，她曾问我，这种式样对她来说是否太流于花哨。那天她容光焕发，窈窕绰约地站在滑雪用品部，我对她说，“任何东西穿在你身上都不会流于花哨。”现在我却不能这么说了。“准备好了吗？”我问她。

她瞪大双眼，似乎那一刻她才注意到我的存在。“不，”她用低沉含混的声音说道，“还未准备好。”“尼娜，我们必须离开。”

她抬起手似乎要挡开什么东西。“我必须去看看他，我必须告诉他我知道他所干的勾当，我必须了结这一切。”她转身走进停船棚屋，我紧紧跟在她的后面。棚屋里又冷又黑，鱼腥味、潮湿空气味和尼娜的香水味混杂在一起。她打开了另一边的门，一道惨淡的光线向我射来，而她则处于一片黑暗

之中。

“尼，我和你一道去他那儿。”

她作答时，声音令人生畏。

“不，乔，这是私人之间的恩怨，让我独自去处置。请你和泰勒呆在一起，她会害怕的。我将回来，我只是不能这样一走了之。”她转身出去并随手拉上了门。

我穿过停船棚屋，泰勒正在码头的另一端等着我们。她手里拿着一张莎莉的弥撒通知单，我把它夹在梅塞德斯的仪表板上。我走上前，趴在泰勒肩膀上望去：那是莎莉送给我的礼物。“保留着她，这是我为尼娜作的唯一一幅画。她如此美丽，我几乎要原谅她了。”身旁的泰勒追根刨底询问包围莎莉和德斯蒙德·洛弗的天设地造的小圈子。“尼娜将他们放在那儿的吗？”

“什么？”我神思恍惚地说。

她柔声细气极富耐心地问，“是尼娜将莎莉和我外祖父放在水中的吗？”

我看看那幅画。满头金发的莎莉和德斯蒙德·洛弗头对头紧挨着——他们从未需要别人的参与。女儿和父亲，全神贯注，完美和谐，一如堆砌沙堡时那样沉浸在两人世界的天设地造的小圈子中。

即刻我恍然大悟。

“到车里去，不管发生什么事，呆在那儿别动。我会回来接你，我保证，乖乖地呆在那儿。”

我大步流星冲过停船棚屋，残留的乔伊香味像记忆中那般幽香。走到半山腰，我听见一声粗哑刺耳的枪响，紧接着听见第二声枪响。

山顶上小别墅里黄灿灿的灯光在暮色中是那么令人心醉，一个天涯游子归家的地方。

来到门口，我被一种不可抗拒的似曾经历的感觉所控制。另一幢小别墅。另一个晚上。32年前。我站在门口越过伊萨克·莱文向房内望去，我看见……

我看见尼娜·洛弗精心设计的我该目睹的一切。希尔达·麦科特曾引用格雷厄姆·格林的一句格言：“童年时代总有一瞬间，门一开，未来就涌了进来。”

那便是我的一瞬间。如果我没有回家换鞋，应该是我首先进去发现他们，但后来却是伊萨克首先发现了他们，我来迟了。她冒着生命危险喝下毒药，我父亲说半小时之后她们将处于危急状态。但是，我当然不会让尼娜再等半小时，她知道我会赶去。她知道她可以指望我使她的计划得逞。她的计划得逞了，德斯死了。莎莉受到极大震惊，但她极易对付。尼娜终于摆脱了伤残的丈夫以及一直被她视为竞争对手的女儿，成了富有的寡妇。她甘冒生命危险，但她知道风险极小，因为她有我。

现在她又一次冒险了，我知道她站在门后等待，等待我进去，以便开始另一场表演。她知道她可以指望我，无论她告诉我什么，我都会坚定不移，并断定她的话确凿无疑。

我差点儿转身离去，随即我想起了莎莉、德斯、伊萨克、克莉和“公正的声言者”——所有这些等待清偿的血债。这血海深仇一天不报，枉死的人就一天不能瞑目黄泉，活着的人也会寝食难安。我伸手拧开了球形门把手。

斯图匍匐在地。听见我的声音尼娜转过了身子，手中握着手枪。

“唉呀，谢天谢地，乔，太可怕了，他居然拔出了枪。你说得对，一直都是斯图尔特。”

我大声叫喊起来，我几乎听不出这是自己的声音。“不，尼娜，不是斯图尔特。所有的一切不是斯图尔特，不是伊萨克，不是德斯。是你，尼娜。是你。我爱你，是你。这些年来，一直都是你。”

我盯着她，没有觉察她已举起手枪并对准了我。

“必须这样，乔。”她焦躁不安地摇摇头，这种神情我已经见过千百遍了。“乔，我必须这样……人们有时必须采取行动，否则生活将会偏离原来的方向。”她向前迈进几步，枪口仍对准我。“我希望你对我永无二心，乔。”说着她举起了枪。

这间舒适的小屋里弥漫着乔伊香水味，还有其他并不芳香甜美的气息：死亡和恐惧的气息。死亡的气息来自斯图尔特，而恐惧的气息则产生于我自己。

突然，身后传来一个稚气清晰却又明显惊恐万状的声音。

“尼娜，你准备把我们都干掉吗？”泰勒问道。

尼娜一下转移了视线，我乘机冲上前去，对着她的手挥拳猛击。她大吃一惊，扫了我一眼，仿佛脚下的大地猛然裂开了一般。

枪仍在她手中，然而枪口耷拉着对着地面。尼娜双眼注视着泰勒的脸，开始面对着外孙女向后退去。她经过地上的斯图尔特，进入了起居室。最后，她停了下来，用背抵住了那块面向山林的大幅平板玻璃窗。窗外，颤杨林在桔黄色的落日余晖中不停地颤动。

没有临终遗言。尼娜看了我一眼，然后又看了泰勒一眼，慢慢转过身子，面对着颤杨林，接着举起手枪对准了太阳穴——子弹正巧击中她那完美无缺的面颊与乌黑发际线的交合处。阴和阳的交界，死和生的交界。

我没有走近她。我转身拉住泰勒的肩膀，47年之后，我终于摆脱了尼娜·洛弗。我和泰勒走到码头时，太阳快要没入地平线了，湖里的冰面上发出了北方冬季冷冷的光，白色、紫色、蓝色、灰色。然而湖对面西方的天幕上，暮色在背阴处浓了起来，只有几缕晚霞很明朗，涂抹着夜幕将合的晴空。

在车里坐定后，我指指西边天空。“你最喜爱的色彩。”我说。

“不再是了。”泰勒回答道。

那刻泰勒的语调颇似她的母亲。我们对视片刻，然后悄无声息地驶过松动的冰面，一直朝着前方平安的世界驶去。

泰勒现在和我们住在一起，那天我们回家后她再也没有离开过我们家。实际上，她也没有别的栖身之处。斯图尔特和莎莉都是独生子女。斯图有个姑母在安大略 某家小型疗养院里，而莎莉则没有一个亲人。对此，尼娜早已意识到了。

泰勒来到我家的第二天早上，我和她一起散步到校园。那一天风和日丽，我们从自动售货机那儿买了热巧克力，然后一面吃着一面到野外观看松鼠。我告诉她，我们一家希望她和我们一起生活，我们想知道她的想法。她沉默片刻，然后抬起头望着我。

“事情处理完了吗？”她问。

“会处理完的。”我说。

“好吧。”她说道。我们就这么决定了，从那之后，她再也没有提及这个话题。我的老友，心理学家阿里·萨瑟兰，从温尼伯 乘飞机来到这儿，专门和她交谈了一次。阿里说，泰勒经过了“可怕、毁灭性的系列创伤”之后，她将和其他孩子一样表现正常。阿里又说，实际上泰勒所需的是心理咨询、殷切鼓舞和常规生活——不停加深这样一种意识，即新家的一切都是固定的。“永恒不变的”，阿里最后以十分强调的语气补充说道。

为了泰勒，我们使出了全身解数。迄今为止，我们的努力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泰勒开始信任我们。我希望，余下的部分能够很快得以实现。

警察对最终的谋杀案的调查快速而且具有决定意义，并且掌握了全部案情。我不必出示斯图尔特和尼娜的录像带，案情也就了结了。我从斯泰阿瓦伊湖返回城里的第二天，警察发现了一盘录像带，它证明我是清白无辜的。这是悬挂在美术馆婚床上方摄像机里的带子，它显示了尼娜杀害克莉的全部过程。我很高兴他们找到了录像带，我不希望此案还有任何疑点。

如今案情已经真相大白。

尽管环境掩盖了事实的真相，但关于尼娜犯罪的最后铁证终于被发现了。这使我相信，上帝无比公正。与此同时，我也认为，上帝至少也跟我们开了一个玩笑。警察在搜查伊萨克·莱文的房屋时，发现了一把奇怪的钥匙，它粘贴在莎莉 14 岁时送给伊萨克的自画像的背后。这是伊萨克以德尔蒙德·洛弗的名义在银行租用的安全信用柜的钥匙。警察在银行发现了一盘录像带以及一封写给莎莉的内容冗长而且语无伦次的信。当警察分门别类整理所有可以判明无罪以及有罪的证据时，录像带的来历及其在莎莉死亡事件中的作用，也就清晰地显露了出来。

克莉·普尔被害的当晚，伊萨克·莱文去美术馆检查克莉的工作情况。这件作品的创作者是一位年轻的才华横溢的概念派女艺术家，伊萨克正在考虑雇用她。他对美术馆的一些有关人士说，作品必须妥善安装。他同时又担心克莉·普尔体质虚弱，可能无法胜任这项工作。他到达美术馆时，克莉已经断了气，而婚床上方的摄像机仍在开着。莎莉对自己和克莉关系崩溃一事并不隐瞒，因此伊萨克想当然地认为莎莉是凶手。为了保护 30 年里一直深深爱着的女人，他取走了录像带并带回家，放在安全的地方。若不是好奇心

---

安大略：加拿大的一个省。

温尼伯：加拿大中南部的一个城市。

的驱使，莎莉可能不会死。然而在观看录像时，伊萨克同时想起两件事：他自己的经济需求，以及他掌握了尼娜·洛弗谋杀罪行的铁证。于是，他开始了敲诈勒索，一系列的事件也随之发生，最后以莎莉去世告终。而伊萨克的死期也被定上议事日程。

伊萨克必须死，他不仅威胁到尼娜的自由，而且威胁到她到萨斯卡通之后苦心营造的家庭生活。只要他活着，尼娜的幸福生活就岌岌可危。但是伊萨克也并不是唯一一个构成威胁的人。

尼娜一向视莎莉为自己的竞争对手，先是为了德斯蒙德·洛弗，然后为了斯图尔特·拉克伦和泰勒。莎莉打算带女儿去温哥华的同时，尼娜除掉莎莉的计划也就酝酿成熟了。正是“女游击队员”摄影师阿尼亚，拍摄了尼娜谋杀莎莉的全过程。当接触印相照片被放大后，警察看到了阿尼亚所看见的一切：尼娜从莎莉椅背走过的前几秒钟，莎莉的小包还挂在椅背上，然而就在尼娜离开后，小包就不见了。尼娜走进衣帽间，将装有肾上腺素的小包放入了伊萨克·莱文的大衣口袋。她回到餐桌后，就将杏仁粉末撒在莎莉的甜食上。当时伊萨克烂醉如泥，她轻而易举地将空包塞进了他的口袋。

尼娜不再需要将下一步的计划付诸实施，她无需亲手干掉伊萨克·莱文，他完全因为自己的原因而去了天国。这是她的好机运，然而尼娜并非全靠机运生活。当警察打开了拉克伦家中的她那深锁的房间时，他们发现了足足可以杀害10个人的药品。所有的药品都是凭处方供应的完全合法的药品，这是富有表演天赋魅力十足的女人让医生开的药。这种药很容易被偷偷放进一杯威士忌中并端给一个中风的醉汉，而他很快就会死去。

如果那天晚上伊萨克不是自己死去，我们也许永远也不会知道，那死亡的厄运，何时才能降临到他的头上。但正如玛丽·罗斯·麦科特所说的，现在他们唯一确切知道的，便是那天晚上尼娜·洛弗决不会允许伊萨克·莱文活着离开门德尔美术馆。现在一切都已经结束了，而伊萨克也确实死了。

今天，希尔达·麦科特顺道到我这儿来访，带来了一本将在萨斯喀彻温上演的莎剧介绍手册。今年夏天将上演《第十二夜》，希尔达想带孩子们一道去。临走之前，她朝起居室望了望。安格斯正在为他的立体模型仿真展出项目作最后几笔润饰，泰勒在画摩耳甫斯蝴蝶，这将是一幅引人注目的展品。

希尔达一言不发地注视着他们，片刻之后碰碰我的手臂。

“过去我常常对学生们说，在小说的喜剧结局中，总是有所失但也会有所得。不要忘记这点，乔安娜。”

我目送希尔达钻进她的老牌奥斯汀·黑利汽车并驱车离去。但我已经失去的依然不可抗拒地左右着我的情绪：伊萨克、斯图尔特、莎莉、尼娜。我至少相信，在尼娜身上，在她的镶边小圆孔的连衣裙上，在那洒满斑驳阳光的茶几上，以及那浓雾笼罩的湖面上，还能找到富有生命魔力的那一部分的我。现在，所有的一切都已经随风飘逝。我知道，绝大部分永远都不可能重现了。

初春的第一天，我站在起居室的外面，看着我新收养的女儿在普通笔记本的空页上画着一只铁青色的亚马逊蝴蝶。同时，她的口中念念有词，像在背诵大乘佛教似的，不断重复着希尔达的话语：有失必有得，有失必有得。

